

潜书

上篇上

辨儒

佛者大瓠（沈麟生）过唐子之门而入问焉，唐子喜，炊麦食之，而与之言终日。大瓠曰：子天下之明辨之士也，然而未学道也。唐子曰：学道何如？曰：儒者世之宗也，身者人之表也，心者事之本也。君子欲易世，必立其宗。欲正人，必端其表。欲善人，必务其本。讽诵三诗，定卦索象，秉礼道书，合春秋之邪正，皆所以闲身也，皆所以养心也。审人伦之则，探性命之微，根于诚信之地，而往来仁义之涂。尧舜虽远，趋焉如蹶其迹也，立焉如合其影也。若斯之人，生为生民之师，死配先师之飨。法言矩行，流于无穷，岂非有道君子哉。此古之人所以日夜孳孳，至于老死不倦也。唐子曰：子之言信美矣。虽然，圣贤之言因时而变，所以救其失也。不模古而行，所以致其真也。昔者先师既没，羣言乖裂，自宋以来，圣言大兴，乃从事端于昔，树功则无闻焉。不此之辨，则子之美言犹为虚言也夫。大瓠曰：自宋及明，圣言大兴，百家尽灭，不误于异闻。大贤先生，高世可法，功为不少矣。而子独以为无功者，是何说也？曰：吾闻鲁哀公之时，齐人大兴师伐鲁，季孙立于朝，属诸大夫谋帅焉。诸大夫皆曰：冉求可使也。于是季孙举以为将，与齐人战。冉求不能将，鲁师大败，丧其戎车三百乘，甲士五千人。季孙欲诛冉求，冉求惧而奔楚。已而田常欲伐鲁，子贡请出救鲁。仲尼止之曰：吾道奚为此也。子贡不听，往说吴晋之君，困齐以存鲁。吴晋之君弗信也，而反私于田常。田常大怒，以子贡来诛，师薄于门。鲁之君臣系颈请降，献三邑以解伐，而后田常乃释之。当是之时也，鲁几亡。大瓠惊曰：吾于书传未闻此也，子于何而闻之也？唐子曰：更有于此。昔者宋国日蹙，窜于吴越，其后诸儒继起，以正心诚意之学匡其君，变其俗，金人畏之，不敢南侵。于是往征之，不戮一士，不伤一卒，不废一矢，不刺一矛，宋人卷甲而趋，金人倒戈而走，遂北取幽州，西定西夏，东西拓地数千里，加其先帝之境土十二三焉。子闻之乎？于是大瓠乃大笑曰：甚矣子之为戏也！唐子曰：非戏也，请为子正言之可也。求赐之学多疾，宜若无功者。诸儒之学，如锡百火，可为百世师，宜若有功者。然而得失相反，功业相远也。吾尝宦于长子矣，闻上党之参，天下之良药也。命医献之。其形槁然而长，其色垩然而白，曰是物之生，其变也久矣，食之虽亦有补，而不能起羸弱之疾。异哉，一山谷一根叶一雨露，昔为良药，今非美草。古之儒，昔之上党之参也。后之儒，今之上党之参也。

大瓠曰：吾闻儒者不计功。曰：非也，儒之为贵者，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。若儒者不言功，则舜不必服有苗，汤不必定夏，文武不必定商，禹不必平水

土，弃不必丰谷，益不必辟原隰，皋陶不必理兵刑，龙不必怀宾客远人，吕望不必奇谋，仲尼不必兴周，子舆不必王齐，荀况不必言兵。是诸圣贤者，但取自完，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乎？子曰心者事之本也，请为贵本之譬：彼树木者，厚壅其根，旦暮灌之，旬候粪之，其不惮勤劳者，为其华之可悦也，为其实之可食也。使树矣不华，华矣不实，奚贵无用之根，不如掘其根而炆之。惟心亦然，事不成，功不立，又奚贵无用之心？不如委其心而放之。木之有根，无长不实。人之有心，无运不成。若今之为学，将使刚者韦弱，通者圜拘，忠信者胶固，笃厚者痹滞，简直者丝棼，天实生才，学则败之矣。

大瓠儒者也，好学多闻，善为楚骚之辞。其父不得其死，逋于佛以免难者也。他日唐子往见焉，欲有所言，使权之也，乃大瓠则病且死矣。

正心诚意，学之本也。古之人正心诚意则为圣人，后之人正心诚意则为拘儒。治心之道，曰毋利而思义，毋诈而主诚。义则一义，诚则一诚。诚一也，然有分焉，毋以义与利辨，以义与义辨。毋以诚与诈辨，以诚与诚辨。鸡卵素，雉卵文，此易辨也。鸡卵与鸡卵则无辨。其方伏之时，视之无象，揣之无形，岂有雌雄之分哉。然雌雄则已异矣，伏雄者为圣人，伏雌者为鄙儒。有宋襄之义，有文王之义。有尾生之信，有季路之信。奚必战于泓而后为襄公，战于崇而后为文王哉。其终日默坐，终日事事，终日读书，思之所注，心之所存，宋襄文王之分已种于中矣。未有伏雄成雌，伏雌成雄者也。

心之动也，有爱恶是非之用，有忠信仁义之道。有用之信必不愚，有用之仁必不懦，有用之义必不固，别若黑白，人未之知，已自知之。阳者伏于穷亥（十月），萌于微子（十一月），是震雷澍雨之根也。信者不欺仆妾，不欺童稚，是驯暴服蛮之根也。仁者不忍庖厨，不伤蛰宿，是泽覆四海之根也。义者不食利，不蔽爱，不徇恶，是诛暴乱定天下之根也。君子既得其根，又善其养也。善养则根生，不善养则根腐。丹溪者昔之良医也，治不得前溲者，助其阴，饵以黄檗知母，乌知其用桂三分也。心灵物也，不用则常存，小用之则小成，大用之则大成，变用之则至神，不可使如止水，水止则不清。不可使如凝胶，胶凝则不并。昔者蜀之蒋里有善人焉，善善而恶恶，诚信而不欺人，乡人皆服之。有富者不取券而与之千金，贾于陝洛，以其处乡里者处人，人皆不悦，三年尽亡其资而反。斯人也，岂不诚善哉，为善而亡人之千金，何则？水止而胶凝，无桂以道之也。此所谓不出乡里之善也。昔者阳明子方少，有后母而数行不善也，阳明子忧之。女巫来，阳明子使告其母曰：今者有神与我言，毋母为不善，为善降之福，为不善降之祸。于是遽改其行，一朝而为贤母焉。是谓以狙待亲，君子病之，乃他日用是道也，以奇用兵，而成禽宁定渊之功。治心之用，于斯可见矣。

## 尊孟

固哉程颐，孟子曰：我圣人也。而颐也以为非圣人也（孟子中间有些英气，颜子便浑厚不同）。古人多实，今人多妄，是故古人自知，今人不自知。子路之才千乘，冉求之才七十，其自许者仲尼亦许之。昔者公孙丑问于孟子曰：夫子其圣矣乎？孟子曰：夫圣，孔子不居，是何言也。不自谓不圣而谢之，以孔子所不居也，盖亦不敢自居焉云尔。丑未之达也，曰：然则夫子安于颜渊矣乎？曰：姑舍是。夫道之进也舍其过迹，阶之升也舍其过级。舍之者，过之也。过乎颜渊，是何人也？

猛虎在深山，百兽震恐，乌知其见麟则伏也。麟善兽也，可以手挽其角而指数其牙，人之视之，谓是虎之肉也，而不知其能伏焉者。麟虎未相遇也，圣人麟也，奸雄虎也。世无圣人，或有圣人而不用，是以奸雄无所于伏而霸天下。昔者孟子之世，天下强国七，秦孝公发愤于西陲，布恩惠，振孤寡，招战士，明赏功，西斩戎王，南破强楚，虎视六国，狙以济之。六国之人，君臣危惧，异谋并进，西向以待秦。燕昭王笃于用贤，韩昭侯明于治国，赵武灵王以骑射雄北边。苏代陈轸之属，奇计莫测。白起赵奢乐毅之属，神于用兵，所向无敌。当是之时，人皆习兵而熟战，以甲冑为衽席，以行阵为博奕，智谋之士率而用之，张军百万，转战千里，伏尸满野，血流漂鹵。七雄并角，其势不能相下。论者审当时之势，以为虽太公复生，不易定也。乃孟子则曰：以齐王犹反手也。王之者，必使秦孝燕昭赵武灵之属，籍其土地人民之数，稽首为臣，诛赏惟命。白起赵奢苏代陈轸之属，杜口而不能谋，投戈而不敢校，化狙为良，柔雄为雌，而后天下可定，齐可王也。呜呼，岂不神哉！非圣人而能若是乎？

天下莫强于仁，有行仁而无功者，未充乎仁之量也。水，能载舟者也。其不能载舟者，水浅也。仁能服人者也，其不能服人者，仁小也。仁之大者，无强不顺，无诈不附。谓仁胜天下，鄙人皆笑之。夫愚者见形，智者见心，礼揖不格刃，儒服不御矢，形也。刃不我刺，反为我操，矢不我伤，反为我发，心也。

战国致形，圣人致心，何以见其然也？天下有心至而身不能至者四辈：孺子在幼，妇人在内，黎民在土，三军之士在将。此四者恃以为国者也，然心至而身不能至者也。贤才者，四者之舟车也，去之则四者皆去而国亡，归之则四者皆归而国兴。是故圣人之得人心，自贤才始。请于一室之中设为两国之形，相彼之国：君疑臣猜，征烦法峻，老幼饥寒，夫妻离散。相此之国：君明臣忠，上下和易，老幼饱暖，养生送死无憾。彼白起赵奢苏代陈轸之属，其从彼国乎，其从此国乎？彼数子者，亦欲得君就功，置田宅以遗子孙耳。岂乐处不

测之朝，取难保之富贵哉？其来归恐后无疑矣。贤才既归，彼秦孝燕昭赵武灵之属，断臂折翼，不能自立，叛则为禽，归则为侯，岂待计哉！反手之言，诚然也。

孟子之道，在养气而不动心。今夫足之所履，衡不及二寸，纵不及七寸。二寸七寸之外，皆余地也。彼度山之梁，广若二三尺，岂不能措足哉？然下临千仞不测之渊，使怯者过之，则惊眩而欲坠，非足弱也，心不持足也。治人致风之器，南方以楛，北方以橐，挈其橐而鼓之，则风劲火烈，镕五金铸百器，橐之利用大矣。若有容锥之隙，则抑之中虚，鼓之无风，而器不成。非橐之不足用也，气不充橐也。心不持足则不能历险，气不充橐则不能成器。任天下之重亦然，气大则心定，心定则才足，固历险成功之道也。

宗孟

性具天地万物，人莫不知焉，人莫不言焉。然必真见天地万物在我性中，必真能以性合于天地万物，如元首手趾，皆如我所欲至，夫如是，乃谓之能尽性也。系辞中庸，广大精微，入而求之，虽有其方，难得其枢。性本在我，终日言性，而卒不识性之所在，于是求性者罔知所措矣。孟子则告之曰：性非他，仁义礼智是也。于是求性者乃有所据焉。

仁能济天下。以尧舜为准，义能制天下。以汤文为准，礼能范天下。以周公为准，智能周天下。以五圣人为准，必若五圣人而后四德乃全，守隅而不能徧，具体而不能充。虽有前言往行，遵而行之，皆为袭取，终非我有，而卒不能全其德。于是为仁义礼智者又罔知所措矣。孟子则告之曰：仁义礼智非他，人心是也。天下岂有无心之人哉。四德我所自有，非由外铄。于是为仁义礼智者乃知所从焉。

心之为物，显而至隐，微而至大，圣人之于四德也，神化无穷。众人之于四德也，致远则泥，寂寂焉主静不动，屹屹焉屏欲如贼。外专而内纷，外纯而内杂，真伪莫辨，而卒不知心之所在。于是求心者又罔知所措矣。孟子则告之曰：人生所同有者，良知也。孩提知爱亲，稍长知敬长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，人皆有是心也。推此四端以求四德，毋违毋作，因其自然，具备无缺。于是求心者乃知所从焉。

良知在我者也，非若外物，求之不可得也。而不能致者，非不用力也，杂以嗜好，拘于礼义，虽为我所故有，如观景模形，明见其为良，而卒不得有其良。于是致良知者又罔知所措矣。孟子则告之曰：造道之方无他，贵其自得之也。父之所得，不可以为子之得。师之所得，不可以为徒之得。疾病在己，饥渴在己，为治为疗，宜饮宜食，我自知之，未可专恃讲习也。于是求致良知者乃知所从焉。



心体性德既已自修，天地万物何以并治？必措之政事而后达。昔者尧舜治天下，风之则动，教之则率，不赏而劝，不刑而革。后世风之而多顽，教之而多犯，赏之罚之而不以为惩劝，于是为政者又罔知所措矣。孟子则告之曰：尧舜之治无他，耕耨是也，桑蚕是也，鸡豚狗彘是也。百姓既足，不思犯乱，而后风教可施，赏罚可行。于是求治者乃知所从焉。

学由自得，则得为真得。良知可致，本心乃见，仁义礼智俱为实功。直探性体，总摄无外，更无疑误。措之于天下，人我无隔，如处一室，各遂其恶欲矣。夫阴阳顺逆，人气所感，百姓既安，沴戾消释，则地无山崩水溢之变，天无恒暘恒雨之灾，万物繁育，咸得其生。皆心之所贯，非异事也。尧舜以来，传道皆以传心，人莫不知焉，人莫不言焉，而道卒不得明者，何也？以其虽知心，而学之不一，求之不专，如天象全见而未执其枢也。陆子静读孟子而自得，立其大而小不能夺。阳明子专致良知，而定乱处谗，无所不达。二子者皆能执其枢者也。学问之道，必得所从入之门。若不得从入之门，误由外入，不由内出，圣人之道广矣大矣，失其本心，徒覩其形象，如泛大海不见涯涘，其如己之性何哉！其如人之性何哉！其如万物何哉！其如天地何哉！

法王

阳明子有圣人之学，有圣人之才，自孟子而后无能及之者。仲尼之教，大端在忠恕，即心为忠，即人可恕，易知易能者也，无智无愚皆可举踵而从之。然易实不易，盖世降日下，古之风也淳，今之风也薄，古之习也浅，今之习也深。是故古人之心如镜蒙尘，今人之心如珠投海。本心既亡，客心篡入而为之主，嗜欲内胶，人已外隔，以是心求忠恕，犹登山网鱼、入水罗雀也。求忠恕非即心乎？然而有间。忠恕为用，心为质，无质何用。古人心在，故求忠而忠求恕而恕，今人心亡，故求忠而非忠，求恕而非恕。诸儒之言皆各有得，然使闻其言者，以既亡之心，求合其言，始而误焉，以影为形；转而既焉，以假为真。如以石为玉，雕琢之工虽巧虽勤，终为恶器，非质故也。

阳明子以死力格外物，久而不得，乃不求于外，反求于心，一朝有省，会众圣人之学，宗孟子之言，而执良知以为枢。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，非教之爱亲而然也。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者，非督之敬兄而然也。天下之孩提皆同也，充爱亲之心而仁无不周，充敬兄之心而义无不宜，则前后之圣人不外是矣。是良知者，乃江汉之源，非积潦之水，岂有竭焉而不达于海者哉！天之生人，有形即有心，有耳必听，有目必视，有鼻必闻，有口必尝，有手必持，有足必行。听者心听之，视者心视之，闻者心闻之，尝者心尝之，持者心持之，行者心行之，形全而无缺，则知心全而无缺。尧舜无缺，我亦无缺，是故虽夫妇之愚，是非自见，必不以是为非、以非为是；善恶自见，必不以善为恶

、以恶为善。心知其是乃背是而甘于非，心知其善乃背善而从于恶，是岂心之本然哉？利欲蔽之也。浞羿篡国，义心自在；盗跖杀人，仁心自在。酉卯昼晦，日光自在。自良知之说出，使天下之蒙昧其心者于是求之，如旅夜行，目无所见，不辨东西，鸡再号，顾望一方微有爽色，而知日之出于是也。爽色者，日之见端也；良知者，心之见端也。执此致之，直而无曲，显而无隐，如行九轨之途，更无他岐。故曰：人皆可以为尧舜。人皆可以为尧舜者，人皆可以明心也。仲尼以忠恕立教，如辟茅成路；阳明子以良知辅教，如引迷就路。若仲尼复起，必不易阳明子之言矣。此真圣人之学也。

才成于学，三代以后多过人之才，皆其生质，不由学问，更事多而识见敏，亦可以定乱，亦可以安邦。其中亦有好学者，但能法言矩行，得圣人之皮毛，心体未彻。如秉烛不能远照，如汲井不能广润，故其所为，或壹于刚，或壹于柔，或长于此而短于彼，或及于五而遗于十。虽或小康，终非善治。此周公之后所以无相也。

阳明子专致良知，一以贯之，明如日月，涉险履危，四通八辟而无碍也。其见于行事者，使人各当其才，虑事各得其宜，处患难而能全其用，遇小人而不失其正，委蛇自遂，卒保其功。迹其所为，大类周公。明之有天下也亦可慨矣：为君者非悍则昏，为臣者非迂则党，倾险之智接踵于朝，奄人之专滔天无忌，惜阳明子之不为相也。若得为相，人主信任之专，如成王之待周公，必能启君之昏，化君之悍，散党驯邪，不张皇而潜消。此诚圣人之才也！

虚受

阳明子有圣人之学，有圣人之才，而无圣人之德，不可以不察也。谓其无圣人之德者何也？以其小仲尼而自擅为习兵也。舜不及尧，禹不及舜，汤武不及禹，尧舜禹汤武不及孔子，见于书也详矣，见于孔孟子思之言也明矣。而阳明子则反之曰：尧舜为黄金万两，孔子为黄金九千两。吾不知其何以衡之而决其轻重如此也。若有人焉，独具神识，观于泰山，而谓泰山之土轻重于华山者几斤两；观于华山，而谓华山之土轻重于泰山者几斤两，人其信之乎？阳明子之衡尧孔，若似于此。

兵者国之大事，周公曰：其克诘尔戎兵，方行天下，至于海表，罔有不服。圣人未有不知兵者也。仲尼之所慎者战也，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，曰：我战则克。其谋讨陈恒也，能以鲁之弱小胜齐之强大，是故冉有曰：我之用兵学于仲尼。且圣无不能，不习无不利也。而阳明子则曰：对刀杀人之事，非身习不能。孔子谓军旅未学，亦非谦言。是何言也？禽一区区小贼，遂以傲仲尼，谓得金九千两，是仲尼有未足矣！谓未习于兵，是仲尼有不能矣。以仲尼有未足，必有足之者；以仲尼有不能，必有能之者。其傲亦已甚矣。故曰无圣人之德

也。

学问之道贵能下人。能下人，孰不乐告之以善。池沼下，故一隅之水归之；江汉下，故一方之水归之；海下，故天下之水归之。自始学以至成圣，皆不外此。昔者郭善甫（庆）与其徒良善自楚之越，学于阳明子，途中争论不已，以其所争者质之阳明子。阳明子不答所争，而指所饷语之曰：孟下乃能盛饷，几下乃能载孟，楼下乃能载几，地下乃能载楼。惟下乃大。此为至善之言矣。何彼言之异于此言也！傲者人之恒疾，岂惟众人，圣贤亦惧不免。是故禹之戒舜曰：无若丹朱傲。舜之为圣尽善矣，禹之为圣无间矣，以无间之圣人进言于尽善之圣人，岂好直言之名而为是必不然之防哉？盖必有所深见焉。众人之傲，在可见之貌；圣贤之傲，在不见之微。意念之间，自足而见其足，过人而见其过人，是即傲矣。足而不以为不足，过人而不以为不及人，是即傲矣。是故仲尼答鄙夫之问，而自以为空空无知；不为酒困，尤庸人之善事，而自以为未能。其心如是，是以受摄广大，造极无上，而与天地准也。仲尼且然，何况吾属！吾属当何如？其为志也，必至于尧孔而不少让；其为心也，视愚夫愚妇之一言一行有我之所不及者，有而若无，进而若退，而后可以为学也。师友之言，必期以大者。然人心多傲，得寸为尺，得尺为丈。欲进于大，未见其大，先成其傲。有以圣人之言败德者矣，且有以圣人之言叛道者矣。权衡不精，其害甚大。阳明子，吾之所愿学也，乃兢兢于斯者，恐不善择于其言，徒以长傲，以是自察焉尔。

知行

息关蔡子（方炳），其父忠襄公（懋德），尝梦见阳明子，而问道焉。息关因画为图，而以已侍侧，请唐子有以发而题之。乃题之曰：凡求道者，患在道之无从。既知所从矣，患在身之不至。诗曰：遡洄从之，道阻且长；遡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遡而上之而道阻焉，不知所在也；遡而下之而宛在矣，知所在而未能即也。夫不惮身劳而上下往反，其求道可谓勤矣，而卒之望若见焉而不能身至其人之侧者，是何也？未得所从之道也。斯人也，虽生于鲁哀之时，游于东鲁之邦，踵于孔氏之门，犹之乎身不离于戎狄也。蒹葭之言，吾所耻也。书曰：凡人未见圣，若不克见；既见圣，亦不克由圣。既见圣，则在圣人之侧，异于水中之隔矣。于斯时也，闻圣人之言，见圣人之行，如渠之导水，帆之遇风，无往不利，而若之何其不克由哉？其不克由者何也？未得所由之道也。斯人也，虽入于孔氏之门，从于颜季之列，日覩圣人之貌，犹之未见也；日闻圣人之言，犹之无闻也。君陈之篇，吾所憾也。盖彼知在水之中央，而不知在身之中央；彼知由于圣之圣，而不知由于心之圣。不自得而求于外，是以在焉而弗在也，由焉而莫由也。

阳明子曰：良知是吾师也。是非自明，依而不违，自合于道。以言乎其人，则阳明子为忠襄息关之师；以言乎良知，则忠襄即阳明子、息关即阳明子、凡行道所见之人皆阳明子。不在言貌，各自得师，夫何宛在兴嗟、欲由弗克哉！不知良知者，不知自有宝者也。知良知而不致者，怀其宝而不善用者也。

甄虽不敏，亦愿学阳明子，而不敢谢不及者，盖服乎知行合一之教也。知行为二，虽知犹无知，虽致犹不致。知行合一者，致知之实功也，虽弱者亦可能焉，虽愚者亦可及焉。何也？善如甘食暖衣，恶如郭食缕衣。知其甘者，知也；知其甘而食之，即行矣。知其暖者知也，知其暖而衣之，即行矣。若知其甘而忍饿不食，以待明日乃食；知其暖而忍寒不衣，以待明日乃衣，天下岂有是哉！郭食缕衣反是。以此譬知行，则合一者自然之势也，分而为二者自隔之见也。我瞻此图，反求于心，不假于外。知之所在，即行之所在，不移时，无需事，以从息关之后，或庶几乎！

性才

世知性德，不知性才。上与天周，下与地际，中与人物无数，天下莫有大于此者。服势位所不能服，率政令所不能率，获智谋所不能获，天下莫有强于此者。形不为隔，类不为异，险不为阻，天下莫有利于此者。道惟一性，岂有二名，人人言性，不见性功，故即性之无不能者别谓为才。别谓为才，似有岐见；正以穷天下之理，尽天下之事，莫尚之才，惟此一性，别谓为才，似有外见；正以穷天下之理，尽天下之事，皆在一性之内，更别无才。

古之能尽性者，我尽仁必能育天下，我尽义必能裁天下，我尽礼必能匡天下，我尽智必能照天下。四德无功，必其才不充；才不充，必其性未尽。自子舆以后，无能充性之才者，性乃晦以至于今。有非性之才，有无才之性。非性之才，能小治不能大治；无才之性，为小贤不为大贤。圣人道衰，管国申商之伦作，亦能匡世治民，然暴白藏墨，使民形牾情散，齐郑秦韩终为乱国。性之为道，圣不加多，众不加少，得亦非得，失亦非失，即非圣之为，皆由以发。然失其中正，壹于外假，虽出于性，已非本性，不可为治。譬如谷之精气，淫为菽稗，舂为粉粢，味与谷同，虽出于谷，已非正谷。亦可以疗饥，不可以恒食。恒则致疾。又如星之戾气，散为彗孛，亦为明体，亦为悬象，虽出于星，已非正星，不可以恒明，恒则为水旱兵革之灾。管国为菽稗，申商为彗孛，非性之才，所成如是。自是以后千有余岁，世不知性。即有言者，亦偏而不纯。程子朱子作，实能穷性之原，本善以求复，辨私以致一，其于仲尼子舆之言，若合符契。此其所得，我则从之；此则我从，人不我得，其若人何！盖彼能见性，未能尽性，外内一性，外隔于内，何云能尽？

人有性，性有才，如火有明，明有光。着火于烛，置之堂中，四隅上下无



在不彻，皆明所及，非别有所假而为光。亦有无光之明，如烛灭而着在条香，满堂宾客无不见其明者。然而明不及众，众皆昏乱不能行作，不知几席所在，不知东西所向，不知门户所由，人亦何赖于此明？若即此明取而燎之，何患无光。惟止于香杪，炷而不燎，是以虽明而不及于众。无才之性所成如是。性之为才，故无不周，何以圣人乃能周世，后儒仅能周身？盖善修则周，不善修则不周。

性统天地，备万物，不能相天地，不能育万物，于彼有阙，即已有阙，欲反无阙，必修其无阙。鸡卵无雄者，蜀人谓之寡弹，有媪易十卵，鬻者给以五配五寡，既伏既出，乃知其寡。卵之为物，无阳亦成，锐前而丰后，白外而黄中，虽有至精者，不能察其孰为配孰为寡。既伏之后，有阳者出为雏，无阳者败为液。卵见浑成，其中阙阳而媪不知；学见浑成，其中阙阳而儒不知。儒者岂不知阴阳，乃其思力惟恐不精，惟恐不一，理沉事滞，固守不生，于是求复亦成剥，求泰亦成否。十月之间，阳虽存而不用，不能疏土脉、鼓万物，谓之无阳。人心亦然，心之阳若何？道贵明，明由于静；道贵通，通由于明；道贵变，变由于通；道贵广，广由于变。发生不穷，是为心之阳。古之圣人，万物为一，功同天地，所施无不合者，皆在于是。道力虽广，不于广征。虽即次有推，实具于由静得明。静中自足，至明则显。明非其明，守静乃塞；静得其静，大明乃生。以轴观静，以受轴之虚观明；以行观通，以御观变，以至观广，轴虚相受，径不二寸，圆转无滞。九州岛之远，道里交错不计其数，造车之始，已摄于径寸之内。性之为才，视此勿疑。

言性必言才者，性居于虚，不见条理，而条理皆由以出。譬诸天道生物无数，即一微草，取其一叶审视之，肤理筋络亦复无数。物有条理，乃见天道。尧舜虽圣，岂能端居恭默，无所张施，使天下之匹夫匹妇一衣一食皆得各遂？必命禹治水、稷教农、契明伦、皋陶理刑、后夔典乐，庶职无旷，庶政无阙，乃可以成功。尧舜之尽性如是，后世之为政者，心不明则事不达，事不达则所见多乖，所行多泥，徒抱空性，终于自废。何以性为！诚能反求诸性，尽其本体，其才自见。

性浑无物，中具大同。仁所由出，苟善修之，物无不同。仁与私反，若能去欲至尽，如匹帛无纤尘之色，是可谓之无欲，不得谓之无私。人知人私而不知天私，天非已独专以自善，是为天私，虽天非仁。仁之为道，内存未见，外行乃见。心知未见，物受乃见。流动满盈，无间于宇内，是即其本体，非仅其发用。气机不至，萌蘖立见其绝，条干立见其槁。既绝既槁，仁将安在？是故虚受不可言仁，必道能广济，而后仁全于心，达于天下。

性浑无物，中具大顺。义所由出，苟善修之，无行不顺。义与固反，无有

定方。凡德易识，惟义为难识。内主易识，外行难识。主以专直，行以变化，心如权，世如衡，权无定所，乃得其平。确守不移，谓之石义；扬号以服人，谓之声义。二者虽正，不可以驯暴安民。人我一情，本无众异，一情众异，犹一绳互结而为百结，从中解之则不可解，引而直之各自为解，复为一绳，岂有不顺！于此识义，夫然后义达于天下。

性浑无物，中具大让。礼所由出，苟善修之，人无不让。礼与争反，古之礼经，后世多不能行。不行不足以病礼。礼之失，非仪文度数之失，乃争之失。上世以礼息争，后世以礼遂争。君子而不争，则君子不名；道德而不争，则道德不显；何况勲劳，何况富贵，何况奸慝！天下大乱，此为之根。救于其发，其何能救！知礼者不在行让先、揖让右，而在心让贤。尚贤之世，必无真贤。示贤于人，耻于贾货；归贤于己，辱于攘货。世以贤为贤，我以不争为贤。让德之外，更以何者为贤？抑抑雍雍，不习而成风，君子不党，小人不戎，虽不议礼，而礼自行于天下。

性浑无物，中具大明，智所由出。苟善修之，物无不通。智之本体，同于日月，自襁褓以长，知识日深，掩蔽日厚。蔽明者非他，即我之明；蔽聪者非他，即我之聪。我所以不及舜者，我唯一明，舜有四明；我唯一聪，舜有四聪。是以我测一物而不足，舜照天下而有余。人之耳目，不大相远，十里之间，不辨牛马；五里之间，不闻鼓钟。诚能法舜以为智，四海之祝诅，附耳以声；未至之祸福，承睫以形。所患智之不足者，患在正不胜诡。夫诡明不如小明，小明不如偏明，偏明不如大明。大明所在，虽身所不历，事所不习，而智常周于天下。

三德之修，皆从智入。三德之功，皆从智出。善与不善，虽间于微渺，亦不难辨。但知其不善而去之，知其善而守之，谓为竟事。以此用智，未得智力。修德者虽能致精，得于沉潜，其中易胶。智之真体，流荡充盈，受之方则成方，受之圆则成圆，仁得之而贯通，义得之而变化，礼得之而和同，圣以此而能化，贤以此而能大。其误者，见智自为一德，不以和诸德，其德既成，仅能充身华色，不见发用。以智和德，其德乃神。是故三德之修，皆从智入。人固我同，及积小至大，积近至远，则有不同。

世有守一官治一邑而称善者，而善治天下者则未之闻。盖大小不同势，远近不同情，岂能缩天地为三里之城，岂能缩万物为三百户之民？德虽至纯，不及远大，皆智不能道之故。无智以道之，虽法尧舜之仁，不可以广爱；虽行汤武之义，不可以服暴；虽学周公之礼，不可以率世。有智以道之，虽不折枝之仁，其仁不可胜用；虽不杀梟之义，其义不可胜用；虽不先长之礼，其礼不可胜用。是故三德之功皆从智出，此为大机大要。阳气发生，轴虚相受，二喻盖

取诸此。

性功

儒有三伦：大德无格，大化无界，是为上伦。上伦如日；无遇不征，无方不利，是为次伦。次伦如月；己独昭昭，人皆昏昏，其伦为下。下伦如星。亦有非伦，非伦如萤，萤不可乱星，不必为辨。日之上升，天地山河无有隐象，堂房奥窾（东南隅曰窾）无有隐区，青黄错杂无有隐色。上伦如斯；月之上升，九州岛道涂可见，诸方车马可行，众农耒耜可施，鸟兽栖伏可兴。次伦如斯；星体非不明，明不外光，光非不照，照不远及。不能代日，不能助月，物无所赖，不如树烛可居，不如悬灯可导。下伦如斯。以象取喻，日月星有异体。以心取喻，日月星惟一明。自照则为星，及物则为日月。为日月之明者，能照一室，即能照一城。能照一城，即能照一国。能照一国，即能照东西南北亿万里。照一室即一室之耳目心身遂，照一城即一城之耳目心身遂，照一国即一国之耳目心身遂，照东西南北亿万里即其耳目心身无不遂。

为星之明者，智尽经纬，学穷度数，何让日月；品绝尘垢，体立峻洁，何让日月。孰不尊其贤仰其德！虽贤虽德，无尺寸之光以临下土，以惠营作飞走之类？天有三明，人心亦有三明。人心三明可以为星可以为月可以为日，胡乃为星而不为月不为日？尧舜仲尼为日，禹文伊周颜渊子舆为月，后儒为星。辩者恒谓“圣贤无位，不可校功。仲尼子舆何功？”不智莫甚于此！仲尼为夜之日，子与为昼之月，谓二圣人无功，犹夜处而论日谓日无光，昼处而论月谓月无光。谓后儒得位亦有功，犹昼处而论星谓星亦可照万方。

今之制度，朝宾之服必束丝带，丝带之长五尺，缀以锦包，缀以佩刀，缀以左右叠巾，绕后结前而垂其穗，斯为有用之带。若有愚者割五尺为二尺五寸者二，持以鬻于市，围之不周，结之不得，缀之不称，市人必笑而不取。然则虽为美带，割之遂不成带。修身治天下为一带，取修身，割治天下，不成治天下，亦不成修身。致中和育万物为一带，取致中和，割育万物，不成育万物，亦不成致中和。克己天下归仁为一带，取克己，割天下归仁，不成天下归仁，亦不成克己。孝悌忠信制梃挾秦楚为一带，取孝悌忠信，割制梃挾秦楚，不成制梃挾秦楚，亦不成孝悌忠信。若续所割二尺五寸之带还为五尺之带，可围可结可缀，两端之穗蕤然，而中有续脊，终不成带。大道既裂，身自为身，世自为世，此不贯于彼，彼不根于此，强合为一，虽或小康，终不成治。若是者何？身世一气，如生成之丝；身世一治，如织成之带；不分彼此，岂可断续！又譬织带者引五尺之丝于机上，但成二尺五寸，其二尺五寸不加纬织，仍为散丝，但结尾端，亦岂成带？以织所起喻本，以织所止喻末，工专于本，不能使未织之半自然成带；学专于本，不能使未及之羣生自然成治。若是者何？一

形一性，万形万性，如一器一水，万器万水，器虽有万，水则为一。于己必尽，于彼必通。是故道无二治，又非一治。以性通性，岂有二治；通所难通，岂为一治！父子相残，兄弟相讎，夫妇相反，性何以通？天灾伤稼，人祸伤财，冻馁离散不相保守，性何以通？盗贼忽至，破城灭国，屠市毁聚，不得其生不得其死，性何以通？但明己性，无救于世，可为学人，不可为大人；可为一职官，不可为天下官。

天地初辟，有道无德，有治无政，清静渊默，各养其身。黄帝谷神之书，老聃称述，传为道宗（意谷神不死句，为老子述黄帝之书）。运及尧舜，生人日众，情欲日开，不能与鸟兽杂处。黄帝所治，不复可治，政教乃起，学问乃备，使五谷为食五行为用五教为序五兵为卫，心原身矩，以溉生匡俗。至于释民，则又大别：断绝尘缘，深挾本真，知生死流转之故，立不生不灭之本。老养生、释明死、儒治世，三者各异，不可相通。合之者诬，校是非者愚。释出天地外，老出人外，众不能出天地外，不能出人外，一治一乱，非老释所能理，是以乾坤筭钥，专归于儒。故仲尼子舆言道德必及事业，皇皇救民，辘转乱国，日不宁息；身既不用，着言为后世禾丝种（明纪：洪武譬五经曰，菽粟布帛，家不可无）。释惟明死，故求真心宝性，以天地山河为泡影；老惟养生，故求归根复命，以万物百姓为刍狗；儒惟治世，故仁育、义安、礼顺、智周，天地山河万物百姓，即所成性，离之无以尽性。譬如一家，门庭房廩童仆婢妾诸器毕具，乃为主人；若弃其广宅，栖身于野，乃非主人。舍治世而求尽性，何以异是？今于其内致精，于其外若遗若忘，天地山河，忘类泡影，万物百姓，遗等刍狗，名为治世，实非治世，即非尽性。儒尝空释而私老，究其所为，吾见其空未见其实，吾见其私未见其公。

学能尽性，四通六格，备在一身。如酌水于井取火于石，井无尽水石无尽火，夫井仅容瓮，石大如枣，何以无尽若是？以天地之水通于容瓮之井，以天地之火藏于如枣之石，水火本自无尽，非井石能不尽。世能用我，如日酌日取，无求不足；世不用我，如不酌不取，而井之无尽水者自若，石之无尽火者自若。夫井之通水广，故其济亦广；石之藏火广，故其用亦广。今之言性者，知其精不知其广，知其广不能致其广，守耳目，锢智虑，外勲利，怵变异，守己以没，不如成一才、专一艺，犹有益于治。破其隘识，乃见性功。

自明

道无小大，今皆不传。医有书，读其书者不能生人；卜筮有书，读其书者不能知吉凶；圣人有书，读其书者不能治天下。道在书，而非自得也？是故上世无书而道出，中世书少而道明，下世书多而道亡。心如果，书如土，枝叶出于果非出于土，不自得壹于书，是舍其种而求枝叶于土也。惟师亦然，因师而



得者，不过绳墨其身，权度其心，为君子人而止。其可得者在师，其不可得者在我，是故以仲尼为之父，而伯鱼不过为中材之子；子舆之后也百有余岁，不及身为之徒，乃得其学焉而为圣人。学天地之道，虽知天地，道在天地，于我乎何有？学圣人之道，虽知圣人，道在圣人，于我乎何有？学君臣父子之道，虽知其道，道在君臣父子，于我乎何有？有过都市者，见宝而喜，去之不可忘，就之不可取，宝非己有，犹壤芥也。夫岂非宝不可以为宝？以斯譬道，道非己有，夫岂非道不可以为道？

天生物，道在物而不在天，天生人，道在人而不在天。取诸一物，道在此物而不在彼物。取诸一人，道在我而不在他人。身有目，目有明；身有耳，耳有聪。道在明而不在目，道在聪而不在耳。道在明明而不在明，道在聪聪而不在聪。不知我之言者，以为止而不及于通也，独而不及于该也；知我之言者，以为止所以为通也，独所以为该也。园师伐树以接树，非木相贯，生相贯也；巨人肢痿，非体不相贯，生不相贯也。道散然后见形，道归不复见形，天地为首趾，自心为胡越，身世之故，判于斯矣。多闻多识，譬诸药食；内实内明，譬诸气血。气血资于药食，药食非即气血，人知药食之非即气血，而不知闻识之非即聪明。心不可以空明，不可有所倚以为明。所见之事所遇之物所读书所传之学，皆心资也，然而倚于四者，则心假四者以为明，而本明不见。本明不见，则学与不学同失，学之是者与学之非者同失，学之正者与学之偏者同失。心之不能自见，有如其背也；心之不能自知，有如其藏也。然两镜传形，则背可见；三指按脉，则症结可知。是背与藏犹可见知，而心不可见知。致思之深，结而成明；求见之笃，结而成象。其于天性自以为达其微，其于庶事庶物若显然有以贯之者，若是者，乃其心之所假，非正心也。楚有患眚者，一日谓其妻曰：吾目幸矣，吾见邻屋之上大树焉。其妻曰：邻屋之上无树也。祷于湘山，又谓其仆曰：吾目幸矣，吾见大衢焉。纷如其间者，非车马徒旅乎？其仆曰：所望皆江山也，安有大衢。夫无树而有树，无衢而有衢，岂目之明哉，目之病也。不达而以为达，不贯而以为贯，岂心之明哉，心之病也。不死其病而生其病，尚何言心？心有真明，人皆以意为明；心有真体，人皆以影为体。以此为学立业，是期意以成应，而责影以持行也。真体真明，大征小征，内见于寸而外寸应之，内见于尺而外尺应之。心无长短，易应者，内得其一而外效不过于一，内得其十而外效不阙于十。心无多寡，易效者，既事既试，内外相衡，如锱铢之不爽，夫是之谓得心。

古之人，学之九年而知事，学之二十年而知人，学之三十年而知天。知事则可以治粟可以行军，知人则可以从政可以安社稷，知天则德洽于中土，化行于四彝。迨其后也，非性命不言，非圣功不法，辨异端过于古，正行过于古

， 叅稽勤备过于古， 言说辨博过于古。 问之安社稷之计， 则蒙蒙然不能举其契； 问之平天下之道， 则泛掇前言以当之。 古之人推学于治， 如造舟行川， 造车行陆， 无往不利。 后之人推学于治， 如造舟行陆， 造车行川， 无所用之。 君子为天下母， 君子之学为天下乳， 不能育人， 则生化无辅， 帝治以绝， 大道以熄， 其害甚于异端之横行。 盖异端惑世， 如身之有病耳。 学道无用， 如身之气尽而毙焉。 不能究极之， 勿言学也。

充原

唐子尝出游而归， 问其妻曰： 自我之往也， 朋友亲戚亦有来问者乎？ 曰： 无有也。 则称邻人之善。 问邻人之善者谁也？ 则皆邻人之妇也。 又尝出游而归， 其妻出果蔬以饮酒， 唐子曰： 家且无食， 是果蔬者其以何易而来？ 曰： 是邻人之妇所遗也， 恐子之归而无以饮酒也， 故留以待子。 又尝出游而归， 入门见女安而怜爱之， 执其手， 理其发， 拊其颞， 而笑问其妻曰： 自我之往也， 是儿何以为嬉？ 妻曰： 昔之夕， 邻女要之往， 为设饼食， 又遗之橘十二枚以归。 于是唐子乃叹曰： 妇人之智不如男子， 岂男子固薄而妇人固厚哉？ 男子溺于世而离于天者也， 妇人不入于世而近于天者也。

昔者唐子游于吴之南， 馆于宁生之馆。 年俱弱， 相亲如弟兄也。 夜不相舍而卧， 饥相与燂竈为羹。 登舟送唐子， 既垂涕去矣， 复循涯而追及于湖滨， 相望不见而后反。 又十年而遇之， 礼貌有加， 情则疏焉。 又十年而假宿于故馆， 有客右坐， 唐子左坐， 劝食必于右， 劝酌必于右， 笑语必于右， 晨兴则为辞而避去。 于是唐子追念之而叹曰： 孺子之智不如丈夫。 斯人也， 岂为孺子则厚， 而为丈夫则薄哉！ 孺子未入于世而近于天者也， 丈夫溺于世而远于天者也。

尝闻诸越之耆老曰： 郭鸿胪居丧， 自始死至于禫（守孝二十七月至禫）， 绞衾（覆尸之衾）， 虞祔， 哭踊（顿足）居（倚庐寝苦枕块）食（啜粥）， 皆中于制。 阳明子谓之知礼。 他日有婴儿丧其母者， 入室求其母不得， 号而不乳食者三日， 恃粉糜以生。 阳明子见之， 谓门弟子曰： 向也鸿胪之居丧， 不如是婴儿之善居丧也。

阳明子行年五十， 当其始生之日， 门人往贺曰： 唯夫子不虚此年。 诗云， 我日斯迈， 而月斯征。 夙兴夜寐， 无泰尔所生（小宛）。 夫子之谓也！ 夫子， 天授之哲人也， 非弟子所能及也。 一人言斯， 众人皆叹。 阳明子曰： 吁， 二三子未知我也。 众人顺年， 圣人逆年。 知与年加， 见与年加， 闻与年加。 知浚沉心， 见博覆心， 闻蓄亡心。 三者根心， 还以戕心。 顺年而下， 如顺流而下； 逆年而反， 如逆流而反。 吾行年五十哉， 吾欲反乎襁褓之初而未能也。

祭之先， 肄乐舞于郊坛， 唐子往观焉。 或曰： 古乐不得闻。 今闻此声， 广大和平， 感我性情， 是必虞夏商周之遗声也。 美哉圣人之制器作乐也！ 唐子曰

：圣人乌能制作！天地生物，八器别焉。八器既别，八音具焉。音者，器所固有也。于是圣人取泗滨之石以为磬，断嶰谷之竹以为管，伐峯阳之桐以为琴瑟，文嗟叹之言以为歌咏，协之以六律，播之以五音，宣其固有也。后夔虽聪，工倕虽巧，岂能有所加损哉，皆天地之本声也！道丧世降，情失欲流，奸声繁兴。犹是钟磬，犹是管钥，犹是琴瑟，贱工狡童荡节致柔、佻姣靡曼以为讌乐，是淫滥之志所造也，非天地之本声也！是故古之圣人，治以乐成，不外乎声奏。至于邦国以和，万物以蕃，天地以安，无他，以本声達其本性也。及乎乱世，乐亦成乱，至于君臣无礼，父子无节，男女无别，兵革缘起，邦国崩丧，无他，以奸声长其奸气也。盖圣人修身育物，因其故有，不益于外，故有者恒生，外益者必害，物固然也。

唐子曰：舜治天下，有苗不服。有苗，天下之昏民也，伐之不惧，教之不知，舜能格之，斯无不格矣。易曰信及豚鱼，豚鱼物之至戾者也（指鯢鱼），浮木触之，翻若吹桴。信能及之，信斯神矣。不及而格之谓神，非类而同之谓神，非圣人能而我不能，通与间异也。天既生物，万亿其类；不得其类，则人与物二。天既生人，万亿其形；不得其形，则人与人二。母既生子，彼此其身；不得其身，则子与母二。奚啻是哉！耳既有闻，百千其声；不得其声，则耳与心二。目既有见，百千其色；不得其色，则目与心二。心既有知，百千其虑；不得其虑，则心与我二。苟得其道，则舜与苗民为一身，舜与豚鱼为一气。不得其道，则苗民豚鱼即心而是，其如心何哉！其如心何哉！水在杯中与在海中，岂有二水？然两杯相并，隔在分秒，不得为一水；四海相去不知其几万里，游鱼可达也，岂谓为异水！山川草木牝牡，形质大判矣；生天生地，以生羣物，无二生也；阳气时至，蛰苏而化，有条达而苞长，无二生也。方各见方，物各见物，故不相通。圣人尽性如海，复性于原，是以类亦通，非类亦通也。

### 居心

圣人与我同类者也，人之为人，不少缺于圣人，乃人之视圣人也，如天之不可阶而升，何哉？或曰：天地之气有叔季，故其生人也有厚薄。我观在昔，或百年而圣人生焉，或五百年而圣人生焉，或数圣人同朝而立，或数圣人比肩而游。自周以后，遂无圣人。是气之薄而不生圣人，非人之不能为圣人也。唐子曰：谓古今之气有厚薄，其必古之人皆如长翟[狄]，今之人皆为侏儒；古之马其身倍象，今之马其身不加于犬。而不若是也。以是论人，不薄于形而薄于所以为形，必不然矣。

唐子曰：古之为学者始造于常，常则必至于大。大则必至于精，精则必至于变。变则必至于神。如时之除而不见其除也，如时之进而不见其进也。若农

夫然，播获百谷，候之而弗失焉。今之为学者不然，其书百千于古，其闻百千于古，其论之详备百千于古。圣人之言，得彼而益见其神，其言合于神矣，其人不出于常，不出于未造之常，则亦不免于为众人之身而已矣。今之人犹古之人也，今之学犹古之学也，好学者内省外察，唯恐分秒之不合于圣人，而卒至于相去之远如是，何哉？曷亦反求诸其心矣！人孰不欲有安宅哉？过朋友之家，语言饮食既毕，则去之矣。假居于人之室，近则日月，久则岁时，则去之矣。之燕赵者，次于旅舍，信宿则去之矣。非己之宅，过而不留焉；是己之宅，终身不离焉。于宅则知我，于心则不知我。以观宅者观心，则知心矣；以居宅者居心，则得心矣。

然则当何以居心哉？嵩岳之山，立乎天地之始，并乎天地之终，处于六合之中以为之位，连乎四极之下以为之根，斯亦不移之至矣，心之不移也似之。大海之水，风乎南北，荡乎东西，无所表之以识其处，无所维之以得其止，斯亦无定之至矣，心之无定也似之。圣人之心如岳，众人之心如海。善居心者，能使海变为山，则尧孔可几也。

或曰：心既定矣，敢问求道之何从？曰：子欲将心求道乎？曰：然。曰：子之将心以求道也，岂不以道为至神之一物，望之而不见，将竭心思，穷岁月，如结网求鱼，操弓弹鸟乎？曰：其或然乎！唐子指灯而言曰：吾与子处于暗室之中，目无所见，着火于灯，明照四壁，无所不见，岂非以火乎？然则火自明也，明即火也，非火在是而别有所假以为明也。心譬则火也，道譬则明也，何见为二物哉。

除疾

唐子曰：我有疾曰逸，其寂也液液然，其动也泄泄然，其流也不知其所之焉。若使我系心如系羊，夫亦奚难；有不纵而纵，系之而莫系者。不除此疾，终无至道之日。

我又有疾曰躁，人之产于其土者，其性多如其土。吾产于湍峻之乡，故吾性亦湍峻。闭户之时，不能移景而坐，必将变焉；不能终食以须，必将先焉；不能终朝以寂，必将动焉。不除此疾，终无至道之日。

少康失家，灭浞乃复。不然，戍郊者浞众也，守门者浞众也，卫宫者浞众也，少康至郊，谁为启郊？少康至门，谁为启门？少康至宫，谁为启宫？虽其故家，终不能入。必战郊、斩门、清宫而后入。我之欲除二疾也如是。

孺子有好戏者，侍于先生，教之以成人之礼。孺子悦，端坐不动，无异于成人。及先生出，与其曹嬉，跳越奔走，好戏如初。我年五十六矣，求止不恒，犹彼孺子，岂非耻哉！请自今毋若孺子！

乡人有好斗者，有事饮于社，就席而能下，举爵而能恭，无异于善人。他



日与狎少年处，一言不合，起鬪如初。我学圣人之道者也，求静不恒，犹彼乡人，岂非耻哉！请自今无若乡人。

### 病获

唐子为学十年，视陶猗之富如鼠壤，视赵孟之贵如鷲毛，而逸心不收，躁心不除，见誉亦喜，见色亦悦。行年六十二矣，饮酒过多，晨兴呕沫，惧其驯为迴风也（史记仓公传）。于是止饮。因疾而思生，因生而思身，因身而思养，因养而思遇，因遇而思营，因营而思死。曰：生，旦也；死，晦也。羊相抵于屠门，而不知其将屠也；鸡乘尾于竈下，而不知其将烹也。人皆求胜于人，求遂其欲，何以异于是！朱氏之馆有养生之书，取而观之，其言有之曰：神御气、气驻形、心生则神亡、心死则神居。解之曰：心无生死，生死云者，舜之所谓人心也。殉心丧神，终其身戚戚之小人而短命以死，为心乎，为神乎？引箸而思之，舍箸而变焉，食进于前，方恶忽甘，视之如易器。仆使于前，方怒忽悦，视之如易仆。出门不罔，入室不忧，有远虑而不思，见好色而目不留。十年学之而未能，一食忽焉而得之，乐莫甚焉。引而直之，勿使复曲；扶而正之，勿使复偏；一食得之，必且一食失之也。虚中以与人，直己以遇诈。知我不为喜，不知我不为愠，誉我不谓厚，慢我不谓薄。虚吾宫，洁吾室，明吾牖，谨吾户，处乎其中，无所愿于宅之外，如斯以俟之耳。

### 悦入

甄晚而志于道，而知即心是道，不求于外而台于心，而患多忧多患为心之害。有教我以主静者，始未尝不静，久则复动矣。有教我以主敬者，始未尝不敬，久则复纵矣。从事于圣人之言，博求于诸儒之论，为之未尝不力，而忧患之疾终不可治。因思心之本体，虚而无物者也。时有穷达，心无穷达；地有苦乐，心无苦乐；人有顺逆，心无顺逆。三有者，世之妄有也；三无者，心之本无也。奈何以其所妄有加于其所本无哉！心本无忧患，而劳其心以治忧患；外疾未除，内主先伤，非计之得者也。既知其然，而求心之方将何从入？尝闻良医治人之疾，不于见疾治之也，必察其疾之所由来，从而治之，则药必效而疾易除。

吾今而知疾之所由来矣。吾之于人也，非所好而见之，则不宜于其人；吾之于食也，非所欲而进焉，则不宜于其味。凡所遇者，大抵少所宜者也，故尝詈仆妾而怒养子，而亦求备于妻。一朝有省焉，即此一人，即此一事，或宜于朝而不宜于夕，或不宜于朝而宜于夕，其所不宜者，必当吾之不悦时也。其所宜者，必当吾之悦时也。然则宜在悦不在物也，悦在心不在宜也。故知不悦为戕心之刃，悦为入道之门，无异方也。于是舍昔所为，从悦以入。悦者非适情之谓，非徇欲之谓，心之本体，虚如太空，明如皦日，以太空还之太空，无有

障之者；以皦日还之皦日，无有蔽之者。顺乎自然，无强制之劳，有安获之益，吾之所谓悦者，盖如是也。

自从悦入，不戚戚而恒荡荡，未尝治忧也，而昔之所忧不知何以渐解。未尝治患也，而昔之所患不知何以潜失。二疾虽未尽绝，固已十去七八矣，不啻于是。十年以前，尝专力以治躁逸，如系狙包汞，愈谨愈失。自从悦入，久不治躁逸矣，今则渐安，不至如狙之无定；今则渐止，不至如汞之易流。二疾虽未尽绝，固已十去五六矣。此吾悦入之功也。

人伦难协，民物难齐，皆心之所贯也。心本可贯，或不能达，唯悦可以达之。不悦则尝怀烦懣，多见不平，多见非理，色不和，言不顺，处君臣之间必不相爱，处父子之间必不相亲，处夫妇之间必不相宜，处兄弟之间必不相好，行于邦国之间必多怨尤。如是则内拂于性，外隔于人，其违道也远矣。悦则中无矫戾，所见无不平，所见无非理，色和而言顺，处君臣之间必能相爱，处父子之间必能相亲，处夫妇之间必能相宜，处兄弟之间必能相好，行于邦国之间必无怨尤，如是则内不拂于性，外不隔于人，其违道也不远矣。不悦则君亢于上，臣怨于下，百僚相竞，朋党以兴，措之于政事，喜怒必不平。喜怒不平则刑罚不中，刑罚不中则百姓不安，以此求天下之治也难矣。悦则君臣相亲，上下相交，百僚和同，无相争竞，措之于政事，喜怒必平。喜怒平则刑罚中，刑罚中则百姓安，以此求天下之治也易矣。

日月照临，万物皆喜；阴霾昼晦，万物皆忧。和风所被，万物皆喜；雷霆所震，万物皆惧。生于心，见于色，发于声，施于政，其理一也。是故唯悦可以通天地之气，类万物之情，此吾之所未试，而信其为悦之所可致也。仲尼之教亦多术矣，不闻以悦教人，而予由此入者何？予蜀人也，生质如其山川，峻急不能容，而恒多忧患。细察病根，皆不悦害之，故由此入也。悦为我门，非众之门。人固有生而无愠怒者，岂非质之近于道乎？而不可以入道者何？盖人之生也，为质不齐，而为疾亦异。或之刚之柔，不以相济；或好名好利，用心不壹。是在因其疾而治之，不可同于我也。

恒悦

唐子语戈仲子曰：子勿忧贫，贫者天也，子如忧之，贫未可去，而忧之害子心者甚于贫矣。戈仲子曰：吾亦求乐耳。唐子曰：子将何以求乐？曰：吾一日之间有可乐之人则与之，有可乐之时则弗失，有可乐之地则往焉。唐子曰：若然，则子之心是百忧之府也。若忧子之人至，忧子之时至，而亦无可乐之地，子其若之何？且三可乐者假于外，三可忧者根于中，子避忧如避雠，防忧如防贼，而不知雠与贼已先据于心，其将焉逃？仲子未学而不善问，遂无以发之也。

心之本体，无忧无乐者也，不受物加，不惧外铄。金工冶金，鼓烈火，施椎凿，虽百其器、千其形，而金质不变。心之为体，有似于此。而难见心者何？人之有身，生于嗜欲，养于嗜欲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，生而然矣。虽见为故有而实难复于故有，虽顺乎自然而实难合于自然，用力既久，渐有得于初，心不于乐见而于忧见，盖害心者即养心之方，蒙心者即明心之药。是故仲子去忧求乐，吾则去乐就忧。忧乐不移其心，则无往而不自得。心之本体，虽难复全，由此可以渐见。傅说假食于胥靡，吕尚卖饭于孟津，管仲敝幽于南阳，百里奚饭牛于秦市，时忧也。舜游于鹿豕之羣，太伯处于蛙黾之乡（指吴地），颜渊居于陋巷，原宪栖于漏宇，地忧也。瞽象杀舜，管蔡害周公，桓魋厄仲尼，臧仓沮子舆，人忧也。此十二君子者，身当时忧，无异于居上卿而封大国也；身处地忧，无异于临南面而宅夏屋也；身遇人忧，无异于九族敦睦羣贤从游也。是故处乐不见君子，处忧乃见君子，尧之于舜，亦必试之于烈风雷雨，乃知其不迷，况学者乎！

吾既渐有得矣，亦必有所试矣。昔者吾行于燕市，见有鬻皮榼者，漆绘精良，可受斗酒，系以革条，挈之甚轻，可携以远游。买之以归，注酒一夜，则韧窳（指皮软而坏）而酒溢于外。他日更市良者，乃适于用。未试之皮榼，不知其良不良；未试之心，焉知其恒不恒。吾自从悦入，未敢自信悦之恒然，盖试之于可忧之地而后知其能恒也。

昔者尽鬻其田，使原（其仆）贾经，少有利焉。原不肖，尽亡其资。又便为牙，以主经客，客窃客金以为质，以责原负。失金者移其妻子子弟数人寝食于堂，日夜号哭而欲自经，窃金者与其属数十人，舍仆而问主，榜于衢巷，告我盗金，遂速于讼。当是之时，孤而无助，家人离心，虽非死亡之祸，实无异于秦楚之兵交攻我也。当是时，有以偿之则已，器物鬻尽无以偿之，于是客无至者，产失而行废，食尽而祸起，无以弭祸，惶恤其后，岂与颜渊之瓢饮、曾子之踵决等乎哉！士之困穷，未有至此其极者也。妻曰：过五日无食矣。既处困穷，又遭多难，多难即解，饥寒渐至。朋友不可告，亲戚不可告，何以为生乎？子近日之学专主于悦，吾恐悦无解于忧，而忧且以伤子之悦也。唐子曰：无食岂能不忧，多难岂能不忧，忧之自忧，有忧之所不及者。譬诸客之噪焉，噪于外者不溷吾堂，噪于堂者不溷吾室。心如室，非噪之所及也。又譬诸堂前之井焉，炎暑如焚，无所逃避，寒泉在下，澄然不知。心如井，非暑之所及也。内外不相及，我之所忧，亦何伤于我之所悦哉！

七十

唐子行年七十，处于张氏之馆。当始生之日，以其余酒，昼而独饮，自庆也。七十者，生之日日远，死之日日近，是弟子之所庆也，非所以自庆也。然

则何为自庆？人之老少不同于鸟兽，鸟兽不知修，人则知修。我发虽变我心不变，我齿虽堕我心不堕，岂惟不变不堕，将反其心于发长齿生之时，人谓老过学时，我谓老正学时。今者七十，乃我用力之时也。

少不能学道，少之所学者诵读，非道也。若可学，必其智慧早成。智慧早成者万不得一。壮不能学道。壮之所学者闻见，非道也。若可学，必其道力早全。道力早全者万不得一。盖人生于气血，气血成身，身有四官，而心在其中。身欲美于服，目欲美于色，耳欲美于声，口欲美于味，鼻欲美于香。其为根为质具于有妊之初者，皆是物也。及其生也，先知味，次知色，又次知服，又次知声，又次知香。气血勃长，五欲与之俱长。气血大壮，五欲与之俱壮。二十以上，为士者贡举争先，规卿希牧而得贵。其为众者，营田置廩，居货行贾而得富；其贫贱者，亦竭精敝神以求富贵。若是者奚为也？将以求遂其五欲也。非貂狐之温不以为裘，非锦段之华不以为茵，凡所以奉身者无不为之也。吴越佳冶之女列于房帷，姑苏奇巧之优供其宴乐，凡所以奉目者无不为之也。玉田之嘉谷，德易（德阳？）之美酒，闽广之海珍，凡所以奉口者无不为之也。艳姬歌曲，巧伶奏声，靡靡曼曼，移听迷心，凡所以奉耳者无不为之也。兰桂芬于园囿，沉涎馥于堂室，凡所以奉鼻者无不为之也。此自二十至于四五十之候也。

心之智识，皆为五欲之机巧；五欲之机巧，还以助心之智识。五欲逐心而篡其位，心既失位，欲为之主，则见以为生我者欲也，长我者欲也。人皆以欲为心，若更无所以为心者。其本心虽未尝亡，而陷溺之久，如素入染，不可认取；如珠投海，不可寻求。于斯之时，舍欲求道，势必不能。谓少壮之时不能学道者，以是故也。血气方壮，五欲与之俱壮；血气既衰，五欲与之俱衰。久于富贵则心厌足，劳于富贵则思休息，且以来日不长，心归于寂。不伤位失，以身先位亡也；不忧财匮，以身先财散也。贫贱之士，亦视之若浮云而非我有，此六十七十之候也。

向以从身之欲而远于道，今则貂狐之温同于布褐之衣，身蔽撤矣；向以从目之欲而远于道，今则蛾眉之女同于龋挛之妾，目蔽撤矣；向以从口之欲而远于道，今则王侯之羞同于闾里之食，口蔽撤矣；向以从耳之欲而远于道，今则丝竹不如无声，耳蔽撤矣；向以从鼻之欲而远于道，今则馨香不如无臭，鼻蔽撤矣。于斯之时，不啻视富贵如浮云，而且视死生如旦暮。向有闻不可用，今则闻皆可用；向有见不可用，今则见皆可用；向有思不可用，今则思皆可用；向有力不可用，今则力皆可用。五蔽既撤，一心渐露。如素坠于泥中，湔之而易复；如珠遗于室中，求之而易获。是故老而学成，如吴农获谷，必在立冬之后，虽欲先之而不能也。学虽易成，年不我假，敏以求之，不可少待。不然得百里者九十而日暮，悔何及矣！



## 无助

吾游天下，其不至者，广以南耳，未尝见一贤人焉。以天下之大，家诵诗书之言，人慕文学之名，岂无贤哉？而未见一贤者，盖以甄之不敏，非见贤之人。故天下虽多贤，不可得而见也。吾处吴中三十年矣，未尝见一贤人焉。吴地胜天下，典籍之所聚也，显名之所出也，四方士大夫之所游也，多闻多见，士多英敏，岂无贤哉？而未见一贤者，盖以甄之不敏，非见贤之人。是以吴中虽有贤，不可得而见也。

文者君子之所贵也，今之文，非古之文也，其言虽美而非实义，吾不欲取而观之矣。经者道与治之所在也，今人穷经，好为创见而无实用，是为诬经，吾不欲取而观之矣。性即性耳，有何可言？今之学者好言性，辩论多端，何与于性！即其言善，亦为论性，非求见性。吾不愿闻之也。今世亦有正直之人，言不妄，行不苟，但能淑身而不能明心，下学而不能上达，吾岂不见而敬之，然非学之竟事也。今之士，吾未见有出乎四之上者，亦何益于我哉！

所贵乎师友者，师道迷而友振惰也，有此二益，则进学易而成功蚤。无此二益，其遂已乎？其亦难易蚤晚之异耳。孟子生于战国之世，未得为仲尼之徒，未得与颜曾为友，天下之言学者非杨朱则墨翟，其谋国者非仪秦则孙吴，孟子无所取益，而巍然为圣人，独立于天地之间，彼圣人之隽也，非中下之人所及也！然而即心是道、即心得师，破迷起惰，不假外求，诚能精思竭力，必为圣人。不过为之难而成之晚，虽无师友可也。故曰：豪杰之士，虽无文王犹兴。

昔者有明之世，山东有公子，家富而好逸，不习于劳。闾里之近，非马不往。一日之京师，择良马选健仆以从，执鞚（笼头）而升，执鞚而下，执鞚而过险。马良仆健，日行二百里而后舍，浩浩乎其足乐哉。前涂遇寇，失其马又失其仆，号天四顾无救之者，已而无可如何，则强起而行，胫肿跖趼（腿肿足茧），自河间十五日而后达京师。夫仆马者，致远之资也，一旦中道而失之，足不如人，力不如人，欲进不能进欲退不能退，左顾而莫为之左，右顾而莫为之右，于斯时也，岂遂委于沟壑哉？反求诸己而已矣！我无马，我自有足。我无仆，我自有力。足虽弱，不至不能行；力虽弱，不至不能举。人如翔而至，我如刖而至；人先庚而至，我后癸而至。苟不惮劳、不耻后，虽无仆马之助，终亦必至焉。为学无朋，亦若是矣。甄也请从山东公子之后也。

## 思愤

洪范六极（一曰凶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），予有五焉：皮絮三袭，违垆则栗，比户露寝，当风则嚏，疾也；越在异乡，孑处无族，十世之泽，将于我绝（言其无子），忧也；虽有陋室，不展四体，虽有下田，不足二

征，贫也；身五尺半，要二拱弱，礼人起慢，致辞听藐，恶也；遇重如厖，处强如女，秉德不弘，为义无勇，弱也。客有闻是言者，见唐子而吊之。唐子曰：客之恤我厚矣。虽然，客当吊我一极而贺我四极。客曰：四极何极？云何当贺？曰：体强者必先敝，气盛者必先委，恃其强盛而无所可虞，或淫于色，或困于酒，或壅于味，外以沉铄其体，而内以蛊丧其志，是强盛者所以自戕也。保生后死者，恒由于疾；屏欲近道者，亦由于疾，是疾当贺也。昔者大伯窜于荆蛮，背亲违宗而又无子，忧莫大焉，乃仲尼称为至德，比于文王，惟忧所以见德也。且夫古之人，沮抑志奋，困阨学成，或内宁而启乱，或多难以兴邦，是忧当贺也。虚中者，道所居也；空外者，心所安也。美好盈于外，爱乐靡于中，则心佚而道亡。无欲者上矣，寡欲者中，多欲者下。吾患不能劫欲，而乃有以遂欲。有以遂之，中可移于下；无以遂之，下可移于上。是贫当贺也。伟于貌者人敬之，美于度者人爱之，辨于言者人服之，是三者未必为德器也，适足以蔑人而自足。反是，则所向多拂，增励其修，必不以短于形者短于德矣。是恶当贺也。人之视此四者，以为天降疾恶，甚于刖劓之刑；天降忧贫，甚于流窜之罚。其于愚人，则流于佣隶，入于窃乞；其于才人，则流于徼幸，入于奸乱；其于文人，则发为骚怨之辞，肆为狂悖之行。志道之士则不然，烈火可以鍛金，粗石可以攻玉，阨于处世者，利于入道者也！今使一福一极者同居而共学，则极者之修必半福者而十之矣。是四极者，殆天所以资贤豪也，而可不贺乎？

客曰：然则子以为当吊者，弱也。弱，亦四者之类也，而独以为当吊者，何也？曰：疾病慎之，忧患安之，饥寒不足以为忧，不重于人不足以为耻。人之大患，莫过于弱矣。弱者虽好善若渴，见义必为，进而不续，续而不终。以之为国必衰其国，以之为家必索其家，以之为学必废其学。即有智慧异敏，而卒与众人同没者，惟弱之故也。幸生为士，身为圣人之徒，志任天下之重，入道知路，为学知方。乃因仍其心思，需次其岁月，悠游晏安，卒以无成。生为食粟之人，死为游魂之鬼，如之何不吊！挈饼之力不能举鼎，不胜其重也；马不千里，徒不百里，不胜其远也；荷担而行，弛担而息，有时而闲也，此亦弱之无可如何者也。是诚然乎？是殆不然。求道不与器界同，用力不与手足同，求道在我，用力在心，弱则斯弱矣，强则斯强矣，诗云“县蛮黄鸟，止于丘隅。岂敢惮行，畏不能趋”，周道坦坦，夫何所畏；吾志必往，谁能沮之！已不能趋而倚于人，虽有载而驱之者，亦将半涂而废矣。又曰“沔彼流水，朝宗于海”，必朝焉，必宗焉，缘陵趋壑，昼夜不息，必达于海。虽有从而堙之者，其沛然之势，卒莫能御也。吾诚不安于弱，又当困阨，有以愤发，虽弱可强。今虽老矣，愿为朝宗之沔流，必不为丘隅之黄鸟。客其不终吊我乎！

## 敬修

徐中允（秉义）谓唐子曰：圣人之学以敬为本，先生言静而不言敬，非所以善修也。吾谓静不足以尽之，当益之以敬。曰：然。静以言乎心之体也，敬以言乎体之持也。心如玉，静则玉之质，敬则执之慎也。道着而变，变形而多，静其本也。为资不同，为修各异，敬其总也。居于河滨者始汲而归，浊不可饮也；注而勿扰，则石泉矣。定其器而盖之者，敬之谓也；撼其器而扰之者，不敬之谓也。圣众同心，静与不静之分也。圣众同静，敬与不敬之分也。圣众同敬，恒与不恒之分也。我有在而敬，不能无在不敬；我有时而敬，不能无时不敬。夫心之觉也无间，气之息也无间，能敬者，与觉俱在，与息俱存。与觉俱在，故心无散时；与息俱存，故气无暴时。心无散时，气无暴时，是为能敬。谨慎，敬也，而敬不尽于谨慎；温恭，敬也，而敬不尽于温恭；无肆无慢，敬也，而敬不尽于无肆无慢。诗曰“上帝临汝，无贰尔心”，祭祀之敬也；诗曰“颙颙卬卬，如圭如璋”，威仪之敬也；书曰“匹夫匹妇，一能胜予”，临民之敬也。三者詎非心与！吾闻之：养卉木者，枝叶披陨，其根必伤，詎非君子之所慎守与！然非其本也。书曰“欲败度，纵败礼”，欲与纵，出于心而自贼者也。敬者，止欲于未萌，消欲于既生，防纵于未形，反纵于既行，所以保其心而纳于礼度者也。

自尧舜以来，天下之言学者，皆知以敬为本，人知敬之为本，而不知其能治心，亦或害心；不知其有功于天下，亦或无功于天下，是何也？人孰不知敬与不敬之异，而莫辨敬与敬之有异也。心用[有]尚智，善敬者益智，不善敬者则御而之乎固；心用尚勇，善敬者益勇，不善敬者则御而之乎弱。诗曰：无已太康，职思其居。是拘儒之敬也固矣。诗曰：我躬不阅，遑恤我后。是浅儒之敬也弱矣。若是者，反害其心而无功。当尧之时，九山不辟，九川不顺，五谷不树，五伦不叙，于是尧禅舜，舜禅禹，不传子而传贤，以安天下之民。夏商之季，独夫烧炳民命，百官瞽乱，于是汤伐桀，文王伐崇，武王伐纣，伊挚放太甲，吕望出奇谋，以安天下之民。若是者，自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大变也，未有之奇功也。虞夏商周之君臣，惟能以敬慎行智勇，故处此大变，成此奇功。诗曰：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非徒慎也，将以求涉济也！吾闻之：习心太约者不可以致远，习身太谨者不可以犯难。有言行如曾子而涉济不如孟贲者，其去圣人之敬也远矣。

敬之为道，岂期于寡过而称为君子云尔乎？将以尽其心也，将以全其性也，将以大其功也。天地与道际，心与天地际，有轻心者不能及，敬所以重之也；有慢心者不能及，敬所以笃之也。容仪之庄，视听之谨，非外也，所以防其外而一于内也。是故其气清，其知明，不持而固，不勉而行，尽人达天，皆由

于敬，施于天下，不劳而定。曲士然乎哉！内省而拘，外慎而泥，求其心而适以锢其心，其于天下何有？亦自成其为无訾之小儒而已矣。

## 讲学

学贵得师，亦贵得友。师也者，犹行路之有导也；友也者，犹陟险之有助也。得师得友，可以为学矣。所贵乎师友者，贵其善讲也，虽有歧路，导之使不迷也；虽有险道，助之使勿失也。师友善讲，则学有成矣。夫讲者，非辨文析义之谓也，所以淑其身明其心也，若日取五经之文而敷之，日取诸儒之言而讨之，日取孔孟之书而述之，使听之者如钟鼓之荡于胷，如琴瑟之悦于耳，羣焉推之以为当世之大宗师，君子则鄙之。其鄙之何也？以为无益于人之身，无益于人之心也。无益于人之身无益于人之心，则亦讲五经之文焉云尔，则亦讲诸儒之言焉云尔，则亦讲孔孟之书焉云尔，是何异于谢庄之塾师乎？谢庄（似其吴地之谢家庄）之塾师，教章句，解文字而已。夫教章句解文字，童蒙犹有赖焉，兹之讲者，无益于学者，殆不如彼之有益于童蒙也。

是故孔子教人，因其各得而言，不闻复取五代圣人之言讲之也。孟子教人，以其自得而言，不闻复取孔子之言讲之也。善讲者如掘井得水，因其自有而取之，非异水也。如击石得火，因其自有而发之，非异火也。向也不知道之所在，以为远不可求；即知道之所在，以为求之而不易致。今则求之于己，乃我之自有焉，则善讲者之功也。升五尺之座，坐虎豹之皮，环而听之者百千人，在堂下者望而不见，负壁者、及阶者见而不闻，在寻丈之间者闻而不知，在左右前后者知而不得，是之谓观讲，众观而已，何益之有？是故教者贵亲，亲则易知；承教者亦贵亲，亲则易化。煦妪覆育，如难之伏卵，而后教可施焉。一室之中不过数人，朝而见夕而见，侍坐于先生侍食于先生，非若大众之不相接也，可以教矣。而又患教之同也，又患教之易也，一日言智，共此求智之方；一日言勇，共此求勇之方；一日言仁，共此求仁之方，是同也。不以刚治柔，即以柔治柔；不以柔治刚，即以刚治刚，是易也。虽有扁鹊，不能以一药已众疾，是不可同也；不能以彼药已此疾，是不可易也。寒者以桂，热者以檗，而后可以为师，而后可以施教焉。

求师于斯世，如凤如麟，不可得而见矣。师不可得而见，友亦不可得而见矣。虽然，不善得师者在师，善得师者在己；不善得友者在友，善得友者在己。苟善取焉，不必贤于我者，皆可为师友；若有志于学者，或一二人焉，或二三人焉，会于一所，赢粮以从，两相纠，三相参也。吾求尽事亲之道，而未尽事亲之道也；吾求尽兄弟之道，而未尽兄弟之道也；吾求尽夫妇之道，而未尽夫妇之道也；吾求尽朋友之道，而未尽朋友之道也；吾求尽与斯人待仆婢之道，而未能尽其道也；抑或未能尽五者之道，而以为皆已尽焉。五有所长，五有



所短，五有所明，五有所蔽，吾察于所好，而或非所当好也；吾察于所恶，而或非所当恶也；吾察于所喜，而或非所当喜也；吾察于所愠，而或非所当愠也；抑或四者之乎偏，而以为皆已正焉。四有所长，四有所短，四有所明，四有所蔽。此长短明蔽，人各有其一二，而皆可以相资，盖己不自知，暗如灭烛；人之视己，明如观火。不自知短，人见我短，即短可益，不必其人之长也；不自知蔽，人见我蔽，即蔽可撤，不必其人之明也。两相纠焉，三相参焉，二三人中，互相为谪，循环不匮，何患学之无成！

## 劝学

出入必由户，无踰垣穴墙而由之者；寝兴必居室，无登巢入窟而居之者；饮食必以火，无决腥茹草而饱之者。人未有舍其必为而不为者也，未有必不可为而为之者也。必为而不为，非人道矣。以此三者譬道，则道也者，不可一人离也，不可一事离也，不可须臾离也。圣众同之，贵贱同之，无他涂也。圣人不作，世衰道丧，旁蘖别出，乃訾议儒者，至于宋则儒大兴而实大裂。文学为一涂，事功为一涂，有能诵法孔孟之言者别为一涂，号之曰道学。人之生于道，如在天覆之下，地载之上，孰能外之？而读书聪明之士别为一涂，或为文学，或为事功，其愚亦已甚矣！虽然，自道不明，儒者习为迂阔无用于世，是以有薄而不为，从而訾议之者，未可舍己而罪人也。韩非曰：齐宣王问于匡倩曰：儒者博乎？曰：否。博贵梟，胜必杀梟，是杀所贵也，故不博。儒者弋乎？曰：否。弋者从下害上，故不弋。儒者鼓瑟乎？曰：否。瑟以小弦为大声，大弦为小声，大小易序，故不鼓。非盖谐言以诋儒也，夫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，不善学者不见大体，泥于外迹，皆不博弋不鼓瑟之徒也。以是见薄于世，诚未可以罪人也。君子之于道也，敬以修己，广以诱民，文学事功皆备其中，岂可诬也！是故凡为士者，必志于道。何以志于道？凡所见之人，无贵贱，无小大，皆以学明伦也；凡所遇之事，无顺逆鄙俗，皆以学尽义也；养仆妾，谋衣食，量米麦，权蔬肉，皆以学求仁也。草木必有根，舍是而为文学，必流于浮靡；构筑必有基，舍是而为事功，必至于倾败而殃民。若斯之人，不求身心，不知人道，犹出不由户，入不居室，饮食不知味，孟子所以譬之于禽兽也。是故上之为士，惟此一涂，更无他涂。

王昆绳（源）为人敏达，善为文章。唐子乐与之游，一日告之曰：子曷学道？道非异也，智者视为高远而不可求，愚者视为迂阔而不肯为，乌知道者，其中无苦难之事，有便安之利，不入其中则已，一入其中，即尝其味，天下之物，无有如其甘美者。何以见其然也？处世多忧患，遇人多不良，即才智足以御之，以苟免于今之世，其身亦大劳矣，其心亦甚苦矣。学道则不然，无入而不自得，正己而不求人，虽有忧患不改其乐，虽遇不良无伤于己，终其身

处于安宅之中，行于坦道之上，虽美色郑声，不足以喻其娱乐矣。天下之便利有如斯者乎？王子改容曰：子之言诚是也。

翰林颜学山（光敷）试士浙江，唐子为之客，颜公语坐人曰：人之生，皆不自足者也。庶人有庶人之忧，士有士之忧，公卿有公卿之忧，天子有天子之忧，此谓天之劳我以生也。唐子曰：有一事可以无忧，人不知求之耳，学圣人之道是也。不求足于世，孰有与之以不足者？本无不足于己，孰有处于不足者？坦坦然荡荡然游于天地之间，如在唐虞之世，其有忧乎？其无忧乎？颜公改容曰：子之言诚是也。

潜书上篇下

取善

孔孟之教人也严，其与人也宽，唯圣人乃能无阙。若与之不宽，则天下无人，无可与之共学，无可与之居位矣。其人而廉者与，吾取其廉而略其才；其人而达者与，吾取其达而略其节；其人而博者与，吾取其可问而略其自用。夫如是，则天下之人可为吾之师友者多矣。若必求备焉，冉有之贤也，而为季氏聚敛；季路之贤也，而死不合义（言为出公而死）；子贡之贤也，而好货；子夏之贤也，而哭子成瞽；曾子传仲尼之道者也，乃其初不察于夫子之言，几误丧死之大故（见檀弓）。此五贤者，孔门之隽也，亲承圣人之教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，亦甚勤矣。然学之未至，自得之未深，犹多阙焉若是，况其下焉者乎。若必求备焉，以其短而弃其长，则五贤皆所不取，彼廉达博闻之士，亦若鸟兽之不可同羣矣。子曰：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所谓三人行者，乃偶遇而与之偕行，非素共学之人也；所谓善不善者，乃偶见之行事，非可与论学之人也。而夫子教人之取益也则若是矣。

其在于今，道丧学废，德孤无邻，不得大贤以为我师，不得小贤以为我友，虽葛藟之属，贾贩之流，皆可以三人有师之法求之也。若其中有志于学者，悦仲尼之道以求淑其身心，虽为人多疵，其在于今为不易覩，吾不与之而孰与哉？子夏曰：大德不踰闲，小德出入可也。此言与人之道也，非处之道也。君子之自处，当如书之所云矣，书云：与人不求备，检身如不及。盖与人当宽，自处当严也。夫玉，天下之宝也，古人得美玉，使良工琢之，必去玷以成器。若玷不去，终非宝器，人不以为重矣。修身之道，亦必去玷。玷非履邪违道之谓也，凡一动一趋之不合于度，即为玷矣。圣人制礼，朝聘丧祭，燕飧饮食，以时以节，无敢违失；登降有数，揖让有数，酬酢有数，进退有数，岂故为是繁曲以劳人之四体哉，疎于外者懈于内，略于文者亡其实，是修身之要道、制心之切务也。是故孔子教人，罕言心性，谨之以言行，约之以笃实，而心性之功在其中矣。

其在于今，亦有学道之人，志移于风，性成于习，好名而求闻，好动而恶静，闲居无日，皆出门嬉游之时也；羣居笑语，竟夕忘反，博奕饮酒，而务悦于人。误以为朋友之交当然也，而实同于市人之行矣。世虽昏浊，人心自明，真伪自见，贤不肖自别，其出于众人之口者不可罔也。是以君子为学，不敢自罔，而即不敢罔人，兢兢焉一言一行，时自谨省，恐人之议其后也。非有吊贺之事也，而数见于乡闾之会，则人议其流；非问学请益也，而数见于朋友之家，则人议其渎；名不登于仕籍也，而数造于贵人之庭，则人议其谄；非有干旌之贤大夫也，而时称大官之相知，则人议其污。是故君子之论，不敢违也；乡人之刺，亦可畏也。古人有言曰：礼义之不愆，何恤于人言。谓夫谗慝之口，非谓众论之同也。且果礼义之不愆乎？是故庶人之谤，乡校之议，皆所以考德也。武王圣人也，受一嫫之贡，而召公则戒之曰：不矜细行，终累大德。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篑。士志于学，而乃役役焉往来于名利之中，德尽丧矣，岂一嫫之累乎哉！道尽崩矣，岂一篑之亏乎哉！

有为

顾景范（祖禹）语唐子曰：子非程子朱子，且得罪于圣人之门。唐子曰：是何言也，二子古之贤人也，吾何以非之？乃其学精内而遗外，其精者，颜渊不能有加。其遗者，盖视仲冉而阙如也。吾非非二子，吾助二子者也。顾子曰：内尽即外治。唐子曰：然则子何为作方輿（读史方輿纪要）书也？但正子之心，修子之身，险阻战备之形，可以坐而得之，何必讨论数十年而后知居庸鴈门之利、崑函洞庭之用哉？童子进粥，唐子以粥为喻曰：谓粥非米也不可，谓米即粥也亦不可。耕之获之舂之簸之，米成矣，未可以养人也，必炊而为粥，而后可以养人。身犹米也，修犹耕获舂簸也，治人犹炊也。如内尽即外治，即米可生食矣，何必炊？

唐子观霍韬（字渭先，南海人）之书，其言有之曰：程朱所称周礼，皆未试之言也。程朱讲学而未及为政，故其言学可师也，其言政皆可疑也。唐子曰：善矣霍子之言，先得我心之所欲言也。古之圣人，言即其行，行即其言，学即其政，政即其学。孟子欲制梃挾秦楚，我知其果可挾秦楚也；欲反手王齐，我知其果可王齐也。南濠之贾善言货，湖滨之农善言稼，使听之者如坐肆居田，而又奚疑焉。

徐中允著书，着有明之死忠者（其著明末忠贞记实）。唐子曰：公得死忠者几何人？曰：千有余人。唐子慨然而叹曰：吾闻之军中有死士一人，敌人为之退舍。今国有死士千余人，而无救于亡，甚矣才之难也！中允未有以发也。

唐子夜寝而思之曰：吾与人奕，无所博者常胜，有所博者常败，利蔽其才也。是故无固利之情者，其才半；无固位之情者，其才七；无固生之情者，其

才十。其不然者，则所习之非也。为仁不能胜暴，非仁也；为义不能用众，非义也；为智不能决谗，非智也。

昔者大瓠尝称高景逸（攀龙）之贤，曰：是不畏死。唐子曰：子谓高君之贤，是也。以其不畏死也而贤之，则非也。君子之道，先爱其身，不立乱朝，不事暗君。屈身以从小人，固可丑也；杀身以徇小人，亦自轻也。是故义有所不立，勇有所不为，忠有所不致。诗曰：我有旨蓄，亦以御冬。言有待也，君子爱身之谓也。

唐子曰：生贵莫如人，人贵莫如心，心贵莫如圣，圣贵莫如功。物非牝牡不相求，非乳育之时不相爱，人则无不通也。耳目不能易其用，上下不能易其体，心则无不行也。释氏之治其心者尽矣，而不入于世；老氏与于治而不辨于理，是故有天地有万物，不可无圣人。性不尽非圣，功不见非性，天下无无本之枝，壹于外者失之矣；天下无无枝之本，壹于内者失之矣。

唐子曰：车取其载物，舟取其涉川，贤取其救民。不可载者不如无车，不可涉者不如无舟，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。昔者唐子之母善饮酒，有馈唐子瓮酒者，发而尝之，酸不可饮。母欲以与邻之贫而好酒者，妇曰：勿与也，是可以为醋。乃燎粟一升入之，七日而成醋，调之终岁不尽。可以人之贤也而不酒之酸若哉！

良功

修非内也，功非外也，自内外分，管仲萧何之流为宾，程子朱子之属为主。宾宾才入，主处不出，宾不见阍室之奥，主不习车马之利。自内外分，仲尼之道裂矣，民不可以为生矣。身之于世，犹龙蛇之有首尾也，犹草树之有本枝也。存其首而断其尾，培其根而去其枝，岂有龙蛇草树哉？昔者庄烈帝尝曰：我岂不知刘宗周之为忠臣哉，必欲我为尧舜。当此之时，我何以为尧舜？诚哉斯言，天下之主在君，君之主在心，然而无边不成省，无省不成京，无京不成君，无君不成心。以斯观之，知专执身心，乃大失矣。仲尼曰：穷理尽性以至于命。理非独明也，天地万物无不通，是理也；性非独得也，天地万物大同焉，是性也。隔于天、隔于地、隔于万物，是不能穷理也。天不安于上，地不安于下，万物不安于中，是不能尽性也。顺天之行，因地之纪，遂情达变，物无诟厉，是能穷理也。有苗作乱，舜服之；桀纣虐民，汤武定之。书曰：海隅苍生之地，无不率俾。诗曰：绥万邦，屡丰年。是能尽性也。当是之时，天得以施，地得以承，万物各遂其生，是至于命也。君子用则观其功，不用则观其言。仲尼试于鲁矣，子舆虽未试，其策齐梁者，如衣必暖、如食必饱、未成之衣不疑其不暖、未炊之粟不疑其不饱，岂可以子舆之不行为无功之儒解也。

德必一，修必纯，后儒得半误以为一也，守固误以为纯也。请明一与半之



形：昔者唐子之妻当童时，与其姊同寝，姊尝使之驱蚊，妻不悦。一夕独驱己首之处而掩帐焉。其姆笑而问其故，曰：我岂暇为他人，自为而已。儒者为己之学，有似于此。吾之于斯人也，犹兄弟也；其同处于天地之间也，犹同寝于一帐之内也。彼我同乐，彼我同戚，此天地生人之道，君子尽性之实功也，是乃所谓一也。儒者不言事功，以为外务，海内之兄弟，死于饥馑死于兵革死于虐政死于外暴死于内残，祸及君父破灭国家，当是之时，束身辍心，自谓圣贤，世既多难，已安能独贤！是何异于半掩寝帐之见也！是乃所谓半也，彼自以为为己之学，吾以彼为失己之学。盖一失，即半失矣，焉得裂一而得半也！

后儒岂不曰“天地吾心，万物吾体”？皆空理，无实事也。后儒岂不曰“汤武可法，桀纣必伐”，皆空言，非实行也。不能胜暴，即不能除暴；不能图乱，即不能定乱；不能定乱，即不能安天地万物。后之儒者，学极精备矣，终身讲道，吾不闻其一言达于此，又奚问其用不用乎！万物之生，毕生皆利，没而后已，莫能穷之者。若或穷之，非生道矣。此观乎其形也。心，形之主也，岂形无穷时，心反有穷时？心有穷时，非心理矣，心具天地、统万物，人皆知之；而弗能者，有格之而不达者也。格之者何？暴屈之诈罔之机愚之邪倾之耳。心之本体，不角力而能胜天下之暴，不斗智而能破天下之诈，无术而能御天下之机，不察察于邪而能息天下之邪。其不然者，心体不充，自穷于内，非有能穷之者。

上古圣人与龙蛇虎豹争而胜之，尧舜与洪水争而胜之，汤武与桀纣争而胜之，盖龙蛇虎豹洪水虽毒，不若心之神也；桀纣虽暴，不若心之强也。身处末世，心无古今，若龙蛇虎豹与我杂处，洪水桀纣与我为难，君子深耻之。非耻不若尧舜也，耻失己心也。自学无真得，反锢其心，措之于世，阻塞不利。乃谓古者大略奇功，天有别降之才。天之生才，岂无大小？然大则成大，小亦成小，无不可造者，若是者何？人皆有心，心皆具仁义礼智。仁义礼智，犹匠之有斧刀绳尺也。天下之材不齐，其成器也，万变万巧而不一，岂有斧刀之所不能施者哉，岂有绳尺之所不可合者哉！天下之人不齐，其为变也亦万有不一，岂有仁之所不能养、义之所不能服、礼之所不能裁、智之所不能达者哉！大者如是，小虽不及，亦必有成。器之不成，非斧刀绳尺之不利也，操之不习也；功之不成，非仁义礼智之无用也，学之不至也。

众人有庸见矣，谓功不必出于心性，皆溺于汉以下之见也。汉以下虽多奇功，然治即梯乱，功即媒祸，君子无取焉。即有良治，必其生质之善，忠厚之行，不学而近于道者也，究不外于心性也。天下岂有功不出于心性者哉！功不出于心性，是无天地而有万物也，岂有心性无功者哉！心性无功，是有天地而不生万物也。

既指四德，更观四官：目之为明，极天下之形色大小邪正黑白，不必习睹，自无不辨。耳鼻舌亦然。皆不外假而自足极声色馨味之变，岂有穷四官以莫辨者哉？是聪明者即耳目，而有耳目者即母胞，而有不能治天下者，必其无聪明；无聪明者，必其非耳目；非耳目，是鬼胎也，腹大虚消，或产非人形，俗谓之鬼胎。世之笃学者，其能不为鬼胎乎！

仁义故大，聪明故神，亦去其害之者而已矣。自纯害仁也，自方害义也，自听害聪也，自视害明也，亦得其养之者而已矣。合天下以为纯，则仁全；合天下以为方，则义大；以天下为聪，则听广；以天下为明，则视远。举天下者，非逐天下也；周天下，所以完心体也；完心体，所以周天下也。完心若是，于治功也何有！

格定

生民以来，治之世少，乱之世多；君子之生，得志者少，不得志者多；毕生之内，乐恒少，忧恒多。治少乱多者世也，无不治者身也。得少失多者志也，无不得者心也。乐少忧多者处也，无不乐者学也。君子亦致其在己者而已矣。得乎己，则所生皆安矣，所处皆豫矣。风之中人，易性移心，以偏为正，以疾为德。贤者甚之，岂不正风，反以成风。世尚刚节，我仍平；世尚杀身，我仍生；世尚朋从，我仍特；世尚道学，我仍直；世尚论议，我仍默。君子之守则然也。

虫鸟多化，象马不化，强大之不同于微弱也。形之强大者且不化，况心之强大乎？大木随流，弱荇不随流，以有根也。草之根于土者且不流，况行之根于心乎。临难必惧，临丧必哀，亲疾必忧，君危必共，国乱必赴，皆伤其心者也。不为之伤者残薄人也，然众人不及伤而心亡，君子厚于伤而心存。其厚于伤者，即其厚于养者也。众人之心如木，润之则茂，毁之则灰；君子之心如金，虽遇冶则流，遇淬则坚，其质固不变也。遇犹生也，遇之不齐，犹生之不齐也。生安而遇不安，惑之甚也。生于皂则为皂人，生于丐则为丐人，生于蛮则为蛮人，莫之耻也。奈何一朝贱焉则耻之乎？一朝贫焉则耻之乎？皂人可以为圣人，丐人可以为圣人，蛮人可以为圣人，皆可以得志于所生，岂一朝贫贱而遂自薄乎？是故君子于遇，如身在旅，风雨凜饿，不必于适。轻富贵，安贫贱，勿易言也。果能若此，为圣之基也。人皆曰“我轻富贵，我安贫贱”，皆自欺也，即非自欺，不必其不动也。蔬食之士，不慕鼎肉，不能闻馨而不动于嗜；徒步之士，不慕高车，不能见乘而不感于劳。故夫不慕富贵者则有之矣，见富贵而不动者，吾未之见也。威不惧，侮不怒，尤未易言也。当义不辟死，当辱不与校，固有之矣。遇威侮而不免于色、不动于心者，吾未之见也。布与段同暖，菜与肉同饱，暖必段，为人也；饱必肉，从嗜也。多营以华人目、甘我

口，是奴隶负贩也。以此思之，亦制心之方也。

忧患道心生，安乐道心亡；贫陋道心生，富豫道心亡。治国家亦然，其生非得也，其亡非失也。君子之志于道也，道由心致，不由外致，是以易处而不移。亦有悔悟奋发、由逆生者，生于逆则成于顺，岂反亡于顺？成于顺，行其志之时也。长短相争，是非相讼，市人也。并为君子，亦争长短讼是非，虽义与利不同，其为争一也。道未必以此显晦，国未必以此安危，一言相异，变色而起，其徒助之，相煽不已，以为为道，其实为名。以为为国，其实为身。何自辨之不明也！

求胜求名，士之痼疾也。称其过人，荣于加袞；讥其不如，辱于褫袞。自立安在，而轻重于人也若此？登千仞之山，其处自高；建万石之钟，其声自远。诚能以道自胜，惟恐其不求胜也；诚能以德成名，惟恐其不求名也。

心有十疾：尊则亢，卑则委，富则骄，贫则隘，乐则散，忧则结，平则懦，怒则溃，恶则狠，爱则溺。此十疾者，勿易言之。除之能尽，可以平天下，有一不除，不可以行于妻孥。尽除之，圣人不能有加；渐除之，幼学亦可以勉而行也。君失其道，听命于臣；心失其道，受役于物。彼不自觉其为役，方自以为得主；不知其以物徇心，遂诱于物也。御寇易，御物难；破阵易，破诱难。寇，毙我者也；物，遂我者也。中之者甘之，若将以之为生，不得不可以为生；若将以之为人，不得不可以为人。物毒于寇，惟大勇者能御之；诱险于阵，惟大智者能破之。有外御，有内制，御之严则欲不内动，制之力则物不外引。化由勉入，不得不然也。

贪财淫色，小人之欲也，非吾之所患也。吾之所患者，欲挟理而处，挟义而行。岂惟人不能辨，亦且不能自辨。是学也者，藏欲之藪也。君子之欲，虽与小人之欲不同，以此治心，同归于灭心；以此治世，同归于乱世。道为治本，欲为乱根。世之攘攘藉藉者，皆由欲起。有欲不除，除之不尽，而欲治天下，欺天下乎！玺一也，其文之见于朱者，千万如一也，惟心亦然。见于事者，外同于内，不异毫末。以道心而不成治，是玺本籀篆而朱为鸟迹也；以非道之心而幸治，是玺本鸟迹而朱为籀篆也。

天地之大也，历年之远也，人生其中，飞尘隙景耳。其不让于天地历年者，以心体全，性功大也。妄者乃外诱于物，内徇于欲，溺于世，从于体，汨于贫富，颠乱于忧乐，此其生没与草虫何异？博奕有胜负，饮酒有庆罚，当其时，亦喜亦愠也。博已饮散，喜愠安在？彼妄者之所营，亦犹是也，斯言也，众人皆知之，贤者亦有所不免焉。徒知不如不知，贵能为之。

去名

名者，无修为之劳，有贤良之品；无不与之人，有胜真之美；无难合之君

卿，有骤得之富贵；与终身勤修老而不遇者，其劳逸得失何如哉！诗云：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？不狩不猎，胡瞻尔庭有县貍兮？不耕得谷，不猎得兽，好名者之捷得如是，此后生之所奔走，正直之人或不免改行者也。若好名者但自窃其名，自败其德，其亦无害于世，乃使举世慕之，无非窃名之人，无非败德之人，其害大矣。盖名者，虚而无实，美而可慕，能啗心而灭其德，犹钻核而绝其种。心之种绝，则德绝。德绝则道绝，道绝则治绝。人人为学，而世无真学；人人言治，而天下愈乱。名之为害如是，从来论者皆未及之，何也？古之人虽恶无伪，不知自掩，是以善恶着于外，辨若黑白。幽厉自成其为幽厉，共驩自成其为共驩，未闻幽厉自号为尧舜，共驩自号为皋夔。虽有幽厉共驩，无害于人心者，善恶不混故也。至于春秋，齐桓晋文假名而霸天下，善恶不分矣。桓文内怀无君之心，而外示尊王之义；内为鸟兽之行，而外假礼节之文；多并小国而施继绝之恩，尽窃贡赋而修会盟之礼，民眩于伪，而服其信义，称其有礼；天子忘其偏，而嘉赖其功；数世之后，诸侯犹感德不忘焉。当时之大夫，身为乱贼，事出悖逆，而口道礼义之言，行为忠信之行，人皆称其贤焉。当其时，多无君无父之人，而其事君事父之礼，美哉其可观也；其忠君爱父之言，美哉其盈耳也。自昔至今，十七代之间，同一名敝，而外暴之风，于今为甚。世尚道学，则以道学为名：矫其行义，朴其衣冠，足以步目，鼻以承睫，周旋中规，折旋中矩，熟诵诸儒之言，略涉百家之语。名既成，则升坐以讲，环听者数百人，录以为书，献于公卿，布于海内，自以为孟氏复生、朱子再见。弟子数千人，各传师说，天下皆望其出以兴太平，或征至京师，即以素所讲论者敷奏于上，列为侍从。未有所裨益，即固辞还山，天下益高其出处焉。此道学之名也！世尚气节，则以气节为名：自清而浊人，自矜而屈人，以触权臣为高，以激君怒为忠，行政非有大过，必力争之；任人非有大失，必力去之。相援相攻，其徒蜂起而为之助，不胜则窜于远方、杖于阙下、磔于都市，天下之士闻之益高其义，莫不鼓行而往，愿为之继也。此气节之名也！世尚文章，则以文章为名：宏览博物，赋诗作文，书纸如飞，文辞靡丽，其人又体貌闲雅，言笑便敏，好游善交，誉满京师。斯人也，公卿欲得以为上宾，天子欲得以为近臣。文士无用，其重于天下，不下道学气节二名也。夫文非小物也，汉人之作，文之末也，而况后之琐琐方幅者乎？若夫今日设科之文，吾更不知其为何物也，而亦藉藉于其间。凡此皆文章之名也。此三名者，害心之大者也。

君子为政于天下，治亦多道，莫大于去名矣。去名之道维何？破其术，塞其径，绝其根。此三者去名之道也。何谓破其术？吾既已言之矣，吾不好道学，言孔貌孟、宗朱摈陆者，吾不与也，吾之所与者忠信也；吾不好气节，立朋



党、习攻击、乐流窜、甘挺刃者，吾不与也，吾之所与者正直也；吾不好文章，穷搜泛览，规韩模欧者，吾不与也。吾之所与者圣言也。斯不已破其术乎！何谓塞其径？吾既已言之矣，君臣贤明，不受毁誉，无无实之毁誉，虽或有之，不能上达也，斯不已塞其径乎！何谓绝其根？吾既已言之矣，君日省于上，卿大夫日省于下，不敢暇逸，以求寡过，天下化之，各务其实，无私好恶，斯不已绝其根乎！

虽然，盗跖之里，不皆恶人；曾闵之乡，不皆善人。人类之不齐，道虽行，不能尽化也。是以舜摅顽谗，伊尹墨三风（巫、淫、乱），所以齐之也。若有人焉，自以为圣贤，身居深山而声闻徧四海、动朝廷，公卿虽贤，庶民虽良，不能不眩于其高世之名。此其为害，百于谗人，什于三风，其巧言令色孔壬之魁乎！巧言令色孔壬，是尧之所畏也。君虽圣，不及尧；臣虽贤，不及禹皋，况其下者，岂可容之以惑人而坏治哉！其放流之，不与同中国，害治者乃去矣。既身先之，又明教之，又去其非类，以变好名之风，其庶几乎！

## 五经

五经者，心之迹，道之散见，非直心也。仲尼之时，文籍或多，而其要者惟此五书，乃系易以道阴阳，序书以明治法，删诗以着美恶，修春秋以辨邪正，定礼以制言行。于是学者力行之暇，有所诵习，此博文之事，造道之阶也。至于直指其心，因人善诱，则在论语一书，而继之者又有大学中庸孟子。此四书者，皆明言心体，直探道原，修治之方，犹坦然大路。学者幸生仲尼之后，入其门者，随其力之大小，取之各足，尚何藉于五经乎？取而譬之：五经如禾稼，四书如酒食。酒食在前，即可醉饱；乃复远求之五经，是舍酒食而问之禾稼也，岂不迂且劳哉？虽然，五经何可已也，于易观阴阳，于书观治法，于诗观美恶，于春秋观邪正，于礼观言行。博而求之，会而通之，皆明心之助，第不可务外忘内，舍本求末耳。若务外忘内舍本求末，三五成羣，各夸通经，徒炫文辞，骋其议论，虽极精确，毫无益于身心。则讲五经者，犹释氏之所谓戏论、庄周之所谓糟粕也，与博弈何异？是故阳明子曰：心如田，经则田之籍也。心已亡矣，而日穷经，犹祖父之遗田已鬻于他人，而抱空籍以为我有此田，可乎？此学经之准也。

近世之于五经，羣疑多端，众说蜂起，不可以不定所从。子思之后，世有哲人，孔安国仲尼之十一世孙也，仲尼既没，诸儒则讲习于冢上，至汉不绝。安国尤长于书，乃其家学而又得闻于诸儒之言，其所作书传，必得其真。学者舍安国其奚从！诗之序，必仲尼之徒为之，以序言绎诗意，论世论人，言隐而义显，大毛公及事荀卿，其去仲尼之世未远也，其创为传也，尊序如尊经；小毛公又继成之，郑氏遵畅厥旨，诗之义大明。学诗者舍毛郑其奚从！至于

左丘明身为鲁史，其所记述，本末周详，典礼彰明，仲尼取之以修春秋，丘明即史为传，以明仲尼之褒贬，更无可疑。杜氏又推五体（五例），触类而长之，以发传所未发，春秋之义大明。学春秋者，舍左氏其奚从！

自宋及明，世之学者，好争讼而骂人，为创见以立异，以其意断百世以上之事，繁引曲证以成其自是。凡周汉以来授受之有本者，皆草刈而粪除之。暴秦烧之于前，世儒斩之于后，其亦甚悍矣哉！今人于五经，穷搜推隐，自号为穷经，此尤不可。何也？当汉之初，学者行则带经，止则诵习，终其身治一经，而犹或未逮。若是其难者，何也？盖其时经籍灭而复出，编简残缺，文辞古奥，训义难明，是以若是其难也。今也不然，训义既明，坐享其成，披而览之足矣。虽欲穷之，将何所穷！

甄也老而知学，寡闻而善忘。于诗患毛郑之言大同而小异，说诗无两是之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以便称引，故于诗有言（自着《毛诗传笺合义》）；于春秋患左氏之言太简，取触类而长之义，以通其所未及，故亦有言（《春秋述传》），使养子写以为册，忘则检之，其于诗春秋之旨，如听家人之言、闾巷之语，更不劳我心思，妄起疑义；书未及为也。甄老矣，礼[书]繁而未能读，且徐俟之；至于易，固在道阴阳、穷性命、知进退，然必占事知来，乃可以用易。不能知来，非占矣，易为空理矣。他日若有所受则为之，不然，其亦已矣。

吁嗟乎，人之于道犹门也，而不出入于门；人之于道犹饮食也，乃饮食而不知味，其异于禽兽者几希矣！故夫心之不明，性之不见，是吾忧也！五经之未通，非吾忧也！

非文

古有文，典礼、威仪、辞命皆是也，不专以名笔之所书。笔之所书谓之言。若书传之言谓之文者，数之曰“文成几何”，盖指六书而言。六书有义，故谓之文，非缘饰其辞而谓之文也。说如其事，辞如其说，善说者有伦有叙，博征曲喻，听盈耳焉；善辞者有伦有叙，博征曲喻，书之于策，五采绚焉。是言也，不谓之文也。古之善言者，根于心，矢于口，征于事，博于典，书于策简，采色焜耀。以此言道，道在襟带；以此述功，功在耳目，故可尚也。汉乃谓之文，失之半焉。唐以下尽失之。迨乎近世之言文者，妄谓有体，妄谓有法，妄谓有绳墨规矩。二十三代之编籍，阂塞其心；序论传志之空言，矫诬其理。是以秦以上之言如膻肉，唐以下之文如菜羹；秦以上之言虽少也，重于钩金；唐以下之文虽多乎，轻于车羽。是何也？务炫于文，束于俗，格而不遂其言也。

文必有质，今世求文之弊，尽失其质矣。昔京师有琢冰为人物之形者，被

以衣裳，缀以丹碧，神色如生，形制如真。京师天寒，置之堂背，逾日不变。变则修饰之。往观者日数百人，皆叹其巧，惊其神。一日语众曰：孰能与我三斗粟？吾授之以吾技。人无应者。乃问之曰：吾之技亦巧矣，吾欲鬻技得三斗粟，而人无应者，其故何也？有笑之者曰：子之技诚巧矣，子何不范金琢玉为夏殷周汉之器，可以宝而不瓌。今乃琢冰为玩物，其形虽肖，不日而化矣。吾甚惜子之技巧而非真，心劳而无用，可以娱目前而不可以传久远也。文而无质，亦犹是也！

物有象，象有滋，取则为书，有蝌蚪篆籀之文。迨于末世，变为俗书，媚容佻姿，尽亡其制矣；图画者，铸于钟鼎以垂法，绘于衣裳以明尊，施于屏壁以示戒。迨于末世，为川岩为草木为羽毛为士女，以取悦于人，尽失其意矣；古之言变为今之文，亦犹是也。彼二者虽失也，无与于治乱。若夫文，流为曲工，流为末技，以取悦谐俗，使人心轻气佻，窃誉失真。道丧于此，其亦百十之十一也！

知言

唐子至常州见方子，方子不喜名士，见唐子则大喜，馆之书室，谈四日夜不倦。方子曰：人皆疑先生之言兵。唐子曰：世之称良将者，人乎，神乎？曰：人也。所云大敌者，人乎，鬼乎？曰：人也。唐子曰：若良将克敌，为神之斩鬼，则吾不敢言。若皆人也，何疑于吾言？彼市里少年、妇人、小子行诈以欺人，皆兵法也。

方子曰：先生之文奇矣，吾欲为文，若何而可？曰：古人岂有所谓文哉，达其言耳。后人喜其言，误以为文，世人善为文不善为言，如刍马木鸢，故不奇。我不善为文，善为言，如驰马飞鸢，故人见以为奇。

方子曰：昔者先生之治长子也，如之何？曰：为治未终。曰：虽然，愿闻其意。唐子曰：四境如我墙垣，土田如我园圃，道路桥梁如我户庭，庐舍如我屋宇，蓄积如我仓廩，男女如我妇子，如斯而已。

盖唐子三发言，而方子三称善焉。方子馈金与褥，执一扇，请曰：吾二月将入京师，乞先生送我以言而书诸扇，朝夕诵之。唐子乐其知言也，乃言曰：人难知也，观其貌则敏，听其言则辨，询之事则多习，使之治民而民或不便；观其貌则鲁，听其言则讷，询之事则十难而不得一，使之治民而民或安之。人之难知如是。昔吴中有名医，华舆美裘，颜如渥丹，舌如转轴，疾病之家非其药不饮也，有病愈者则曰果医之良，有死者则曰良医不能生死人。是医也，不任杀人之罪，而获显名厚利者，疾病之家任耳目之过也。吴中多知名士，子未尝问焉。谓朱熊占良士也，而习于礼。今独因我书问之，可谓不任耳目矣。吾更言此者，欲子以取熊占者取天下士也。唐子反，书其言于扇，以致方

子。

鲜君

治天下者惟君，乱天下者惟君。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，君也。小人乱天下，用小人者谁也？女子寺人乱天下，宠女子寺人者谁也？奸雄盗贼乱天下，致奸雄盗贼之乱者谁也？反是于有道，则天下治，反是于有道者谁也？师尹皇父无罪，勃貂骊姬无罪，后羿寒浞无罪，何云无罪？毒药杀人，不能杀不饮者。伊尹周公无功，何云无功？良药生人，不能生不饮者。一贤人进则望治，一小人进则忧乱，皆浅识近见，不知其本者也。海内亿万之生民，握于一人之手，抚之则安居，置之则死亡，天乎君哉，地乎君哉！

上观古昔，尧舜禹启，治世惟久。夏殷西周西汉，治多于乱。治世多者，虽有昏主，赖前王以安也。其余一代之中，治世十一二，乱世十八九，前帝泽薄，无以保其后故也。君之无道也多矣，民之不乐其生也久矣，其如彼为君者何哉！

天之生贤也实难，博征都邑，世族贵家，其子孙鲜有贤者，何况帝室富贵，生习骄恣，岂能成贤？是故一代之中，十数世有二三贤君，不为不多矣。其余非暴即闇，非闇即辟，非辟即懦，此亦生人之常，不足为异。惟是懦君蓄乱，辟君生乱，闇君召乱，暴君激乱，君罔救矣，其如斯民何哉！呜呼，君之多辟，非人之所能为也，天也。天无所为者也，非天之所为也，人也。人之无所不为也，不可以有为也，此古今所同叹，则亦莫可如何也已矣。

匡君治国之才，何世蔑有？世无知者，其才安施？虽使皋夔稷契生于其时，穷而在下，亦不过为田市之匹夫；達而在位，亦不过为将承之庸吏。世无君矣，岂有臣乎！然则三代以下，君子之所学不皆废乎？是不然，君有明昏，世有治乱，学无废兴。善事父母，宜尔室家，学達于人伦；寒暑推迁，景新可悦，学達于四时；薄天而翔，腾山而游，学達于鸟兽；山麓蔚如，海隅苍生，学达于草木。吾于尧舜之道，未有毫厘之亏也，奚必得君行道，乃为不废所学乎！惟是贤君不易得，乱世无所逃，坐视百姓之疾苦而不能救，君子伤之矣！

抑尊

圣人定尊卑之分，将使顺而率之，非使亢而远之。为上易骄，为下易谀，君日益尊，臣日益卑，是以人君之贱视其臣民，如犬马虫蚁之不类于我，贤人退，治道远矣。

太山之高，非金玉丹青也，皆土也；江海之大，非甘露醴泉也，皆水也；天子之尊，非天帝大神也，皆人也。是以尧舜之为君，茅茨不剪，饭以土簋，饮以土杯，虽贵为天子，制御海内，其甘菲食、暖粗衣，就好辟恶，无异于野处也，无不与民同情也。善治必達情，达情必近人。陈五色于室中，灭烛而



观之则不见；奏五音于堂下，掩耳而听之则不闻。人君高居而不近人，既已瞽于官、聋于民矣。虽进之以尧舜之道，其如耳目之不辨何哉！

人君之于父母，异宫而处，朝见有时，则曰天子之孝与庶人异。人君之于子孙，异宫而处，朝见有时，则曰天子之慈与庶人异。人君之于妻，异宫而处，进御有时，则曰天子之匹与庶人异。骨肉之间，骄亢袭成，是以养隆而孝衰，教疏而恩薄。谗人间之，废嗣废后，易于反掌。不和于家，乱之本也。亲虽至昵，亦有难谏；友虽至私，亦有难语；师虽善诱，亦有难教，而况君乎？人君之尊，如在天上，与帝同体。公卿大臣罕得进见，变色失容，不敢仰视，跪拜应对，不得比于严家之仆隶。于斯之时，虽有善鸣者，不得闻于九天；虽有善烛者，不得照于九渊。臣日益疎，智日益蔽，伊尹傅说不能诲，龙逢比干不能谏，而国亡矣。

蜀人之事神也必冯巫，谓巫为端公，禳则为福，诅则为殃，人不知神所视听，惟端公之畏，而不惜货财以奉之。若然者，神不接于人，人不接于神，故端公得容其奸。人君之尊，其犹土神乎？权臣嬖侍，其犹端公乎？无闻无见，大权下移，诛及伯夷，赏及盗跖，海内怨叛，寇及寝门，宴然不知。岂人之能蔽其耳目哉？势尊自蔽也。

直言者，国之良药也。直言之臣，国之良医也。除肤疡、不除症结者，其人必死；称君圣、谪百官过者，其国必亡。所贵乎直臣者，其上攻君之过，其次攻宫闈之过，其下焉者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，是疡医也。君何赖乎有此直臣，臣何贵乎有此直名！是故国有直臣，百官有司莫不畏之。畏之，自天子始。昔者明显帝（神宗）食，庖人进鳖，显帝食而甘之，舍箸而问曰：吾闻刘光缙禁鱓鳖之属，安所得此鳖也？左右对曰：取之远郊。显帝曰：自今勿复进此，恐犯御史禁也。以万乘之尊，下畏御史，可以为帝王师矣。

位在十人之上者，必处十人之下；位在百人之上者，必处百人之下；位在天下之上者，必处天下之下。古之贤君，不必大臣，匹夫匹妇皆不敢陵；不必师傅，郎官博士皆可受教；不必圣贤，闾里父兄皆可访治。尊贤之朝，虽有佞人，化为直臣；虽有奸人，化为良臣；何贤才之不尽，何治道之不闻！是故殿陛九仞非尊也，四译来朝非荣也，海唯能下，故川泽之水归之；人君唯能下，故天下之善归之。是乃所以为尊也。

得师

太甲违师保之训，多行不义，商之天下且危矣。处于桐宫，深自怨悔，敬承伊尹之训，克终厥德。此皇天之所以佑商也。武王崩，成王幼，不知周公之功，以流言疑公，周之天下且危矣。天降烈风疾雷，成王惧，启金縢之书，乃知周公之忠，迎公而服其训，卒为贤君。此皇天之所以佑周也。二君一昏一孺

，何速变若是哉！先有得于学也。太甲之嗣位也，伊尹陈三风十愆之戒（巫风：舞、歌；淫风：货、色、游、畋；乱风：侮圣言、逆忠真、违耆德、比顽童），谓有一必亡，德无大必兴，不德无小必坠。太甲知之矣，然狎于习而忽之，及其去宫室之安而处于陵墓之野，声色之好绝，左右便习不从，困苦忧思，自悔其过，以为师保既放我，羣臣不悦，百姓不服，天下必且叛我，乃自咎往背师保之训以至于此也。是太甲之改德，由学致也。成王嗣位于冲年，周公无日不以君臣父子长幼之道训于王，其戒愆之言，具于诗书，成王闻之熟矣，以其幼也而忽之。及殷人叛，庶孽流言，周公辟于东都，天降疾威，成王是时稍长矣，良弼不在，天怒人叛，如履渊冰，乃追思周公训戒之言，我不能用，以至此危难罔救也。是成王之改德，亦由学也。二君幼知学，又困于忧患，乃克自反以明心，故知君德必成于学，而学必得师保。

然必先知学，乃可以得师保。何也？汤有伊尹以遗太甲，文武有周公以遗成王，故有之也不待求也。若夫历三四世，先帝之动旧无存，其可以寄社稷者，必历试于百职焉，必博求于天下之贤人焉。继世之君，身处尊富，狃于近习，不能周知天下之务，又无大患，即有大患亦不能忧困愤发、撤其心蔽。其心不明，岂能识大贤于众人之中？且末世学者不纯，中无真得，好为大言，自信以为皋夔，人主瞽乱不察，遽委社稷而命之，其不至于覆亡者鲜矣。其在殷，高宗求贤之诚通于上帝，梦得圣人，及得傅说，与之语，果圣人焉，遂以为相，继美阿衡。以说之贱，莫为之举，未及于试，一言之间遂知其为圣人，岂高宗之智独绝于人哉？盖高宗幼居田野，学于甘盘，恭敬静默，求道不贰，是以神通于心，智辨于言也。是故治天下必先用贤，用贤必先得师，得师必先辨贤，辨贤必先克私，克私必先浚心，浚心必先好学。此自尧舜以来相传之道，得之则治，失之则乱。治乱之效立见，不可不痛自省也。

天子之学与士同，曰不同者，郭言也。天子斋居静存，与陋室同；诵诗读书，与土牖同；身有贵贱，心无贵贱。亦有不同者，居位如天帝，失位不如农夫，是故天子学同于士，惧而笃学，当百十于士。伊尹未得，先师咎单；传说未得，先师甘盘；周公未得，先师史佚。即无此三贤，列士献诗，瞽献典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瞽赋，蒙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皆可师也。丹墀不施，苑囿不广，珠玉不御，貂锦不服，无有溺其心者，既多受益，又无溺心，譬镜久昏不能辨形，石以磨之、汞以发之，无形不受、无形不辨。心既明，则是非无易主，善恶无匿情，大贤大奸并进于前，不察而别。以是求师，而后师可得，岂有荣公专利、皇父厉民之患乎！

或谓君既明矣，可以进退天下之贤不肖，虽无师亦可。如若所云，虽舜亦不能。舜以天下之明为明，以天下之聪为聪，故能进退天下之贤不肖。然何以

明天下之明、聪天下之聪？非一人能徧察之也，舜之聪明所以能徧天下者，以得禹宅百揆也。禹宅百揆以总内众职，内众职总牧伯，牧伯总都邑之吏，递相稽也。如衣有领，如网有纲，舜则恭己正南面，而天下在其耳目中矣。由太甲成王高宗大舜观之，吾未见君不明而可以得师，不得师而可以治天下者也。尚文者实亡，尚貌者心亡，明庄烈非得师之君，贺逢圣（后投湖死）谢升（后降清）非为师之臣，乃于朝毕之时，降万乘之尊，起对之揖，是于殿廷之上为优偶之观也。

## 太子

自昔有言，教太子必择贤师傅。其在于今，则为罔上之言。公卿之家，千金之子，且轻师傅，何况太子？使师傅教太子，如使弱羊牵大车。然则太子孰教之？天子自教之。天子能教太子，即师傅有益于太子；天子不能教太子，即百伊尹百周公亦无益于太子。太子故尊，必处于卑；故藏，必周于外；故骄，必纳于约。凡教太子勿南面临师傅，进而讲学，师西向坐，傅东向坐，太子北向坐。始讲，则曰“愿受教”，讲已，则曰“谨受教”，勿命进退，进退惟命；勿命饮食，饮食惟命；勿命坐作，坐作惟命。公卿有疾，则使问之；有丧则使吊之，有庆则使贺之，出使则使送之，反命则使劳之，入则降阶迎之，拜则趋左答之，进规则再拜而受之。凡教太子，春使视耕，夏使视耘，秋使视获，冬使视藏，毋多从，毋盛卫，毋辟人，亲其妇子，知其生养，入其庐舍，知其居处，尝其饮食，知其滋味，揽其衣服，知其寒燠。农民者王后之本，土茅者殿陛之本，糟糠者肥甘之本，布帛者冕服之本。不知其本，必丧其末。凡教太子观于桑，则知衣服所自出；观于牧则知服乘所自出，观于牢则知鼎俎所自出，观于泽则知鱼鳖所出，观于圃则知果蔬所自出，观于山则知材木所自出，观于肆则知器用所自出。凡教太子，过市则见贩鬻之劳，在涂则见负担之劳，行道则见征役之劳，止舍则见羁旅之劳。凡教太子，有过必撻，臣待师傅，亢不受命，则撻之；不敬大臣，不礼羣臣，则撻之；今日闻言，明日不能行，则撻之；出而荒游，不知农事，则撻之；出而荒游，不知民穷，则撻之；出而荒游，不知物土，则撻之；出而荒游，不知人劳，则撻之。盖不习牛羊之性者，不可使牧牛羊；不知百姓之生者，不可使治百姓。凡教太子，勿异宫而处，勿异庖而食，勿异笥而衣，异则专主自恣，莫知所为。艳女贼体，阴寺贼性，众佞贼智，虽三朝三问，礼严文备，如优饰然，何有于教！天子视朝之余，太子事师之余，不离左右，慈以笑语，严以诲责，三贼不近，一习常安。

凡教太子，先去女蛊。庶民一妇，晏寝不谨，且以致疾，且以殒命。乃别宫曲房，美女充之，如置膏泽于冶火之中，如置胶革于淫雨之中，岂有幸哉！自秦以来，人君恒不寿，五六十为上寿，四十为中寿，三十为下寿。上寿

十一，中下十九，皆女之由。是故处太子，少不近女，婚不多御，奉巾箒、澣衣裳，母择容，母自置，母敢媠。凡教太子，必除阉蛊。启阖洒扫振衣释袜进簋执壶，布衣数人，供使而止。虽老成历事三世者，使之谨调护、省疾病、视饮食、率羣惰，惟是之责，言宫中之事，则杀之；言朝廷之事则杀之，言百官之事则杀之，言诗书之文则杀之。凡教太子，有不教之教，天子身自为制，是谓不教之教。天子之宫广于大都，妃妾不得不备，阉奴不得不多，宫大人众，将以奚为？将以宫墙为城乎？将使妃妾守陴乎？将使阉奴御寇乎？必大乃尊，必众乃光，是尧舜茅茨，不主四方；桀纣宫台，实为盛王。宫室有损无益，妃妾有损无益，阉奴有损无益。日损岁损世损，太子之生，不见宫室之侈，不见阉妾之盛，不见珍异之供，不见珠玉之器，其朴不雕，其志不淫，是以教易行而学易成。

### 备孝

父母，一也，父之父母，母之父母，亦一也。男女一也，男之子，女之子，亦一也。人之为道也，本乎祖而非本乎外，本之重如天焉。若以言乎其所生，母不异于父，母所从出可知矣，是故重于祖而亦不得轻于外也。礼外论情，服外论义，若之何其可轻也。吾向也知其义而未言，以无文可征也。及读春秋书杞伯姬来朝其子（庄二七年），其斯义也夫。盖妇人归宁，细事也，孺子无知，手挈之而来，尤细事也。于来可勿书，况其子乎？惟诸侯来，曰朝。朝，大礼也，以加诸孺子，重其义也。仲尼欲教天下之人，爱其母之所从出如祖父母，爱其女之所出如其孙，故特起朝子之文以见义也。

人之于父母一也，女子在室于父母，出嫁于父母，岂有异乎？重服于舅姑夫，轻服于父母，非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也。昔为人子，今为人母，于是乃有父子焉，乃有君臣焉，固不得以其身为父母之身也，亦犹为人后之义也。以言乎所生，男女一也；恩不以服薄，服不以恩薄也。此义吾未言之，以无文可征也。及读春秋书纪季姜归于京师（桓九年），其斯义也夫。夫诸侯且不称字矣，王后之尊，同于天子，乃称字乎？称字，所以申父母之尊也。父母之尊，不降于天子，岂降于舅姑。仲尼恐为人妇者习焉而忘其情，尊舅姑、降父母；近舅姑、速父母；亲舅姑，疏父母。故特起王后称字之文以见义也。

### 明悌

人之大伦有五，今存四焉，其一亡矣。昔者孔子之语其徒也，孝悌惟亟，而言忠或寡焉。江汉源而海委，孝悌源而忠委，有先委而后源者耶，有源盛而委竭者耶？异哉，人之好名甚也！忠之为名大而显，史记之，国褒之，昔者明之初亡也，人皆自以为伯夷，乡学之士、负薪之贱夫，何与于禄食之贵厚，有杀身以殉国者。当是之时，天下之言忠者，十人而九，孝之名不若忠之显



大也。故当世之言孝者，千百人而一二。

若夫悌，人莫为之，亦莫言之。悌道之絶也，盖已久于斯焉矣！吾观贤士大夫，亦有忠如比干者也，养如曾参者也，交如叔牙者也，其处昆弟则何如？予之尺穀，则有矜色；乞其斗粟，则有泚颜；善己，则友资之；恶己，则讎视之；侵己，则盗御之。姊妹既嫁，蔑焉忘之，若不知为谁室之妾者然也。内不自知，责亦弗及，彼自矜为完行，吾见其不远于禽兽也。今有居父母之丧，坐作不忘，既免丧而哀不已也，斯不亦孝矣乎？其于兄弟亦且有然。昔者子路有姊之丧，可以除之矣，而弗除也（见檀弓上）。子曰：奚为弗除也？曰：吾鲜兄弟而弗忍除也。夫子亦尝有姊之丧矣，与弟子立而拱尚右也，弟子不知其故，子曰：我尚右者，以我有姊之丧也。由斯观之，可知悌矣。

杀之而不怨，事君之道也；杀之而不怨，事父之道也。其于兄弟亦且有然。昔者象欲杀舜，舜则富贵之富。贵奚足云乎？象忧舜亦忧，象喜舜亦喜，是道也，舜事瞽瞍之道也。人所难能也。舜则施之于弟，且施之杀己之弟。孟子称舜之孝曰：美色富贵不足解忧，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。我且以此称舜之悌矣。曰：美色富贵不足解忧，惟顺于兄弟可以解忧。由斯观之，可知悌矣。

人之爱莫私于其妻，诗曰：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，螓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则爱其色；居同室、寝同栖，则爱其嫜；执蚕绩、功针缕、治酒醴、调燔炙，则爱其助；及其老也，长子孙、训妇女，则爱其成。此性情之常，贤圣之所同也。然爱之之道，则甚下于其兄弟。若子路有妻之丧，可以除之矣，而弗除也，曰：吾思吾妻，而弗忍除也。若尧之二女，日以杀舜为事，舜幸免于死（此为寓言），及立为天子，尊之为妃，宠之为夫人，妻忧我亦忧也，妻喜我亦喜也，则是子路者，溺情好内，君子之所薄也；则是舜者，狂疾人也，且不及杰纣之嬖妹喜姐己也。

昔者高子常问于我矣，曰：君父之重，人皆知矣。若兄弟、若妻、若子，平居奉之，及难免之，其后先轻重若何也？曰：昔也吾尝慎思之矣，差之为五等：一曰君父母，次二曰兄弟，次三曰妻，次四曰子兄弟之子，次五曰朋友。子其权之焉？

内伦

诗曰：鸳鸯在梁，戢其左翼。郑氏曰：鸟之雌雄不可别者，以翼知之。右掩左雄，左掩右雌，阴阳相下之义也。夫妇亦相下以成家也。孔氏曰：易之咸，为夫妇之道。其彖曰：止而说，男下女。以证夫妇相下之道，恒道也。泰之天下于地，其义亦然。夫天高地下，夫尊妻卑。若反高下、易尊卑，岂非大乱之道？而诗之为义，易之为象，何以云然乎？盖地之下于天，妻之下于夫者，位也。天之下于地，夫之下于妻者，德也。

古者君拜臣，臣拜，君答拜；师保之前，自称小子，德位之不相掩也。天子之尊，冕而亲迎，敬之也，亦德位之不相掩也。若天不下于地，是谓天亢。天亢，则风雨不时，五谷不熟。君不下于臣，是谓君亢。君亢，则臣不竭忠，民不爱上。夫不下于妻，是谓夫亢。夫亢，则门内不和，家道不成，施于国则国必亡，施于家则家必丧，可不慎与！

今人多暴其妻，屈于外而威于内，忍于仆而逞于内，以妻为迁怒之地。不祥如是，何以为家？昵则易犯，渎则易衅，弱则易暴，孤则易施，遂至大不祥焉。盖今学之不讲，人伦不明；人伦不明，莫甚于夫妻矣。人若无妻，子孙何以出，家何以成，帑则孰寄，居则孰辅，出则孰守？不必贤智之妻，平庸之妻亦有之。是则如天之有地，如君之有臣，以言乎位，则不可褻；以言乎德，则顾可上而暴之乎？诗云：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四牡騤騤，六轡如琴。高山出云，雨徧天下，天赖以成其施，是以仰止焉，言不可以不敬也。四牡既良，致远不劳，如琴瑟之调焉，言不可以不和也。敬且和，夫妇之伦乃尽。请诵是诗，以为为夫者教焉。诗云：有洸有溃，既诒我肆。德不能服人，威不能加人，入室而逞于妻，洸乎怒之充也，溃乎忿之不可收也，此何为者也？人之无良，至此其极。始为夫妇，终为仇讎，一伦灭矣。请诵是诗，以为为夫者戒焉。

夫妇

唐子宿于汪氏之馆，汪子（汪撰）数言其少子。唐子曰：子爱男乎，爱女乎？曰：爱男。唐子曰：均是子也，乃我之恤女也，则甚于男。汪子问故，曰：好内非美德，暴内为大恶。今之暴内者多，故尤恤女。汪子曰：然。吾之交友亦多矣，处室数十年，无变色疾声者，惟见先生与城西刘子。其它则暴其妻不如待其仆者，亦数见之矣。唐子曰：君不善于臣，臣犹得免焉；父不善于子，子犹得免焉；主不善于仆，仆犹得免焉。至于妻，无所逃之矣。汪子曰：先生有贤妻，故能相和以处。妇人智室而见不通，尝不顺于其家，非尽夫之过也。曰：不然。天之生物，厚者美之，薄者恶之，故不平也。君子于人，不因其故，嘉美而矜恶，所以平之也。人有二子，一贤一愚，当孰怜？必怜愚者。人有二妾，一美而慧，一丑而愚，当孰怜？必怜丑而愚者。而况于妻乎？且怒者，君子善世之大枢也。五伦百姓，非恕不行，行之自妻始。不恕于妻而能恕人，吾不信也。必其权利害，结交与，非情之实也。汪子曰：莫难于处有妾之妻。曰：昔吾先君有二妾，一余氏，一毕氏，衣襦簪饰之用，未尝一问。我年十岁，先君戏以二竹篋使我问遗毕氏。毕氏不受，推之于我之怀中，曰：为我反之，我不阙此。我即阙此，当请于夫人也。先君歿，尝侍先母，夜饮言往事，而因及竹篋。先母大笑曰：孝哉子乎，不知有母，但知有父。汪子曰：有妾如此，亦良妾也。曰：非妾之良也，吾先君处之有道也。

## 居室

王子揆丧妻。明年，将再娶妻，期三月而后就馆。或曰：子既娶，一月可即来，柰何期之三月之后也？王子曰：吾恐夫妇之意未合也。与居三月，意既合，乃可与之言。悦吾之言，诱之以善，其从必轻；戒之不善，其去必易，而后可以事姑，可以宜家。此吾所以三月乃来也。蒋生在侧，王子谓之曰：子若娶，必疏于妻者也。子好交好游，或月不归，或岁不归，或屡岁不归。归则出之日多，入之日少，入则朋来之时多，见妻之时少。度子之情，欢于友而愠于妻，逆意于外而作色于内，将必不免。人不我亲而我亲之，人不我爱而我爱之，人不我敬而我敬之，天下无此人情。以是责妻之不良也，难矣。唐子曰：善哉子揆之论夫妇也。人皆以为夫妇之爱常厚于四伦，其实不然。吾见以为夫妇之相好者，皆由于溺情；溺情，皆由于好色，非是则必相疏，甚者或至于乖离。盖夫妇之道，以和不以私，和则顺于父母，私则妨于兄弟。和则不失其情，私则不保其终。好内者，君子之大戒；戒私也，非戒和也。虽然，上德者少，凶德者少，中德者恒多。中德者，道之善则善，道之不善则不善。唯凶德不移。妬者，男子之所不免也，妬而至于无后，则凶矣。傲者，男子之所不免也，傲而至于凌夫犯上，则凶矣。圣人之所以不能化者有之矣。不得举是以难王子之言也。

## 诲子

昔杨介夫（廷和）谓其子用修曰：尔有一事不如我，尔知之乎？曰：大人为相，位冠羣臣之上，此慎之所不如也。曰：非也。曰：大人为相，三归而为乡人创大利三焉（其归乡修堰、移建坊费修城、置义田），此慎之所不如也。曰：非也。曰：天子南征，大人居守，政事取决如伊尹周公之摄，此慎之所不如也。曰：非也。敢问慎之所不如者何事？杨公笑曰：尔子不如我子也。

唐子曰：鄙哉杨公之语其子也！多其子之为状元（正德六年），而又有望于其孙？请为更之，谓其子曰：慎乎，尔知尔之不如我乎？君子之道，修身为上，文学次之，富贵为下。苟能修身，不愧于古之人，虽终身为布衣，其贵于宰相也远矣。苟能修身，不愧于古之人，虽老于青衿，其荣于状元也远矣。我之教子，仅得其次。尔之教子，且不如我，我复何望哉！

## 善施

礼曰：君子不尽人之欢，不竭人之忠，以全交也。此受交之道，非致交之道。君子于人，欢必不尽，忠必不竭。骄吝者，富贵之恒疾，下人于揖坐，近人以辞气，不可以免其骄也；馈金于人，视其人之有闻而厚之，不可以免其吝也。直能与善，忠能致谋，博能益寡，须济以财则反之。临财可以辨贤。

唐子有姊之丧，有乡先生来吊，蚤未盥，揽衣而出，先生责之。人皆称直

焉。他日举殡，众助之而谢弗与也。唐子有族大夫富，居教之居，仕教之仕，乡人称爱焉。他日罢县，乞其负，而归之半也。施学而居财，世多其人矣；学必非学。诗云：不僭不贼，鲜不为则。取友之道也。诗云：心之忧矣，子之无服，交友之道也。

大信必谨于小，急难相要，苟非忍者，不失其言也。是不足以为信。必釜鬲之约，三年不忘，不易其日，不易其物，有贾于交广者，或语之以欲得椰实。比及三年而反，其人已死矣，乃陈椰实于位而告以复之。唐子闻之曰：推斯义也，可以寄社稷矣。乱国之心散，非信不能结也；贫士之言轻，非信不重于人也。其不然者，不由于中，其外莫喻；积之不渐，其行不洽。

唐子之妻问于唐子曰：子行忠信而人多不悦，其故何也？曰：稻麦谷之美者也，炊之不熟，人将弃而不食，岂可以咎人哉。吾反而求之釜甑中矣。

唐子曰：善佞者必以信行佞，善诈者必以信行诈。世多悦之。不悦，非君子所病也。君子之处贫士惠非难，不慢为难；惠焉而将之以慢，不得不受，是受慢也。使其受之，惟礼所安，惠之善也。辞受者，礼之大节，士之知义者不敢废也。以慢受惠，所以免死也。丰其酒脯以餐之，则感其德而心伤；恤其父母之老而赐之帛，则感其暖而心伤；哀其妻子之饿而饷之粟，则感其饱而心伤。感之者，感其救死也；伤之者，伤己之辱于受也。慢者，非礼文之疏，饮食之薄也。共揖不失，其覩若无；问答不失，其语若忘，是慢也。礼有仪，有实，见尊于己者而下之，见己敌者而衡之，见卑于己者而上之，礼之仪也。接贱士如见公卿，临匹夫如对上帝，礼之实也。仪有尊卑，实无厚薄也。

甚矣世之衰也。虽不义之财。君子亦取焉！仕者鬻狱以惠人，求者鬻狱而得之，以为无害于义，不知其为盗也。扬人之善，德之大者也，能扬一乡之善者，必使闻于一乡；能扬一方之善者，必使闻于一方；能扬天下之善者，必使闻于天下。知善不扬，是蔽其善。蔽善之人，天命不佑。扬人之善，不啻显其善也；善既广闻，与之者众，必有周其穷乏，救其急难者。唐子之母弟（李长祥）之子隍，来自番禺数千里，求葬不获，问于唐子曰：子何以得葬吾姑？唐子曰：吾友魏叔子葬之也。曰：吾闻叔子之死，先姑之葬四年，前资之乎？曰：非也。吾著书而人不知，叔子乐称之，人多知之者，以是得助。是葬吾父母者，叔子也。

用财之道，必先冻饿，葬次之，婚次之。今年不葬，可待来年。今年不婚，可待来年。不惜重施之，为其足称于人也。朝不食，不能待夕；夕不食，不能待朝。缀絮无温，蜎体不直，一日寒侵，强者病，弱者死。忽其急而缓是谋，昧于施矣。惠人之道，必先鲁弱，强有力者次之，敏多谋者次之，忠献之后次之。天薄其生，人憎其貌，吾不恤之，是助天人为虐也。自致有半，所藉有



半，助之易矣。从而壹之，则不得其半，况反之乎？

听讼之道，必先负担，巨室多财次之。夺之十束薪，立绝其食；负千金于万金之家，曾不少损其启处。有司常置小而论大，是重余财之得失而轻夫妇之生死也。为政之道，必先田市，死刑次之，盗贼次之。杀人之罪，一县之中岁或一二人；多盗之方，一府之中岁不数见，其为害也恒少。农不安田，贾不安市，其国必贫。无残而民多死亡，无盗而室多空虚。农安于田，贾安于市，财用足，礼义兴，不轻犯法，是去残去盗之本也。

千金之产，其生百五十，分而三之：一以为食，一以待不虞，一以周饥寒。倍之，则凶岁可备焉。千金之富，可惠戚友；五倍之富，可惠邻里；十倍之富，可惠乡党；百倍之富，可惠国邑；天子之富，可惠天下。

交实

若有友焉，见唐子有忧色，则问之曰：子何为不豫？曰：无食也。是友也退而叹曰：吾且无失之于行道之人，况良友乎！于是周之。已其富者与，发廩而输之粟，发篋而馈之金，终其身无乏焉。已其贫者与，释敝衣以遗之，分疏食以饷之，不须臾缓。姑以救其一时之急，且徐谋之以善其后焉。

若有友焉，知唐子秋不尝，则必问之曰：子何为不祭？曰：无以供尊俎也。是友也慨然而叹曰：祭大事也，死不能祭，犹生不能养也。不亦伤乎！其周之。于是使人遗之一肩豕，一膊羊，双鸡匹鱼，旨酒嘉谷。富则如是。贫则鱼蔬醴酒，皆可助之以成礼焉。告之曰：秋分逝矣，虽后，可追也。子以贫失，非以事失。今日不能，明日追之。明日不能，再日追之。其何伤！礼虽无文，是亦礼也。

若有友焉，知唐子无妾，则问之曰：子无子，何为不买妾？曰：无财也。是友也入寝不安，抚子不乐，飧祀不忘，为之图买妾。计己之廩篋而有损焉，计己之出纳而有损焉，计己之昏姻燕币而有损焉。日损之而不足，则以月。月损之而不足则以岁。今岁损之而不足则以来岁，必济而后已。其或诸计之而终无济也，则告于其仕之识者，告于其友之好义者，未得所请，则如樊冒勃苏（申包胥）泣于秦王之庭，雀立而不转。则忍者必动心焉，吝者必强助焉。不然，岂以朋友之交而不能为图二十余金，岂以二十余金之微而坐视千百世之故家绝于一日哉！谅为友者不当如是矣。

吾之为此言也，非缺望于我友也。立此三义，以明朋友之道固当然也。若我与友易位而处，以是待友，务竭其力以完我分，奚以自多乎哉！

或曰：友也者，所以讲学进德也，非以财交也。固也，然而冻饿偏矣，不可以言礼；考妣馁矣，不可以言孝；先泽斩矣，不可以言传。于斯讲学，何学可讲？于斯进德，何德可进？必使不陷于死、不绝于先、有继于后。此三者

，正所以讲学也，正所以进德也，是所赖于二三友也。

### 食难

唐子有冶长泾（距长洲县城27里）之田三十亩，谢庄之田十亩，佃入四十一石，下田也。赋十五，加耗，加斛（为保足额足量所加征者）及诸费又一焉，为二十三石。大熟则余十八石，可为六口半年之用；半熟则尽税无余，岁凶则典物以纳。尝通七岁计之，赋一百五十四石，丰凶相半，佃之所获不足于赋，典物以益之者六斛，而典息不与焉。于是有田而无食，且有害于食，将及于冻馁矣。乃谋诸妇曰：不可以为家矣，吾欲贱鬻此田，归衷（其养子，姓沈）于其家，任原（其仆，姓唐？）所之。鬻田之金，子怀大半，以寄食于王氏之壻（闻远）。我怀小半，游诸名山，寄食于僧舍。人之生也，岂能常保？夫妻家人，终归于无。聚处之日无多，母恋此也！妇曰：不可。吾老矣，岂能复俛首于他人之宇下，察颜观色，以求无拂于人？吾不能也。所欲多违，所恶多受，吾不堪也。且子亦老矣，衰而多病，独身远游，无左右之者，饮食不时，寒暖不适，若有疾病，其谁将之！此尤不可为者！子其更为计焉！唐子数日思之，而无以为计也。吁嗟乎！明之赋于吴者，半其田之所获。建文皇帝令亩税一斗，至仁也。成祖篡立，则复其故。若今得亩税一斗，吾守四十亩之下田，岁熟则有三十七石之粟，可以足食；半熟则收半、谋半可以无饥；大凶则一岁之计犹可假贷典鬻，虽不免于饥，而犹不至于死。夫妻仆婢，岂有离散之忧哉。今若此，虽有善为谋者，亦无可如何矣！

有言经可贾者，于是贱鬻其田，得六十余金，使衷及原贩于震泽，卖于吴市，有少利焉。已而经之得失不常，乃迁于城东，虚其堂，已居于内不出，使衷、原为牙，主经客，有少利焉。

客有诮之者曰：先生昔尝举于闾中之场（时顺治14年，28岁），宦于丹朱之封（时康熙十年，42岁），亦不贱矣。秉心不贰，为行无遗，独违乎末俗所尚，可谓高矣；学诗书，明春秋，而身合乎古人之义，人皆称为君子，可谓贤矣。今春秋高矣，乃自污于贾市，窃为先生不取也。唐子曰：天下岂有无故而可以死者哉！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，所以成义也。非其义也，生为重矣。今欲假布粟于亲戚而不可得，假束藁于邻里而不可得，或得担粟于朋友而不可为常。一旦无米无藁不能出户，岂有款门而救之者！吾虽不贵、不高、不贤，亦父母之身也，其不可以饿死也明矣。今者贾客满堂，酒脯在厨，日得微利以活家人，妻奴相保，居于市廛，日食不匮，此救死之术也。子不我贺，而乃以诮我乎？客曰：天下惟匹夫匹妇，无能无所与之人，乃有死亡之患。其有薄伎者，虽困穷无伤也。以先生之文学，达于政体，为奏为檄为谕，足以开人心而显令誉，上之可为幕府之宾，下之亦不失为司郡之馆客，亦足以给家食。奈

何而自卑若此？唐子曰：子虽明于计而不明于时。上古无养贤之名，中古乃有养老之礼。养老所以教孝也，非为饮食之也。盖其时上富下足，贤者皆已在位，无待于养，此盛世之风也。降及下古，争用甲兵，不尚礼义，士乃贫而无节，于是富贵大臣收而置之门下，肉食者几千人，而皆得以赡其室家。又若关市疆场诸小吏，人皆可为之。降及末世，又有辟召署职之门，士之贫者犹有所藉焉。斯二者，降志屈身，士道亦既丧矣。然而士之无田，不至于饥饿困踣者，犹赖有此就食之所也。其在于今，斗食小官皆出于朝廷选授，虽有贤能不得为也。昔之辟召，犹盛事也。公卿贱士，士无及门者，不敢望其犬马之食，即求其鹅鹜之食而不可得也。昔之致客，犹盛事也。若其所好，则有之矣：善贾之徒、善优之徒、善使命之徒、善关通之徒。此诸徒者，多因之以得富贵矣。此其伎，士能之乎？即能之，其可为乎？子若有可得之途，吾不及纓冠而从之矣。客曰：吾尝闻先生与人言学，内制心，外制行，先明义利之辨。此吾所心服者。民之为道，士为贵，农次之，惟贾为下。贾为下者，为其为利也。是故君子不言货币，不问赢绌。一涉于此，谓之贾风，必深耻之。夫贾为下，牙为尤下，先生为之，无乃近于利乎？愿先生舍此而更图为生之计。唐子曰：吕尚卖饭于孟津，唐甄为牙于吴市，其义一也。

### 守贱

唐子谒贵者，达名，不称晚。曰：吾不敢也。吾为贫而仕，为知县十月而革为民，吾犹是市里山谷之民也，不敢与大夫士论尊卑也。

孟子曰：天下有达尊三：爵一，齿一，德一。唐子曰：天下有三尊，我独有其二焉。或曰：何谓也？曰：爵之尊不達于我也。或曰：志傲贵乎？曰：非然也，吾不敢也。吾为贫而仕，为知县十月而革为民，吾犹是市里山谷之民也，不敢知爵之尊也。

中庸曰：天下之达道五：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妇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。唐子曰：自古有五伦，我独阙其一焉。或曰：何谓也？曰：君臣之伦不達于我也。或曰：子居盛世，志巢父乎？曰：非然也，吾不敢也。吾为贫而仕，为知县十月而革为民，吾犹是市里山谷之民也，不敢言君臣之义也。

### 独乐

居沃洲之山者曰石氏，居南洲之山者曰丁氏（在浙江新昌），此二氏者，东汉之民也。山深城远，世耕于斯而无达者。昔者明之亡也，唐子从其父避于南洲，有田一顷，有圃五亩，有竹延山三里。父食鸡豕，奴牧羊耕灌，春[春]葛蕨，将以为石丁氏也。舅（李长祥，为明侍郎）战石郭，乃去之而居于五湖之滨。唐子之父有疾，谓唐子曰：浙江之上，三泉之隩（指兰溪），我唐氏之所出也。其山可隐，我幸未即死，将往居之。寝疾以没，不得徙焉。

当是时，唐子之年二十有一矣。欲得志于天下，尝读汉书至严光传，勃然大怒，椎几而起，投书于地，骂之曰：猾贼，我知汝折辱圣主，为王莽报仇者也。妇闻之大惊，以为与客争斗也，疾趋来视之，唐子告之故。妇笑曰：君自无所发愤，严光何罪焉。当是之时，气盖天下，上望伊吕，左顾萧张，岂不壮哉！母老无食，乃出而远游，度熊耳之山，几为虎伤；困于会稽，危于大别（疑指汉阳之鲁山）之江；宦于长子，再辱于燕，隗于滑卫汝澠之间。如是者二十余年，卒无所得食，形貌牴委，志气销亡，于是乃慨然而叹，谓其妻曰：吾甚悔向者骂严光之过也。

或与唐子论隐，曰：隐者辟世，犹麋鹿之辟人也。鄙夫患不得其君，犹犬豕之豢于人也。二者，性相反也。唐子曰：不然也。子未识隐者之情，是以云尔也。尧得而豢之，桀亦得而豢之者，犬豕也；见桀而逸，见尧而亦逸者，麋鹿也。君子遇尧不为麋鹿，遇桀不为犬豕，适于时而已矣。曰：豪杰失志，与沮溺游，顾瞻卿相之位，得毋动于心乎？唐子曰：不然也。子未识隐者之情，是以云尔也。君子之行藏，近譬诸身，其犹寢兴之于昼夜乎：披衣而兴，目用明，耳用聪，口用言，体用仪。非故为动也，当昼则然也。及其灭烛而寝，虽有锦绣丹青之文，不欲观也；虽有箫鼓琴瑟之音，不欲听也；虽有煎熬燔炙之味，不欲尝也；虽有冠带舆盖之美，不欲御也。非故为静也，当夜则然也。顺时而隐，犹当夜而寝也。当是之时，加以卿相，富以黄金，是犹夜起寝者，与之观色而听音、甘味而乐游也，岂其所愿哉！

天地之始，生民之初，无治无乱之世，不可得而见也。人生行年二十，不知十七年之世；行年五十，不知四十七年之世，而况生民之初！是不然也。古亦此天地也，古亦此日月也，有扰天地而眯日月者，是以不可得而见也。及去而之深山之中，与草木并生，与鸟兽并游，不见城郭，不见朝市，无锦耀褐，无车加徒。生民之初，亦若是焉耳。惟圣人能善污世，其次处之，又次避之。避之者，避于此也。

老聃曰：天下有大患，为吾有身。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。唐子曰：何谓大患？腰领不能当挺刃，面目不能当僇辱，腹肠不能当症结，易铄之精不能当忧虑。是谓大患。何谓有身？人有此生，惟知此身；狗名以显身，狗爵以尊身；狗财以肥身，是谓有身。何谓无身？人皆有生，我独得其所以生；人皆有死，我独得其所不死。不以生者丧其所以生，不以死者丧其所不死，是谓无身。爱者欲中其爱，憎者欲中其憎，是以身为的也，岂不殆哉！我不自爱，孰能爱我？我不自憎，孰能憎我？不能爱我者不能辱我，不能憎我者不能杀我。火能流金，不能焚空，夫是之谓无患也。

养重



苟非仕而得禄，及公卿敬礼而周之，其下耕贾而得之，则财无可求之道。求之必为小人之为矣。我之以贾为生者，人以为辱其身，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。虽然，身为贾者，不得已也。溺而附木，孰如无溺。昔者荆州大水，饥者万人。张居正为政，皆食而活之。是时荆州之士二百余人，赖食以活者五十人，其不食之者，皆有田而有蓄者也；其食之者，皆无田而无蓄者也。于是得食者皆德之，而处于居正门下，大则贵，小则富。及居正没，皆禁不得进用焉。

昔者蜀有二士，曰骆纯，曰殷正，以文学称。杨荣为相，使使奉书币二，而属之于布政使曰：骆殷二子，蜀之隽士也。吾怀其人久矣，君其为我致之来。于是骆子贫而无妻，教生徒于乡里；殷子富有田园畜牧山林之饶。骆子受书币，越三日而启行；殷子辞以疾，固不肯行。其友劝之行，殷子曰：吾非不知杨公之贤，可与为交，且力能进用我也。然富贵之家不可客也，危疑之朝不可居也，车马之上，不如我山居之安；公卿之禄，不如我岁入之多。舍己之安而任人之危，舍己之多而受人之少，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矣。遂终身隐而不出焉。

夫荆士、骆子之不能守其节者，食不足也。殷子之能守其节者，食足也。节之立不立，由于食之足不足。食之于人，岂不重乎！其在古昔，诸侯能恭俭者，保国之君也；大夫能恭俭者，保家之主也。今之为士者何独不然？若数口之家，有五十亩之田，俭而守之，可以无饥矣；有百亩之田，俭而守之，可以自足矣；有二百亩之田，俭而有蓄焉，可以周亲戚邻里矣。顾有此田实难。无则固穷，有之则俭守勿失、以遗子孙，是立身垂后之要道，不可不察也！

## 居山

唐子病不见宾，有歛门者，仆妇以一筒一笈[笈]入：简署黄山道人方熊（乌程方熊，字飞厓，有带湖草堂集、南浔文献志，不知是否此人），笈[笈]乃人所为“赋归黄山”诗也。诗道景物，而不言所居之志。唐子曰：斯人也与作诗者，皆不善居山。居山者，乐其有乔林幽谷乎，乐其有鸣鸟游鱼乎，乐其茅宇场圃之安乎？古之贤者，避世而入于深山之中，虽乐其有此，而所乐不在焉。流俗同尚，与之言仁义道德，则或非之；以为是者，亦悦于名，不得其实，非若渴之遇饮，饥之遇食也。有实致之行者，则以为迂而不悦，岂惟师友，且无可与之为邻者。于斯际也，若可不求食而无饥，去而避之深山之中，不亦宜乎！上圣即性而善，贤者动于遇而善，未贤者择所处而善。目不覩营营之形，耳不闻穰穰之声，居不见巍巍之象，所以远习也。市朝之间，岂不可以为学哉？不于动心者制心，亦便于自修也。若见山而后乐，见水而后乐，乐不在心而在外，则山与水虽远于俗，亦溺心之物耳。

尧峰（在吴县灵岩）之下，有比丘洪源，遗唐子以巨篁之根。与之处数日

，见其身如丘山、神如渊水，无疾言，无矜色，无流视，无倾听，心服其静，而自憾未能也。去数旬而复见，则憔悴枯槁，面有忧色。问以胡为若此也，曰：吾徒多人，日食不给，是以若此。唐子口不言而心笑之曰：是静于象而不静于心者也。然则见山而适，有夺其山者而不适；见水而适，有夺其水者而不适。不寓于山水而壹于山水，则乔林幽谷犹之城郭市廛也，鸣鸟游鱼犹之优伶歌舞也，茅宇场圃犹之峻宇雕墙也。

贞隐

凡物之生必有其用：金木土石人之所资，布帛稻麦人之所养，奚必珍宝？败屋之瓦废墙之砾，人之取之则无遗焉。物且有然，而况天下之贤人乎！贤而不致于用，吾见其不瓦砾若也。父子之恩，君臣之义，岂徒大伦之不可废哉？恩以成材、义以致用也。今夫弓之为物，可以御暴可以定乱，物之可贵者也。然而良工为之，必得善射者引而发之。苟不操于善射者之手，则亦筋弛角拨弦绝已耳。虽有良材，天下之弃材也；虽有良工，天下之弃工也。身犹弓也，父犹良工也，君犹善射者也。故夫不得乎君而居于林、观于川者，心虽乐之，非所愿也，不得已也。

古无许由。许由者，是庄周之荒言也夫。当是之时，谋尊灭仁，谋富灭义，争城争地，覆军杀将，血流海内。驰说之士不骛于西则骛于东，不骛于东则骛于西；黄金在前，白璧在后，天下之士大夫相斗而取之，如羣犬之攫骨也。庄周恶之，则为之言曰：尧让天下于许由曰：夫子日月也，我燭火也，我不能治天下，请致天下于夫子。许由曰：我居于林而饮于河，我何以天下为哉。其设为斯人也，犹畏累虚（庚桑楚者居畏垒之山）、庚桑楚之伦也。若果有斯人，洪水冒陵，五谷不播，笑踞高山，视民如蛙鳖，虽百四凶之罪，不足以戮之。尧必诛之，着之戒命曰：后世有行坚而僻，无君臣之义，不同百姓之忧者，有如此许由矣。至德之世，莫如尧舜，若遇其时，愿为夔龙之家奴，出则从轮，入则操箒，饱其食余之食，暖其弊垢之衣，死则裂帷而葬之，荣莫大焉，尊莫甚焉！

昔者伯夷、少连、虞仲、夷逸（尸子：夷逸者，夷诡诸之裔。或劝其仕，曰：“吾譬则牛也，宁服轭以耕于野，不忍被绣入庙而为牲），遭乱世能高其志，是以先师亟称之。自夫世多浊行，人有矫情，不知贤哲时驾时息之道，而乃迹其所处，昧其所怀；迹其所乐，昧其所忧。于是以富贵为陋，贫贱为高；卿相为污，野人为洁；乱不出，治亦不出；桀纣招之不来，尧舜招之亦不来。若此者，禽鹿之类也，论于贤哲之隐，如龙与蚓，其辨远矣。

天地之气，不能有解而无闭；日月之行，不能有盈而无亏；九渊之龙，不能有升而无潜；蝼蚁之族，不能有启而无蛰；历数之运，不能有清而无浊；圣

人之道，不能有幸而无废。此际穷之厄，亦时极之常也。愚者反之，智者顺之。反之者溺其身堕其名，顺之者藏其身而毋丧其宝焉。昔者吕望之未遇也，不逆意其得志于八十之年也。使其七十九岁而死，一东海之老布衣耳。当其七十九岁之前，年老困穷，无以资口食，居朝歌之市操刀屠牛，又之孟津，天下之冲，行旅往来者多，身自执炊卖饭以给食。此市贩者之所羞，闾里少年之所笑也。吕望则安之，乐为贱行以没世，岂常以其兵法奇计出干诸侯，而望身封东海、泽流子孙哉？故夫贤哲之隐，知命之至也，守身之道也，虎决而尸默者也，鹰扬而龟息者也。非以为名高也。

为学之道，制欲为先。彼出而不能反、申而不能屈，必至溺其身、堕其名。博学智士，蹈此者多矣。此无他，欲败之也。人之情孰无所欲？得其正而安之，不得其正则弃之，是为君子。得其正而溺之，不得其正而强遂之，是为鄙夫。人所欲者，食色衣处是也。藜藿之菜，不如羊豕之味；布褐之衣，不如貂狐之温；穷巷之妾，不如姬姜之美；芦壁之屋，不如楠栋之居。此数者，君子岂不欲有之哉？然非其时，则丑其美而甘其恶者，是何也？盖以食其肉，是豢我也；束其带，是械我也；衣其锦绣，是涂墨我也。

唐子饮酒，其妻烹瓜以进。唐子甘之，食之而饱。以食其妻之兄，其妻之兄笑而不食。唐子曰：毋笑甘瓜也，则近于道矣。昔者先子浮河而东，见筑防者，语同舟者曰：吾闻之，一指之穴，能涸千里之河；一啻之味，能败十世之德。乃今于兹见之。夫啻瓜之辨岂小哉，得失之大判也！

人之情，道德不如人则不知耻，势位不如人则耻之。贤者不与立则不知耻，妾妇不为礼则耻之。有不忍小辱而甘蒙天下之大辱者，是又不可以不察也。昔陕之南有稽生者，家贫而好读书，三试三黜，愠而归里。有娶妇者，召客饮酒，其延之上坐者，尽豪贵人也。酒数行，主人出玉卮劝客，以奉豪贵者，而不及稽生。稽生大惭，若无所容其身者。归谓其父曰：主人出玉卮劝酒而不及我者，薄我之贫贱也。人不可以不富贵。我若不富贵，无以生为也。既而李自成入关，稽生迎之，伏谒道左，以策干之。自成以唐制命官，以稽生为京兆尹。稽生坐堂上，使召不饮我以玉卮者至，则伏地请死罪。稽生笑曰：我昔饮子之家，子不饮我以玉卮。使我今日饮子之家，子其饮我以玉卮乎？陕之人至今以为笑。士之欲洁其身者，毋耻于玉卮之不及，则几矣。

大命

岁饥，唐子之妻曰：食无粟矣，如之何？唐子曰：以糶（碎米）。他日，不能具糶，曰：三糠而七糶。他日，犹不能具。其妻曰：三糠七糶而犹不足，子则奚以为生也？曰：然则七糠而三糶。邻有见之者，蹙额而吊之曰：子非仕者与，何其贫若此也，意者其无资身之能乎？唐子曰：不然。鱼在江河，则

忘其所为生，其在涸泽之中，则不得其所为生。以江河之水广，涸泽之水浅也。今吾与子在涸泽之中，故无所资以为生也。子曷以吊我者吊天下乎！

唐子行于野，见妇人祭于墓而哭者。比其反也，犹哭。问：何哭之哀也？曰：是吾夫之墓也。昔也吾舅织席，终身有余帛；今也吾夫织帛，终身无完席。业过其父，命则不如，是以哭之哀也。唐子慨然而叹曰：是天下之大命也夫！昔之时，人无寝敝席者也；今之时，人鲜衣新帛者也。

唐子曰：天地之道故平，平则万物各得其所。及其不平也，此厚则彼薄，此乐则彼忧，为高台者必有洿池，为安乘者必有茧足。王公之家一宴之味，费上农一岁之获，犹食之而不甘。吴西之民，非凶岁为覩粥，杂以菽秆之灰；无食者见之，以为是天下之美味也。人之生也，无不同也，今若此，不平甚矣！提衡者权重于物则坠，负担者前重于后则倾，不平故也。是以舜禹之有天下也，恶衣菲食，不敢自恣。岂所嗜之异于人哉，惧其不平以倾天下也！

唐子之父死三十一年而不能葬，母死五年而不能葬，姊死三十年而不能葬，弟死二十九年而不能葬。乃游于江西，乞于故人之宦者，家有一石一斗三升粟，惧妻及女子之饿死也。至于绣谷之山（疑指庐山）而病眩，童子问疾，不答。登楼而望，慨焉而叹曰：容容其山，旅旅其石，与地终也！吁嗟人乎！病之蚀气也，如水浸火。吾闻老聃多寿，尝读其书曰：吾惟无身，是以无患。盖欲窃之而未能也。

## 破崇

屈原之死，疑有崇焉，或湘水之神为崇与？今人但知人不得其死则为厉鬼，而未究古者列星山之神皆能为崇。原也发而为言，皆非人世之言；其心志所往，皆非人世所及之境。见神见鬼，神语鬼语，魂已上天，魄已入渊，可畏也。使当日者其弟子若宋玉之徒，见其师之迷乱，往卜于郑詹尹（卜居），詹尹必曰：湘水为崇。则至湘水之滨，备牲沉玉以禳其灾，原或免于死乎？妇人自杀于房，丈夫自沉于河，有物使之也；原其斯类与？不然，原亦贤者也，营营青蝇无伤正直，丘中有麻，益见高蹈。彼岂未之诵与？而以父母之身饱渊鱼之腹，生死不明，得失罔辨，非有物使之乎？是为忠崇！伍员不忍其父之死，托身雒国而为之弑其君，身为乱贼之首，激烈狂悖，以求遂其志，是为孝崇。宋襄公为仁崇，季路为义崇，荀息为信崇，奚啻是哉！庄周伤道丧世乱由于利欲，而矫之以虚无。虚无非差也，无之，所以求其有也。今读其书，不知其心安在，不知其明心之方安在，诋尧舜、诋仲尼，纵横颠倒，莫测其端。卒之其心无主，如火烬尘散，与利欲同归于灭亡。是为道崇。忠孝大伦也，仁义信美德也，道大路也，不正其心，不得其方，失身之王，祸人之国，其害甚大，若之何不省也！



吾闻崇有二：有外崇，有内崇。内崇成而后外崇得以中之，似德非德，似道非道，以至美色厚利，奇器夏屋，皆外崇也。似德是德，似道是道，以至好色好利，僻嗜宴安，皆内崇也。心智闇塞，执见罔觉；血气僨张，往而不反；趋歧为正，发狂为圣。于是智者入于非僻，愚者溺于邪淫，心化为妖矣。岂必彭生形见、申生人语，而后为祸哉！春秋是非之准也，其所予夺，大异常见。人以为忠，而春秋以为非忠；人以为孝，而春秋以为非孝；人以为仁，而春秋以为非仁；人以为义，而春秋以为非义；人以为信，而春秋以为非信；人以为道，而春秋以为非道。明于此，而后内崇不起，外崇不入。

博观

唐子见果羸，曰：果羸与天地长久也。见桃李，曰：桃李与天地长久也。见鸚鵡，曰：鸚鵡与天地长久也。天地不知终始，而此二三类者，见敝不越岁月之间，而谓之同长而并久，其有说乎？百物皆有精，无精不生。既生既壮，练而聚之，复传为形。形非异，即精之成也；精非异，即形之初也。收于实，结于弹（蛋），禅代不穷。自有天地，即有是果羸鸚鵡，以至于今。人之所知限于其目，今年一果羸生，来年一果羸死；今日为鸚鵡之子者生，来日为鸚鵡之母者死，何其速化之可哀乎！察其形为精、精为形，万亿年之间，虽易其形而为万亿果羸，实万亿果羸而一蔓也；虽易其形而为万亿鸚鵡，实万亿鸚鵡而一身也。果鸟其短忽乎，天地其长久乎？果鸟其易形而短忽乎，天地其一形而长久乎？

无成乃无毁，有成必有毁。天地之既成也，吾知其必有毁也；知其必有毁也，亦知其必复有成也；知其必复有成，亦知其后成之不异于前成也。其日月星辰必复如是，其山川百物必复如是，其君长上下必复如是，其宫室舟车衣服饮食必复如是，犹之相此蝮而知彼蝮之羽如是也，相此菌而知彼菌之轮如是也。夫蝮不孳、菌不实，而其生也古今若一，是又气之所至，不待传而传者也。是知天地非不易形而长久者，亦若蝮菌焉而已矣，亦若果羸鸚鵡焉而已矣。乃人所欲莫如生，所恶莫如死，虽有高明之人，亦自伤不如龟鹤，自叹等于蜉蝣，不察于天地万物之故，反诸身而自昧焉。是故知道者，斗酒羔羊以庆友朋而不自庆，被衰围经以致哀于亲而不自哀，盖察乎传形之常，而知生非创生，死非卒死也。

天地人物，奚以不穷乎？天地之混辟大矣，必有为混为辟者在其中，而后不穷于混辟也。物之絶续众矣，必有为绝为续者在其中，而后不穷于絶续也。人之死生多矣，必有非生非死者在其中，而后不穷于死生也。孟春中月之夜，为灯之玩者，以纸为郭，景[影]旋于里，或扬旆而过，或鸣钲而过，或甲冑荷戈而过，或乘马徒步而过，绵绵不绝，何机之巧也。是非独机之巧，出灯则

过者皆止，置灯则过者如飞。其转而不穷者，有灯以鼓之也。混辟绝续死生之不穷，必有为之灯者。不然，形敝则已，精亡则已，气索则已，孰为传之而不穷者？

老氏载魄抱一而能无离，专气致柔而能婴儿，涤除微[玄]览而能无疵，以之求生，魂欲上天、魄欲入渊，还魂反魄，合乎自然。是皆逆阴阳之用，窃天地之机，以私其身。于是有人皆死而我独存者。观传形者，顺乎气耳，而机不在焉；得长生者，握其机耳，而道不在焉。

句汇问于唐子曰：仲尼观水而叹逝者，其义可得闻乎？唐子曰：善哉问也。时之逝也，日月迭行，昼夜相继，如驰马然。世之逝也，自皇以至于帝王，自帝王以至于今兹，如披籍（翻览书页）然。人之逝也，少[小]焉而老至，老矣而死至，如过风然。此圣人与众人同者也。圣人之所以异于众人者，有形则逝，无形则不逝；顺于形者逝，立乎无形者不逝。无古今，无往来，无生死，其斯为至矣乎！

潜书下篇上

尚治

孙子曰：昔者吾之师尝闻诸顾涇阳（宪成）曰：礼义者治之干也，学校者礼义之宗也。先王谨学校以教天下，是以治化大行。学校既废，礼义无师，欲效先王之治，难矣。居今之世，正心，复性，敦伦，淑行，得朋，讲复，圣道昭明。以之正君，以之正职，端于朝廷，洽于乡里。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，先王之治，其庶几乎！唐子曰：是天下之善言也，乌知其不能行也！曰：何为不能行也？曰：先王之世，自国及乡，所在有学。人之于学也，犹其于田也。无人无田，无人无学，习而安焉，安而忘焉。当是之时，人之甘于礼义，犹五谷也。学废世衰，惟欲所恣，黷昏僨兴，不可解喻。人之苦于礼义，犹药石也。虽有能者，不能强人之甘药石也亦明矣。今夫势之易行，情之易达，莫如父之于子。子之良者，不教而善；子之不良者，虽教不善。家有不良之子，詈则詈之，杖则杖之，教之岂不笃乎？然入则诗书，出则博奕，知其入而不知其出也。夫以严父之教，然且不行于子，而况四海之大，生民之众乎？乃欲称诗书、明礼义以道之，使之去恶迁善，是涸东海、移太山之势也。孙子曰：然则天下终不可治乎？曰：苟得其道，治天下犹反掌也。曰：教之难行，民之不率，信如先生之言矣。又谓治之若易尔者，何也？唐子曰：毋立教名，毋设率形，使民自为善而不知。曰：使之若何？曰：圣人之所以冯以运者，风也。天地之间，无形而速动者莫如风起，于幽陆，至于炎崖，偃靡万形，鼓畅众声。无一物之不应者，惟风为然。人情之相尚，或朴或雕，或鬼或经。忽焉徧于海隅，改性迁习，若有物焉阴率之，而无一人之不从者，亦犹风之动于天

地之间也。是故天地之吹气，谓之风；人情之相尚，亦谓之风。古者郑卫之民淫，男女无别；今也朝歌之墟，溱洧之间，纈履不假于邻女，岂古淫而今贞哉？风使然也。使古人生于今，今人生于古，则皆然矣。吴越之民，衣縠帛，食海珍；河汾之民，衣不过布絮，食不过菜饼，岂东人侈而西人约哉？风使然也。使东人居于西，西人居于东，则皆然矣。风之行也，必有作之者。作之善者，善以成风；作之恶者，恶以成风。善作者，因人情之相尚，以身发机；人之从之，如蛰虫之时振，草木之时生，而不知其谁为之者。夫转阴阳，判治乱，分古今，皆风为之。得其机而操之，人皆可以几唐虞之治。此人所罕知者也。孙子曰：风之为言诚然矣。虽然，窃有感焉。人之为善，必由礼义；民既苦于礼义，不可强而从我，更以何者为风乎？曰：朴者，天地之始气，在物为萌，在时为春，在人为婴孩，在国为将兴之候。奢者，天地之终气，在物为茂，在时为秋，在人为老多欲，在国为将亡之候。圣人执风之机以化天下，其道在去奢而守朴。耳不听好音，非俭于耳也，所以养天下之耳也；目不视采色，非俭于目也，所以养天下之目也；口不尝珍味，非俭于口也，所以养天下之口也；身不衣轻暖，非俭于体也，所以养天下之体也。四者，不从心之欲，非俭于心也，所以养天下之心也。当是之时，家无涂饰之具，民鲜焜耀之望，尚素弃文，反薄归厚，不令而行，不赏而劝，不刑而革，而天下大治矣。孙子曰：民之趋于奢也，如水之下壑也，逆而反之，窃恐不能。曰：何为不可反也？子未之信也，请征诸古迹：昔者秦奢而汉朴，及其治也，世多长者之行；隋奢而唐朴，及其治也，锦绣无所用之。夫二代之君，未闻尧舜之道也，与其将相起于微贱，鉴亡国之弊，以田舍处天下。人之化之则若此，岂惟君天下者哉，卿大夫亦有之。荆人炫服，有为太仆者好墨布，乡人皆效之。帛不入境，染工远徙。荆之尚墨布也，则太仆为之也。岂惟卿大夫哉，匹夫亦有之。陈友谅之父好衣褐，破蕲不杀衣褐者，有洛之贾在蕲，以褐得免，归而终身衣褐。乡人皆效之，帛不入境，染工远徙。洛之尚褐也，则贾为之也。縠帛，衣之贵者也；布褐，衣之贱者也。贵贵贱贱，人之情也。有望人焉反之，能使一乡之人贵其所贱而贱其所贵，盖风之移人若斯之神也！洛贾且然，况太仆哉！太仆且然，况万乘之君哉！

孙子曰：敢问行之之方。曰：先贵人，去败类，可以行矣。先贵人若何？曰：捐珠玉，焚貂锦，寡嫔御，远优佞，卑宫室，废苑囿，损羞品，却异献。君既能俭矣，次及帝后之族，次及大臣，次及百职，莫敢不率。贵人者万民之望也，贵之所尚，贱之所慕也。贵尚而贱不慕，世未有也。去败类若何？曰：吾尝牧羊于沃洲之山，羊多病死，有教之者曰：一羊病则羣羊皆败，子必谨视之，择其病者而去之。不然且将尽子之群。从其言，而羊乃日蕃。治天下亦

然，讲学必树党，树党必争进退，使学者扳援奔趋而失其本心，故有口心性而貌孔颜，所至多徒者，是败类之人也，虽贤必去之。好名者，无才而人称其才，无德而人称其德，使人巧言令色，便媚取合，而失其忠信之情。故有身处草野而朝廷闻誉求之、公卿折节下之者，是败类之人也，虽贤必去之。多言者，以议论害治，以文辞掩道，以婞直乱正，使人尚浮夸而丧其实。故有书数上而不止，繁称经史而不穷，廷折百官而莫能难之者，是败类之人也。虽贤必去之。此三者，表伪之旗也，雕朴之刃也，引佞之媒也。诗曰“大风有隧，贪人败类”，是故善为政者，务先去之也。

孙子曰：始吾以为天下之难治也，今闻先生之言，而后知天下之不难治也。苟达其情，无不可为。今先生憯然在阨塞之中，身虽极而言则传，后世必有用先生之言以治天下者，不必于身亲见之也。唐子曰：吾何足以当此！虽然，必有明其可用者。世多明达之才，但见圣人正天下之法，不识圣人顺天下之意。沮于时势之难行，习于刑法之苟安，举天下之民絜之策之如牛马然。民失其情，诈伪日生，文饰日盛，嗜欲日纵，于是富贵之望胜，财贿之谋锐，廉耻之心亡，要约之意轻，攘窃之计巧，争斗之气猛，六邪易性、非贤、师奸、比离、闲决，不可以安不可以动。安则为奸，动则为寇，此天下之乱所以相继而不已也。天地虽大，其道惟人；生人虽多，其本惟心；人心虽异，其用惟情；虽有顺逆刚柔之不同，其为情则一也。是故君子观于妻子而得治天下之道，观于仆妾而得治天下之道，观于身之骄约、家之视效而得治天下之道。不翻（翻）十三经之言，不稽二十三代之法，不问四海九州岛之俗，闭户而尧舜之道备焉。先人有言曰“语道莫若浅，语治莫若近”，请举其要：古之贤君，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，存心如赤子，处身如农夫，殿陛如田舍，衣食如贫士，海内如室家。微言妙道，不外此矣。

孙子曰：由周而上，治日多而乱日少；由秦而下，乱日多而治日少；时为之也，虽有善治，不复于古矣。曰：不然。阴阳者，治乱之道也。阴阳之复，其时不失，冬夏之日至是也。治启于黄帝，二千余岁，至于秦而大乱。乱启于秦，至于今亦几去黄帝之年矣。或将复乎！

富民

财者，国之宝也，民之命也。宝不可窃，命不可攘，圣人以百姓为子孙，以四海为府库，无有窃其宝而攘其命者，是以家室皆盈，妇子皆宁。反其道者，输于幸臣之家，藏于巨室之窟，蠹多则树槁，痈肥则体敝，此穷富之源，治乱之分也。虐取者取之一金丧其百金，取之一室丧其百室。兖东门之外有鬻羊餐者，业之二世矣。其妻子佣走之属，食之者十余人。或诬其盗羊，罚之三石粟，上猎其一，下攘其十，尽鬻其釜甑之器而未足也，遂失业而乞于道。



此取之一金丧其百金者也。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，富于铁冶，业之数世矣。多致四方之贾，椎凿鼓泻担挽，所藉而食之者常百余人。或诬其主盗，上猎其一下攘其十，其冶遂废，向之藉而食之者无所得食，皆流亡于河漳之上。此取之一室丧其百室者也。虐取如是，不取反是。陇右牧羊，河北育豕，淮南饲鹜，湖濱纚丝，吴乡之民编蓑织席，皆至微之业也。然而月息岁转，不可胜算，此皆操一金之资，可致百金之利者也。里有千金之家，嫁女娶妇死丧生庆，疾病医祷燕饮赆馈，鱼肉果蔬椒桂之物，与之为市者众矣。缙钱锱银，市贩贷之；石麦斛米，佃农贷之；匹布尺帛，邻里党戚贷之，所赖之者众矣。此藉一室之富可为百室养者也。海内之财。无土不产。无人不生。岁月不计而自足。贫富不谋而相资。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。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。而财不可胜用矣。

今夫柳，天下易生之物也，折尺寸之枝而植之，不过三年而成树。岁翦其枝，以为筐筥之器，以为防河之埽，不可胜用也。其无穷之用，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。若其始植之时，有童子者拔而弃之，安望岁翦其枝以利用哉？其无穷之用，皆自尺寸之枝绝之也。不扰民者，植枝者也，生不已也；虐取于民者，拔枝者也，绝其生也。虐取者谁乎？天下之大害莫如贪，盖十百于重赋焉，穴墙而入者，不能发人之密藏；羣刃而进者，不能夺人之田宅；御旅于涂者，不能破人之家室；寇至诛焚者，不能穷山谷而徧四海。彼为吏者，星列于天下，日夜猎人之财，所获既多，则有陵已者负箠而去。既亡于上，复取于下，转亡转取，如填壑谷不可满也。夫盗不尽人，寇不尽世，而民之毒于贪吏者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！是以数十年以来，富室空虚，中产沦亡，穷民无所为赖，妻去其夫，子离其父，常叹其生之不犬马若也。今之为吏者，一裘之裘值二三百金，其它锦绣视此矣；优人之饰，必数千金，其它玩物视此矣；金琰银罌珠玉珊瑚奇巧之器不可胜计，若是者，谓之能吏，市人慕之，乡党尊之，教子弟者劝之。有为吏而廉者，出无舆，食无肉，衣无裘，谓之无能，市人贱之，乡党笑之，教子弟者戒之。盖贪之锢人心也甚矣！治布帛者，漂则白，缁则黑，由今之俗，欲变今之贪，是求白于缁也。

治贪之道，赏之不劝，杀之不畏，必渐之以风。礼曰：知风之自。昔者明太祖衷襦之衣皆以梭布，夫衣可布，何必锦绣？器可瓦，何必金玉？粱肉可饱，何必熊之蹯、玉田之禾？吾闻明之兴也，吴之民不食粱肉，闾阎无文采，女至笄而不饰，市不居异货，宴宾者不兼味，室无高垣，茅舍邻比。吴俗尚奢，何朴若是？盖布衣之风也。人君能俭，则百官化之，庶民化之，于是官不扰民，民不伤财。人君能俭，则因生以制取，因取以制用，生十取一，取三余一，于是民不知取，国不知用，可使菽粟如水火，金钱如土壤，而天下大治。为

君之乐，孰大于是哉！

明鉴

为政者多，知政者寡。政在兵，则见以为固边疆；政在食，则见以为充府库；政在度，则见以为尊朝廷；政在赏罚，则见以为叙官职。四政之立，盖非所见。见止于斯，虽善为政，卒之不固不充、不尊不叙，政日以坏，势日以削，国随以亡。国无民，岂有四政？封疆，民固之；府库，民充之；朝廷，民尊之；官职，民养之。奈何见政不见民也？尧曰：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每诵斯言，心堕体战，为民上者，奈何忽之！

昔者明之亡也，人皆曰：外内交哄，国无良将，虽有良将，忌不能用，安得不亡。此其亡之势也，非其亡之根也。当是之时，兵残政虐，重以天灾，民无所逃命，群盗得资之以为乱。马世奇曰：治猷贼易，治闯贼难，盖人心畏猷而附闯也。非附闯也，苦兵也。一苦于杨嗣昌之兵，再苦于宋一鹤之兵，又苦于左良玉之兵。行者居者，皆不得保其身命，贼知人心所苦，所至辄以剿兵安民为辞，愚民被惑，望风降附。而贼又散财赈饥以结其心，遂趋贼如归。人忘忠义，其实贼何能破州县？以从贼者众也。施邦耀曰：今日盗寇所至，百姓非降则逃，良由贪吏失民心也。得一良吏，胜得一良将；去一贪吏，胜斩一贼帅。二子之言，见乱本矣。当是之时，天下之大，万民之众，恒患无兵。京师之守，以一卒而当数陴。李自成虽尝败散，数十万之众旬日立致。是故陕民之谣有之曰：挨肩膊，等闯王，闯王来，三年不上粮。民之归之也如是。盖四海困穷之时，君为讎敌，贼为父母矣。四海困穷，未有不亡者。其不亡者，未及其命之定也。天留其命，未生奸雄；天薄其命，则生小雄；天绝其命，则生大雄。当四海困穷之时，无雄，则饥寒积忧之气发，为灾祲、为彗孛、为水旱、为山川草木人鬼之妖。有小雄以倡之，则逋聚山泽，破城据险，旋灭旋起，以耗国家。有大雄以倡之，则长智增勇，撼山沸河，数百年厚建之社稷，如椎卵矣。若是者，皆困发也，为奸雄所冯也，此明之所以亡也。若四海安乐，人保室家，谁与为乱！虽为君者不过中材之主，即有汤武之贤，一匹夫耳，欲谋社稷，亦无如何，况羿浞之流哉！

君之于民，他物不足以喻之，请以身喻民，以心喻君。身有疾，则心岂得安？身无疾，则心岂复不安？有戕其身而心在者乎？是故君之爱民，当如心之爱身也。非独衣服饮食为身也，牢廨门庭、田园道路，凡有所营，皆为身也。非独农桑蠲贷为民也，上天下地、九彝八蛮、诸司庶事、内宫外庭，凡所有事，皆为民也。茅舍无恙，然后宝位可居；蓑笠无失，然后衮冕可服；豆藿无缺，然后天禄可享。

考功

近代之政，亦尧舜之政也。曰“三载考绩”，曷尝不考绩乎！曰“敷奏以言”，亦求言也；曰“明试以功”，亦论功也。以治天下而卒莫能治者，其故何也？昔者尧之命舜曰“天之历数在尔躬，毋俾四海困穷”，舜承斯命以摄位，朝诸侯，命众职，明天时，修庶政，兴礼乐，除凶慝，咸底于绩。尧知其能救困穷之民也，乃授之以天下。其举事任职虽多，不过使民不困穷而已。困穷之民，祖不得有其孙，父不得有其子，死丧不葬，祭食无烹，兄弟仇讎，夫妻离散。当是之时，民何以为民，君何以为君？是知尧舜之道非异，尽于命舜之言矣。

昔者唐子为长子知县，将见都御史達良辅（达布尔），赋役传刍备诵之，以待难也。都御史不问，而问武乡知县曰：武乡之民何如？对曰：有生色矣。都御史曰：尔欺我哉，吾使人观于武乡，有女子而无袴者矣。女子而无袴，武乡之民其不堪乎！唐子出以告人而叹曰：善哉言乎！惜也未知为政也。

唐子曰：古之贤君，举贤以图治，论功以举贤；养民以论功，足食以养民。虽官有百职，职有百务，要归于养民。上非是不以行赏，下非是不以效治。后世则不然，举良吏而拔之高位，既显荣而去矣。观其境内，冻饿僵死犹昔也，豕食丐衣犹昔也，田野荒莽犹昔也，庐舍倾圮犹昔也。彼显荣之举奚为乎？为其廉乎？廉而不能养民，其去贪吏几何？为其才乎，才而不能养民，其去酷吏几何？爱赤子者，必为之择乳母，勤谨不懈，得主母之欢心，可谓良乳母矣；然而无乳以饿其子，是可谓之良乳母乎？廉才之吏不能救民之饥饿，犹乳母而无乳者也，是可谓之良吏乎？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，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。举廉举才，必以丰财厚利为征。若廉止于洁身，才止于决事，显名厚实归于己，幽忧隐痛伏[状]于民，在尧舜之世，议功论罪，当亦四凶之次也，安得罔上而受赏哉！贤才者世不乏也，仁爱者人所具也。身为民牧，藉权以行惠，苟非顽薄之资，其谁不能？而不能焉者，未可以咎为吏者也。朝廷行政，群臣从政，未有行左而从右者。上不以富民为功，而欲吏以富民为务，岂可得乎？诚如是，虽在位皆高世之才，为大学士者若皋陶，为尚书者若稷契，为都御史者若伊挚，为翰林者若史佚，为给事中御史者若龙逢比干，为将军者若吕牙，为巡抚者若召奭，为布政使者若管仲，为按察使者若子产，为知府者若孙叔敖，为知县者若公绰冉求，其得人也如是，于是辅相无缺、出纳如衡、奸慝毕除、克壮戎兵、文章典礼、辞命敷荣，布于八方，海隅以宁，四译来朝，厥功告成，天下岂不大治矣乎！然而观于民，则所谓女子而无袴者也，是可以为治乎？欲适燕而马首南指，虽有绝群之马，去燕愈远。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，而欲幸致太平，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。虽有皋陶稷契之才，去治愈远矣！

唐子尝语人曰：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，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，是举天下之

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，欲治得乎？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，天下之事皆养民之事，是竭君臣之耳目心思而并注之于匹夫匹妇也，欲不治得乎？诚能以是为政，三年必效，五年必治，十年必富，风俗必厚，讼狱必空，灾祲必消，麟凤必至。或曰：子文士也，文其言焉而已。唐子曰：吾之言，如食必饱，如衣必暖。用吾之言，三年不效，五年不治，十年不富，风俗不厚，讼狱不空，灾祲不消，麟凤不至，则日西出而月东生矣。请与子合契而博胜焉可也。

为政

达良辅抚山西，武乡知县见，良辅曰：武乡之民何如？对曰：有生色矣。良辅曰：尔欺我哉，吾使人观于武乡，有女子而无袴者矣。女子而无袴，武乡之民，其何以堪！平阳知府见，良辅曰：平阳之为县者，孰贤孰不肖？知府举数人以对，良辅怒曰：百姓之所谓贤者，尔之所谓不肖者也；百姓之所谓不肖者，尔之所谓贤者也。尔不可以为三十四城之长。劾而去之。当是之时，财贿不行，私馈虽不绝于府，无有以匹帛方物入二司之门者。良辅之所食，日不过肉三斤蔬一筐。观其让武乡之言，可不谓仁乎？观其察远县之贤不肖，而不任耳目于知府，可不谓明乎？己不受财贿，羣吏亦不敢受，可不谓清乎？清且明，明且仁，宜山西之大治矣，而卒不见山西之小治者，何也？不知为政故也。请假其事以明为政之道：武乡知县见，良辅云然，且曰：吾与子约三年之内，必使子之民，人有数袴。武乡知县必曰：愿受教。良辅则曰：武乡之土虽瘠，亦必生也；武乡之民虽贫，亦有力也；以人之力，尽土之生，谁谢不能？子归而行四境之内，棉桑树牧，省宜时作，尺土不弃于山，寸壤不弃于谷，勿以文示，身往勤之，必期就子之功。于是月观其举，岁察其利，上计之日，舍是不以行进退焉。平阳知府当逐，易知府，见，以教武乡者教之，督诸县棉桑树牧，举而不废，与同功；堕而不举，与同罪，是县一其赏一其罚，而府三十四其赏三十四其罚也，敢不尽心？山西之地，五府百州县，方数千里，不病其广也。县察其乡，旬一之；府察其县，月一之；巡抚肆察，时一之。举数千里之内转相贯属，视听指使如在一室，奚啻山西哉，宰制四海有余矣！此为政之大略也。

震泽之人有善计者，与之为稼，稼入则倍；与之为丝，丝入则倍；与之为肆，市入则倍。一日过豪贵之门，见其从事之出入者皆貂冠腋裘，则自思曰：吾处于乡里，所与不过升斗之人，所与贾者不过鱼盐之竖，不可以为富也。诚能入于是门，主人幸而亲用我，出我之筹筭以主计筦利，必大得所欲，毋徒劳于乡里为也。乃援而得入，而归辞乎其邻。邻之人有尤之者，曰：子误矣。彼之所用，不即子之所习也，子必毋往。不听而去，去之一年，邻之人故往过于豪贵之门，见善计者敝袍而出，面有病色，招之闲所，问之曰：何为若是



？曰：主人无所用我，故至于是。邻人笑曰：子何见之不蚤也，彼豪贵之家，猎财自厚，其所用之人，狗马之足、鹰鹞之翻也；其所食之粟，不由稼得；所服之帛段，不由蚕得；所御之器物，不由市得。负子之计以干之，将安所用？吾固知子之必困于此也。于是乃再拜，辞乎主人，随邻人而归。由是人皆谤之，以为固不善于计也。非不善计，不善主也。

### 存言

中允徐公召用，唐子送之而言曰：甄闻之，言可行也则有功，言不可行也则存其言。以公之贤，复得进用，心有感焉，结中必发，故言之。言之不可行，知之久矣。甄闻之，生养之道三年可就，五年可足，十年可富，政之常也。清兴五十余年矣，四海之内日益困穷，农空工空市空仕空，谷贱而艰于食，布帛贱而艰于衣，舟转市集而货折贵，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，是四空也。金钱，所以通有无也，中产之家，尝旬月不覩一金、不见缙钱，无以通之，故农民冻馁，百货皆死，丰年如凶。良贾无算，行于都市，列肆焜耀，冠服华靡；入其家室，朝则熄无烟，寒则蜎体不申。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，男之美者为优，恶者为奴；女之美者为妾，恶者为婢。遍满海内矣。困穷如是，虽年谷屡丰而无生之乐，由是风俗日偷，礼义绝灭，小民攘利而不避刑，士大夫殉财而不知耻，谄媚滔淫相习成风，道德不如优偶，文学不如博奕，人心陷溺，不知所底。此天下之大忧也。征之在昔，天下既定，苟无害民之政，未有一二百年而民不丰殖者。今也天子宽仁而恤民，兵革偃息，国家无事，享国岁久，勤于庶政，而困穷若此，是公卿之过也。立国之道无他，惟在于富。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。夫富在编户，不在府库。若编户空虚，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，实为贫国，不可以为国矣。国家五十年以来，为政者无一人以富民为事，上言者无一人以富民为言。至于为家，则营田园，计子孙，莫不求富而忧贫。何其明于家而昧于国也！

### 权实

天下奚治？令行则治。天下奚不治？令不行则不治。令不行者，文牒榜谕充塞衢宇，民若罔闻，吏委如遗。民吏相匿，交免以文，格而不达，举而易废。始非不厉实也，既则怠，久则忘，本政之地，亦且自废而自掩之。是以百职不修，庶事不举，奸蔽日盛，禁例日繁，细事纠纷，要政委弃。譬之树木，傍蘖丛繆，而枝干枯朽矣。当是之时，皆谓在位无贤也，行政不善也，良策无出也。是犹牵车者但求厚载，而不顾毂之利转也。若如今之致行者，虽官皆圣哲，政皆尽善，使闾天散宜生之属议为宪令，周公裁之，召奭贰之，史佚文之，布于天下，亦不能少有补救也。

会稽之东有石氏者，其季女病痞，迎良医治之，久而不除，谢医使去。其

父思之，以为是良医也，奈何疗之而病不除。他日窃窥之，见其举药不饮而覆于床下也，乃复迎医，进以前药，三饮之而疾已。夫国有善政而德泽不加于民者，政虽善，未常入民也，犹石季之饮药也。十口之家，主人虽贤，然令不行于子，则博奕败趋；令不行于仆，则柝汲不勤；令不行于妾，则壶餐不治；令不行于童子，则庭粪不除。以此为家，其家必索，况天下之大乎？骏马病蹇，不如弩马之疾驰；勇士折肱，不如女子之力举，是以圣人贵能行也。

昔者唐子之治长子也，其民贫，终岁而赋不尽入。璩里之民，五月毕纳，利蚕也。乃徧询于众曰：吾欲使民皆桑，可乎？皆曰：他方之土不宜桑，若宜之，民皆树之，毋俟今日矣。遂已。他日游于北境，见桑焉，乃使民皆树桑。众又曰：昔者阿巡抚（罗阿塔）令树榆于道，鞭笞而不成，今必不能。不听，违众行之。吏请条法示于四境，唐子笑曰：文示之不信于民也久矣。乃择老者八人告于民，五日而遍；身往告于民，二旬而遍。再出，遇妇人于道，使人问之曰：汝知知县之出也奚为乎？曰：以树桑。问于老者，老者知之；问于少者，少者知之；问于孺子，孺子知之；三百五十聚之男女，无不知之者。三出，入其庐，慰其妇，抚其儿，语以璩里之富于桑，不可失也。一室言之，百室闻之，三百五十聚之男女无不欲之者。唐子曰：可矣。乃使璩民为诸乡师，而往分种焉。日省于乡，察其勤怠，督赋听讼因之。不行一檄，不捩一人，治虽未竟也，乃三旬而得树桑八十万。长子，小县也；树植，易事也；必去文而致其情，身劳而信于众，乃能有成。夫多文藏奸，拂情易犯，不亲难喻，无信莫从，所从来久矣。是以治道贵致其实也。

群臣奏入，下于有司；公卿集议，复奏行之。其所行者，着为故事，因时增易，百职准以决事。自汉以来皆然，舍是无以为政。然有治不治者，以实则治，以文则不治。若徒以文也，譬之优偶之戏，衣冠言貌陈事辨理，无不合度，而岂其实哉？以娱人之观听也。君有诏旨，臣有陈奏，官有文书，市有榜谕，此文也。此藉以通言语、备遗忘耳，奚足恃乎？君臣相亲，朝夕无间，饮食作坐同之，如匠之于器，日夜操作，则手与器相习而无不如意。主臣一心，夜思蚤谋，无谋不行，无行不达，三月必达，终岁必效，三年必成，五年必治，十年必富，此实也。苟无其实，则谨守成法者，败治之公卿也；明习律令者，败治之有司也；工于文辞娴于言貌者，败治之侍臣也。三者非不美也，而专尚焉，则表暴日厚，忠信日薄。察于内外，称职常多；核其行事，无过可举；问其治功，则无一事之善成，无一民之得所。上下相蒙而成苟免之风，虽有志之士亦将靡然而不得自尽其情，此治化之所以不行也。虽然，行难矣。近与远异风，少与众异势。门庭之内，常不尽见；伯仲之间，亦有异心，况天下之大乎！海内之地为府百六十二，为州二百二十，为县千一百六十，必官其地治

其事者，皆如长子之树桑，而后天下乃治，是不亦难乎？

权者，圣人之所藉以妙其用者也。今夫与一人期，至者十八；与三人期，毕至者十五；与九人十人期，毕至者十一。何则？权不在也。大将居中，提兵十万，副叅游守都总以及队百什伍之长，转相贯属，如驱群羊，賚生赴死，不敢先后，何则？权在也。乘权之利，如轴转轮；乘权之捷，如响应声。乘权而不能行，耻莫甚焉。官有万职，君惟一身，贤君之用官，如大将之御众。以一用十，以十用百，以百用千，以千用万，是则君之用者有万，而凭之者惟十。约而易操，近而能烛。夫尊卑次属，职之恒也，而奚有异？盖不善用之，则万职之利，转而奉之于十；善用之，则十职之修，转而布之于万。十职能修，泽及海内，其功大，功大者赏厚。十职不正，毒及海内，其罪大，罪大者刑重。此舜所以诛四凶也。

唐子之嬖妾生子，唐子甚爱之，而妾不恤。教之不从，则骂之；骂之不从则挞之，挞之不从则去之，改而后已。夫人情之爱，莫甚于妾；人生之重，莫过于母；次于妻者，又莫贵于妾；而轻于去之者，何也？不去则爱不及于子也。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：夫人臣之爱，未必昵于妾也；人臣之重，未必过于子之母也；人臣之贵，未必等于妻也，乃爱之而不忍伤之，重之而不敢拂之，贵之而不能抑之。斯人也，未尝操刃，而百千万亿之刃肆行杀伤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当是之时，虽上有贤君，惠泽日施，宽恤日行，考绩日严，流杀日具，而民常苦生而甘死。

夫雨露，至渥也，不能入陶穴而滋生；泉流，至泽也，不能越堤防而灌溉。何则？有隔之者也。是故善为政者，刑先于贵，后于贱；重于贵，轻于贱；密于贵，疎于贱；决于贵，假于贱。则刑约而能威。反是，则贵必市贱，贱必附贵。是刑者，交相为利之物也，法安得行，民安得被其泽乎？恩义之大莫如君臣，亲臣为腹心，政臣为股肱，强臣为拇指，庶臣为毛发，戎臣为衣履。是以仁君之待其臣，安富同乐，疾病同戚，厚之至也。声色不和，贫劳不恤，犹为亢而少恩，况加之以刑罚乎？此以待良臣也，若夫专利蔽主、徇私党邪，是民之讎、国之贼也，若之何不刑！爱德为祥，爱杀人之人，斯为爱乎？忍德为凶，忍于杀人之人，斯为忍乎？刑不可为治也，而亦有时乎为之者，以刑狐鼠之官，以刑豺狼之官，而重以刑匿狐鼠养豺狼之官。国有常刑，有变刑。常刑者，律刑也，有司议之，人主不敢私；变刑者，雷霆之威也，英主神之，群臣不得与。常刑以齐小民，变刑以治元恶。元恶之臣多援要誉，其罪难见，察之而不得其罪，质之而不得其罪，速之狱而不得其罪，非雷霆之用何以治之！德外无治，不言德而言刑者，犹医之治寒疾也。不却谷而饮药，其人必危。疾愈，却药而反谷也不远矣。

格君

明之诸帝，难与言者，莫如世宗。然其刚敏之资，亦可为用，若道之有方，入之亦易。宗祀其父（兴献王），虽为非礼，比于鲁之郊禘则相远矣，犹不失人子尊亲之意焉。当时之臣，可正正之，不可正置之，其勿以此受杖窜可也。至于好神仙，亦人情之常，且未尝以此废政。当时之臣，可止止之，不可止置之，其勿以此犯之可也。推其求仙之意，视人之谏我者，皆杀我者也；人之助我者，皆生我者也。以是之故，虽以严嵩之奸，已发其罪，犹爱而护之，盖德其生我也。其不可夺如是。虽舜禹复生，且拒其言而不纳，乃进谏者皆折以道学之恒言，固其所厌闻者也。其何能济？何不上言曰：诸臣皆非陛下之修玄也，臣惟恐陛下之不修玄也。清静者，道所居也，却尘非清，无欲为清；独处非静，不扰为静。日月照临，氛雾无障，清之象也；深渊冥冥，乔岳安安，静之体也。不清不静，则神不存而气僨，偏于所恶，偏于所嗜，是伐性之刃而败道之贼也。黄帝之遗书，胡云谷神？谷者神所栖也。胡云玄牝？玄者不暴也，牝者不雄也，大生之本也。绵绵若存，恒也；用之不勤，毋躁也。如是则神可以御气，气可以养形，形不坏而长生矣。符篆丹药，道之余也。庶人有身，天子有天下；庶人自养其身，天子以天下为身，兼天下以养身。黄帝治天下如治身，不使有灾害焉。于是总其兵师，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，三战而灭之；蚩尤作乱，行不由义，虔毒民生，举兵征之，禽蚩尤而诛之。当是之时，天下无害，百姓和乐，五谷丰熟，民人养育，日月不失其明，四时不失其序，风雨不失其时，灾害不生，嘉祥并至，麒麟来游，凤鸟来止。于是上帝嘉之，以为不负所托，予之长龄而上仙焉。是岂有异术哉，清静之所致也。陛下诚能学黄帝之道，居心玄漠，静专纯一，不以好恶扰其心，不以喜怒伤其体，上有黄帝之君，下必有风后力牧之臣。陛下垂拱于上，百官修职于下，兵革自强，远人畏服，无为而天下大治，岂复有边境之虞哉！臣闻真人者，逍遥物外，无求于人，不可强致者也。易曰“水流湿，火就燥”，言各从其类也。陛下诚能养心复性，群生并遂，是真人之契也。无俟旁求，必驾[驾]羽来朝，指授修治之方矣。世宗闻是言也，必心悦之，可以伐其竞躁之心，消其亢悍之气，而治理可徐进也。焉用矻矻戇言，使君臣之际至于两伤哉？

庄烈良于世宗，亦可为之君也。继位之始，罢太监镇守及织造之使，专将率以责劾，节俭以足国用，此人臣见功之时也。乃使之治兵而兵无用，使之治赋而用不足，盗寇日张，国势日蹙。于是乃复用太监，横征无义[艺]，此其计无所出、知其不可而为之，诚可悯也！乃当日之臣，不谅其不得已之心，不察其不可转移之故，守诗书之恒训，为无实之美言。第谓奄人不可用，加赋不可为，直言不可拒，虽有善用言者，将何以用之？此陈于太平无事之时，则为美



言；言于危急存亡之日，则为敝屣矣。当是之时，若有明达国事之人，谓温体仁不可用，必举孰可为相者；谓杨嗣昌不可用，必举孰可执兵柄者；谓督镇无人，必举孰可以任将帅。其所举之人，进而问其计，明如指掌，实有可行，措之朝廷之上、攻战之场，朝受任而夕见功，则奸佞不攻而自去，横征不谏而自止矣。我常无食，有可从之而游平凉者，友皆沮之，以为道远难行，又所求不可知。我曰：二三友之爱我也至矣，我非不知此行之非计也，旦夕无炊，妻子饿死，故不得已而为此行也。诸君诚能为我谋食，不坐困以至于死，虽劝行亦不行也。沮者皆默然而止。当日之进言于庄烈者，皆不能救其死而徒沮其行者也，固益增其烦懣而惟恐其言之入耳也。

我观两朝之臣，无诱君之术，无取信之实，无定乱之才，无致治之学，纷纷然攻权奸，谪横政，彰君过以明己直，惟恐杖之不加于身而烟瘴之不得至也。何昧昧也！诗曰：如蝮如螳，如沸如羹。言虽忠直实，蝮螳沸羹也。是谓以暴益暴，以昏益昏，卒使明不得后亡，亦与有咎矣。

任相

亡国之道有十焉：有法而无实，国亡；赏罚不中，国亡；用舍不明；国亡；左右誉之而褒显，民安之而贬黜，国亡；百姓困穷，司牧不知，知而不为之所，国亡；百官好利而无耻，国亡；将帅不得人，士卒不用命，国亡；御将不得尽其能，国亡；不奴使宦寺，使与国政而号为内臣，国亡；金粟殫竭，不足以厚禄食，养战士，国亡。此十亡者，明君或蹈之，不必暴乱如桀纣者也。君者，利之源也，奸之的也，人皆酌之，皆欲中之。以一深宫不尝事之人，而环而伺之者百千辈，虽有智者亦有所不及矣。于是佞以忠进，诈以诚进，其耳目达于宫庭之隐，其推引藉于左右之口，其摇惑假于优人之谐言。使人君入其术者，且自以为聪明过人，无微不见也。于是虐民者以良荐，覆军者以捷闻，功罪倒置，诛赏骇世。忠臣义士肝脑涂地，徒杀其身，而权臣贼阉窃旦夕之富贵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附，且安然而自以为得计也。

庄烈皇帝，亦刚毅有为之君也，以藩王继统，即位之初，孤立无助，除滔天之大逆，朝廷晏然，不惊不变。忧勤十七年，无酒色之荒、晏游之乐，终于身死社稷。故老言之，至今流涕。是岂亡国之君哉！而卒至于亡者，何也？不知用人之方故也。当是之时，非无贤才也，袁崇焕以间诛，孙传庭以迫败，卢象升以嫉丧其功。此三人者，皆良将，国之宝也，不得尽其才而枉陷于死，使当日者有一张居正为之相，则间必不行，师出有时，嫉无所施，各尽其才，而明之天下犹可不至于亡。然而迹庄烈之所为，虽有居正不能用也。庄烈居高自是，举事不当，委咎于人（如以议和杀陈新甲），无择相之明。执国政者，皆朋党之主，数举数罢，易于敝帚。百职之任，何由得人乎！是以援私植党，充

于朝廷；倾人夺位，险于仪秦；将卒无忌，诛焚劫略，毒于盗贼；百姓畏兵如虎狼，望贼如汤武。迨乎季年，主虑瞽乱，无所适从；诛戮亟行，四方解体，而明遂不可为矣。

相者，君之贰也。宗庙所凭，社稷所赖，不可以轻为进退者也。譬之构屋，户牖可以改作，丹垩可以数新，至于栋梁，则一成而不可易。古之为国者，得一贤相，必隆师保之礼，重宰衡之权，自宫中至于外朝，惟其所裁；自邦国至于边陲，惟其所措。谗者诛之，毁者罪之，盖大权不在，不可以有为也。国有贤相，法度不患不修，赏罚不患不中，用舍不患不明，毁誉不患至前，田赋不患不治，吏必尚廉，将必能逞，士必能死，府库充盈，奴仆慑伏。彼十亡者，皆可无虞也。

然知人之识，自古为难。在叔世为尤难。叔世之人，矫情饰貌，矩行法言，驩兜可以为皋夔，盗跖可以为夷惠，猝难辨也。然则中才之主，乌能任相乎？人不易知，功则不可掩。譬之饮药，一饮之而良，再饮之而效，三饮之而疾去者，必良医也。一饮之而不良，再饮之而无效，三饮之而疾不去者，必庸医也。人虽至愚，岂以疾去者为庸医，以疾不去者为良医哉？任相之道亦然，张居正之为相也，拜命之日，百官凛凛，各率其职，纪纲就理，朝廷肃然，其效固旦夕立见者也。为政十年，海内安宁，国富兵强。尤长于用人，筹边料敌，如在目前。用曾省吾刘显平都蛮之乱，用凌云翼平罗旁（罗定）之乱，并拓地数百里；用李成梁戚继光委以北边，辽左屡捷，攘地千里；用潘季驯治水而河淮无患。居正之功如是，虽有威权震主之嫌，较之严嵩，判若黑白矣。主虽至愚，未有以乱政为良相，以安社稷为奸相者也。然则任相之道，岂难能哉？显帝之任居正也，畏之如严师，信之如筮龟，无言不从，无规不改，虽太甲成王有所不及。是以居正得以尽忠竭才，为所欲为，无不如意，可谓盛矣。诗曰：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？能用居正而不能保其终者，何也？居尊自高，耻于下人故也。显帝当幼弱之时，童心尚存，血气未刚，故惮于师傅，不敢为非。及其稍长，念先帝付托之重，又加之以贤母之训，而元辅才大功高，倚为股肱，尚不敢失师保之礼。然以万乘之尊，不得自专，而受挫于其臣，内怀忿悁，固已久矣。及居正死，念功之心不胜其含怒之心，于是削其官爵，暴其罪愆，流其族属，至欲斲棺戮尸。始有明良之美，而终为桀纣之暴，君臣之际，反复如是，可不为寒心乎！使当日者居正尚存，勋劳日高，显帝之齿渐长，四方无事，志气骄盈，谗间得入，则居正覆巢之祸，不在身死之后矣。曷亦念手挈十岁之童子，坐之南面之上，奸乱不作，海内服从，泽洽中土，威畅四裔，使高帝之天下安于泰山，此谁之功与！是则据辽宫之罪小，安天下之功大，虽割江陵一县以为封国，伐荆楚之良材以营宫室，未为过也。奈何身死之后，憾及

骸骨，曾不得比于狗马，此良臣谋士所为望国门而却步者也。

迨乎庄烈之世，天下倾危，将相无人，乃追思昔功，官居正之子孙（张同敬）。人亦有言：往事则明，当事则昏。使居正当庄烈之世，举以为相，朝受命而夕被诛矣，尚安望其有为哉？是故人君之患，莫大于自尊。自尊则无臣，无臣则无民，无民则为独夫。干之上九曰：亢龙有悔。龙德既亢，必有宇宙玄黄之战，而开草昧之运矣。可不惧哉，可不戒哉！

善功

张居正位冠群臣，进为太师，天子不名，人臣之贵极于此矣。辅少主，进退百官，易置将帅，九边戎事奉其谕书，凜于诏勅，人臣之权莫重于此矣。匡君进戒，节用丰财，百务修举，海内安寧，命将征伐，所向成功，四裔畏服，边境无虞，人臣之功莫大于此矣。登高则身危，衡重则权坠，物成则阴杀，必至之势也。此伊尹之所不敢久居，周公之所逊而得免者也。况末世之君臣乎？使居正于斯，不矜其能，不伐其功，上褒其富国之功，则曰：此有司勤劳所致也，臣何功之有？上赏其命将克敌之功，则曰：此将率之略，士卒之力也，臣何功之有？百僚进规，则拜受而加谨焉；身被劾奏，则引以为罪而不辩焉；入阁议政，则推让而不敢先焉；郎吏博录之属见之，而礼有加焉；入朝则秉笏，如不胜也；侍侧则鞠躬如待罪也。社稷已安，规模已立，求贤自代，归老江陵，岂不善始善终哉！乃不知道此，位已极矣，犹恐人之不我屈；权已重矣，犹恐人之不我威；功已大矣，犹恐人之颂我者不至；时当退矣，犹固位而不能释。主忿积于中，群怨结于下，其祸已成，不可复解。显帝犹为能忍之主也，不然，不待辽宫一女子之诉，早以身死经毒、族无遗类矣。

是知居高乃所以自卑也，立威乃所以自侮也，好誉乃所以自毁也，求固乃所以自灭也。是故有为相之才，必有为相之学。使居正好学自修，不矜不伐，可以从伊周之后矣。

远谏

臣不敢谏，虽谏不直，直亦不尽。君不纳谏，虽纳不从，从亦不改。当其世之臣，虽有伊尹周公之告，若不闻知；虽有龙逢比干之忠，徒杀其身。吾今有言于百世以上，训百世以下之为君者，以代其臣之不敢直。诵吾之言，有不惊心丧魄、手战股栗者，非君也。天下之大可恃乎，甲兵之多可恃乎？君惟不义无道于民，虽九州岛为宅九川为防九山为阻，破之如椎雀卵也；虽尽荆蛮之金以为兵、尽畿省之籍以为卒，推之如蹶弱童也。昔者桀为不道，身死于三脰之国；纣为不道，身死于烈焰之中；太康不道，后羿逐之；厉王不道，国人流之。自夏以后，二十一代之失天下者，其祸类然也。迹其所以亡者，阉妾蛊志，权奸蔽聪，滥赏淫刑，善恶倒置，似亦庸君之常，未足大异。然有一于此

，虽不即亡，祸成于渐，不及其身，在其子孙。天命已去，臣叛人散，死亡奔流，如四君者，一朝为烈矣。

今夫富家大族，虽不幸而身陷刑辟，犹可以保其妻妾，全其子弟，不至于灭绝。万金之子，骄矜淫佚，废其田宅，其亲戚友朋犹有恤而周之者。虽失其故业，环堵之室布褐之衣蔬粝之食，父子夫妇犹可庇其身而聚处也。为天子者则不然，家国一破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盗及寝门，左右奔逃，宫妾散亡，珠玉尽俘，宫殿烧焚，身为囚虏，嫡庶诸子骈首就系，后嫔贵主受辱于人，累世坟陵藏穴发掘，松柏斩伐，宗庙丘墟，柝主毁弃，百十鬼神号哭而无所凭依。当是之时，万乘之主，求为道路之乞人，而不可得也；欲与妻子延旦夕之命，而不可得也。亡国之惨，一至此哉！不啻是也，既毒其家，遂毒天下。当是之时，社稷无主，群雄并起，各据一方，大者百余城，小者一二十城，相争相杀，无有宁日。五里之邑十里之郡，朝属于东夕属于西，旋陷旋复，父兄子弟死亡无遗类，四海之内，覆军屠民，原野厌人之肉，川谷流人之血。不惟兵刃，男不得耕，女不得织，天灾流行，野无青草，民之冻饿而死者枕藉于道。迨乎天心厌乱，或一二十年而后定，或数十年而后定，或百年而后定。海内死者，非算数之所及矣。亡国之毒，又至此哉！

川流溃决，必问为防之人；比户延烧，必罪失火之主。至于破家亡国，流毒无穷，孰为之而孰主之？非君其谁乎！世之腐儒拘于君臣之分，溺于忠孝之论，厚责其臣而薄责其君。彼乌知天下之治非臣能治之也，天下之乱非臣能乱之也。使舜内惟二妃之听从，外舍皋夔而用四凶，虽有皋夔，舜之天下必乱；使纣不听妲己之言，舍佞臣而用比干胶鬲，虽有佞臣，纣之天下必治。治乱在君，于臣何有？不责其臣而责君者，非吾之言，仲尼之教也。春秋之法：臣弑其君，罪在臣，称臣之名；罪在君，称君之名而不着其臣之名。宋人弑其君杵臼、齐人弑其君商人、莒弑其君庶其、晋弑其君州蒲、莒人弑其君密州、吴弑其君僚，皆隐其臣之名，若国人共诛之者。岂宽弑君之贼哉？君惟不道，不君其君而后动于恶，非人弑之，自弑之也。君而不君，国人不与，社稷不保，国家危亡，而且恶名著于春秋，罪在贼臣之上，可不惧乎！

人无贤不贤，贤不贤惟君；政无善不善，善不善惟君。君惟有道，虽恒才常法，可以为治；君惟不道，虽有大贤良法，亦以成乱。是故明哲之君，无所为恃，必责于己。知天子于民庶，过及十一，祸倍百千。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，亦有嬖妾，南威西子，身之蛊也；亦有便侍，竖貂勃鞞，家之蠹也；亦贵所好，巧言令色，朝之贼也；亦贱所恶，良药瓠石，国之宝也。若反其道，则上祸祖父下灭子孙，血流海内屠及百年。吾为此惧，于百世之上，训百世以下之为君者。若闻吾言，惧而知改，虽中才之主，可以保天下。其有暴君



，终于不省，乐祸不悛，则有如前之所言者。是谓远谏，亦谏之一法乎！

卿牧

明君欲兴上治，举贤以任官，必审官以尽其所学。稽古以为名，顺时以定职，期于允宜，以安天下之民。冢宰辅相天子，无所不理。今名为吏，但主除吏。当授使授，当陟使陟，当黜使黜，不过注簿一小吏，乌得为长卿？五卿皆然，不可以不正，请复名为冢宰。冢，大也；宰，主也。五卿诸寺诸司史历军将仪卫奄人羣牧守令，皆其所统也；宫、朝、畿、州、华、夷、文、武、政事，皆其所治也。纪纲万方，弼亮一人。君在，代之理；君崩，摄其政，乃其所任也。而其大者则在用人。周官掌邦治，统百官，均四海，即用人在其中，当申命之以重其用人之责。人鲜睿圣，无私则明，博咨则周，朝之卿士日夕所见，岂或不知？近自邦畿，至于海隅，苦乐丰饥，其长不敢不以闻。虽有所蔽，形于别奏，流于谣谚，闻于计吏僚友游士之口，皆可审察而知之。其政得失，其人贤不肖，其才长短，即可冯以为黜陟、为易置。天子垂拱仰成，百官尽职听命，嬖宠不得邀厚禄，贵戚不得窃尊位，贤能无沉沦之叹，俊杰有奋兴之路，内外之官无不得人。居此位者，不兼庶政，庶政实由以举；不兼众功，众功实由以奏；不专治平，治平实由以成，斯无忝于冢宰。

司徒任土制赋，当从今职，以敷教归之宗伯，而受以司空地利之任。今名为户，按户纳租，不过守籍一小吏，乌得为次卿？请复名为司徒。徒者众也，有众土乃治，土治财乃生，财生用乃足。众为邦本，土为邦基，财用为生民之命。司徒之职，重农功，籍土田，审肥饶，时赢绌，稽蓄散，慎出纳，制为成法，授之有司，毋敢废越，必使民有余藏、国有余用，虽天灾流行、年谷不登而民不困。去贪黷如鹰鹯之逐鸟雀，去苛敛如药石之攻疾。天子不得有私用之财，后宫不得有珠锦之饰，贵戚不得有田宅之饶，民庶不得有侈丽之好，不以征伐伤财，不以营作伤财，不以多事伤财，三年必生五年必成十年必富，斯无忝于司徒。

宗伯敷教扰民，以端治化，小大由之有所视效，今名为礼，但言其道，未显其官。请复名为宗伯，宗者师也，伯者长也。礼出于身，为天下师，为百度长，上下从之，如徒之不敢违师，如少之不敢先长，名为宗伯，所以重其责也。礼行于宫，君毋骄，后毋陵，嫔宠毋踰，嫡立毋易，庶爱毋干；礼行于朝，君毋过尊，臣毋过卑，凡尔百职，有功不伐，有能不矜，居上不骄，居下不援；礼行于四海，父子不相离，夫妇不相陵，兄弟不相争，强不暴弱，富不耀贫。有难之者，谓三代世远，末俗多伪，言礼于今，必不可行。是不达情之论也。民何爱恶？群尚则爱，羣弃则恶；物何贵贱？群尚则贵，群弃则贱。礼不离文，徒文则晦；礼不离器，徒器则虚。以文以器，民之观之同于优偶。礼云

乎哉！以文见实，以器达意，敬敷五教，必先正君。君身先之，大臣率之，小臣顺之，庶民观而化之，风被心悦，虽驱之使勿从，亦且不得，何患乎难行？如是，则兴仁兴让、无争无党，三代之治可复，斯无忝于宗伯。

司马主兵，期于弭兵。兵者，毒民之器，今名为兵，是示天下以尚兵，非吉祥之名也。请复名为司马。国之大事在兵，兵之大用在马，隐其名必修其实，制胜有具矣。数军实、核籍伍、教行陈、严约束，乃戎事之常。而其大者亦如冢卿，在能用人。图危在安，定乱在暇，必素知其人之智勇，蓄以待用。其贰其属，必皆知兵之人，以及朝臣牧属有堪为将者。又皆博访而知之，一旦寇发，如抽矢于房，惟我所使，不患无将。已知兵，然后知知兵之人，用是卿者，必求知兵之才，试于疆场，徧历山川，通古谋略，達今情事，乃可以授斯任。如是，则卿使将，将使偏裨，偏裨使千百长，如臂运手、手操弓、弓发矢、矢破的。捍边制蛮，虽远在万里，如提挈于左右手。甲兵不用，威德远服，战胜于朝廷者，上也；赏罚严明，先期决胜，计日献捷者，次也；将士和睦，保守封疆，寇至能御者，又其次也。三长有一，斯无忝于司马。

司寇诘奸慝，禁暴乱，表裏宗伯，以成政教，不壹于刑。刑者残民之物，今名为刑，是示天下以尚刑，非仁慈之号也。请复名为司寇。民不知礼，见利则争，争成夺，夺成寇，以至于大乱。名为司寇者，欲其功至于内宁外靖、无为寇者，不啻明刑无失而已。夫功期于无寇，事则先于明刑，刑罚不中，当死不死，不当死乃死，当流不流，不当流乃流，其在有位，功罪不分；其在庶民，手足无措。贤人害小人利，善人祸恶人福，必且胥沦以底乱亡。夫刑自贵始，自宠始，自近始，刑乃威，威则民畏。刑于命狱，于鬻狱，于奸狱，刑乃清，清则民服。今之议狱者，盗杀为重，财产为轻，乌知财产为四海之大命，有司轻之，恒不为理。理不得宜，亦不卒事。逮役所至，尽其鸡豚，亡者不复反，多所亡，渐至家室空虚，农民失业，其害大于盗杀。必申戒有司，惩其所知，儆所不知，孰敢不尽心于狱？如是，则臣安其职，不虞得罪；民安其家，不罹祸殃。寇贼奸宄无衅以作，斯无忝于司寇。

司空所掌，则如今制，以从周礼之考工，但不可名为工。名为工，是上卿下夷于贱工矣，奚可乎？请复名为司空。宫室美，则山林空；衣服丽，则机丝空；饮食侈，则牢堦空。名为空者，欲其不空也，犹治乱之臣曰乱臣也。时平则淫，物丰则奢，毕命曰“世禄之家，鲜克由礼。敝化奢丽，万世同流。”奢丽之风，实由上作。居斯位者，其朝夕陈戒于君，告以太康好峻宇而夏亡，纣作奇技而殷亡，幽王殫杼柚之力而周亡。传有明鉴，不可不惧。榱桷不发于荆蜀，丹青不进于辰沅，翡翠不进于交广，珠玑不进于雷池，织绣不造于东吴，三代尊卣不御，汝定陶器不御，苑囿不广，禽兽不蓄，桂柏不植，橘荔不尝

，无征伐转输之劳，以造舟车，增甲楯。于是民不费财，农安耕作，养老育幼，不废其业，斯无忝于司空。

六卿之贰，皆卿才也；亚长一命，其位已，尊皆天子大臣也。今名为侍郎，郎，微官也，其辱已甚。请从其长之名而为少。冢宰之贰，曰少宰，司徒之贰曰少司徒，各置左右。其次四卿皆然。六卿有退者，即以代之，其任如长。嘉绩并着，斯无忝于卿贰。

京师，天子之都，今夷为府，京尹重任，今为闲职。请从汉制，名为京兆尹。贵戚有讼，决于是；六军犯法正于是，王侯公主后族奄奴嬖幸，不得肆行，豪侠不得惑众，奸宄不得潜藏，京师肃清，郊圻无虞，斯无忝于京兆尹。

卿尹如是，余官可定也。内有六卿，外有群牧，古之制也。今又以巡抚临之，非由内使，虚有巡名，多官盛卫，以都御史之威，恐喝官民。府县之吏，入见严于朝参，跪拜卑于奴隶，卿属无此礼，乃行于外以辱君子、挫志士，是教天下以无耻，何以风有位？出入铙吹，行道霆震，上下隔绝，禀令发命，三累而上，三累而下，而后及民。天子一人，六卿在内，不周万里，故设斯任。乃亢绝如是，亦何与于蚩蚩农民、琐琐妇子？都御史既革，其并革之。昔未有巡抚，三司分治赋兵刑而无所统，固非良法。请亦革之，而复立州牧，赋兵刑以其贰属分理而统于牧。牧者养也，当下其尊而与民亲，以时行视，少从省[少]骑，裹粮束刍，步田塍，入庐舍，讯父兄，抚妇子，如召伯巡行，遇有讼者就决于树下，周知民艰，从欲去恶，目见遂行。军伍修整，武备严密，内外有寇，随发攘除，百姓不惊。其于守令，重之如保母，亲之如弟侄。以事时见，降阶以迎，登堂以揖，燕好以密，而禁其跪拜。春秋会盟之礼，五等之爵虽有上下，同列同坐，同歃同盟，其相称皆曰君、曰寡人。大国大夫，亦得会伯子男。岂若今之外吏，尊卑悬绝哉！故州牧于守令，当敬之以礼贤，亲之以共励。及考绩之年，功罪明列，不敢隐蔽。牧考则诸绩听于六卿。于是各尽其职，境内无虞，斯无忝于州牧。

古人有言曰：非知之艰，行之为艰。府县之官，以知为名，非义也。请如汉制，为郡守，为县令。守者保也，令者善也。保土善民也。

善任

六卿既得人，任之又有其道。有道则能尽其才以告成功，失道则虽笃于用贤，终于才绌而政废。天下治乱，社稷安危，皆由于此。其道有四：一曰专，天子有六卿，犹身之有耳目手足，耳惟聪，目惟明，手惟执，足惟履，不相为用，各专其职。唐虞之臣，惟禹为无善不备，故终陟元后。若弃为后稷、契作司徒、皋陶作士、垂（倕）共（供）工、益作虞、伯夷作秩宗、夔典乐、龙作纳言，专典一职，终身不易。使八臣互易其位，岂不可以为理？终不若取其

尤长，各用其极。是以唐虞之治，巍巍如天，非后世所能及。当法此以任官，既有成绩，终身不迁。老而避位，必举贤以自代。历年既久，守官既专，其虑益熟，其学益精，其事易成。二曰虚，天子有六卿，如匠之有绳墨斧斤，引之既直，斲之无爽。宫室乃成，虽垂班之巧亦不能废。人君长于宫中，天下之事不能周知，而且居高易骄，处富易侈，败度败礼，尝[常]不自觉。尚赖诸元老格其非心、讲道论德，以补阙裁过。毋作聪明以自用，毋作好恶以遵法，毋拒忠言以闻过，则受益为多。三曰亲，天子有六卿，当如鱼之得深渊、鸟之得深林，以游以处，不欲久闲。古者谓异姓之臣曰甥舅，势亢分疏，亢欲其下，疏欲其亲，故下之若舅、亲之若甥。咨访时见，敷奏时见，暇豫时见，燕饮时见，嬖妾媚寺辞臣谐优皆屏而远之，以专于有道。如江河之浸，膏泽之润，久则与化。四曰敬，六卿有过，如月之食[蚀]，何损于月；如山陨石，何损于山。大明不同于炬火，崇冈不等于土垣，岂为小灾所伤？当视此以礼上卿，上卿非大过不退，不录其小失，不加以小罚。凡罚，月夺其禄，岁夺其禄，累降其阶，此罚但可行于卿贰羣牧以下，而绝于六卿。待以师宾之礼，不敢烦责，是谓能敬。若常班定分，不可以言敬。如是，任之专，受之虚，待之亲，礼之敬，君臣同心，上下一德，无嫌疑无猜忌，不间于谗慝之口，君无不测之恩威，臣无不虞之祸福，中道不变，始终不易，乐哉斯时！君卿和于上，小臣和于下，庶民和于野，休风所被，天下大治。

吾闻君子之道，无德不酬，无施不报。为人臣者，终其身以死守官，佐君为圣以致太平，朝廷百姓并受其福，而荣不加于本职，泽不及其子孙，仁人深所不忍。是故劳久者报之以富贵，功大者报之以封爵。夫尊为上卿，祭祀燕饮，其礼必备；亲族宾朋，仰望必多，故九命食禄九千石而杀以下。三公至贵，难得其人，故为兼官。若内贰外抚，皆得以兼，武臣总兵亦蒙师保之名，其褻已甚。故惟六卿得兼公孤而绝于下。老而请归，则营其宅，仍其禄，官其嫡子，食其庶子，时赉其后孙。古者列爵惟五，所以崇德报功。后世以征战夺天下、剿叛乱，专尚武勇，欲人致死，于是乃创为制，非军功不侯。此衰世之制，岂可为法！凡六卿能进贤富民、靖乱变俗，是有大勋劳于天下，宜因其功之大小封为侯伯，或止于身，或一二世，或数世，或世世不绝，斯报功之典无缺。如是，则忠上惠下，各尽其礼，君臣之道乃全。

### 省官

官多则禄不得不薄，禄薄则侵上而虐下，为盗臣，为民贼。故养民之道，必以省官为先务焉。今夫富人家，百羊为群，以一人牧之足矣，主人虑其不周也，既立之牧，又为之监，司刍有人，司菽有人，欲厚其廩食，而羊息不足以供之。薄其廩食，则必窃刍与菽，而羊且瘦而多耗矣。多官害民，亦犹是



也。内有六卿，有京尹，各有贰有属，其诸太史国学历象圉牧仪卫飨膳之类，无多人也。京营之卒十万人，司马即为元帅，不别置武帅，但有偏裨，有事则少司马帅以征伐，则内戎职亦不多人。外有州牧，有郡守，有县令，亦各有贰有属，其驿仓诸司无多人也。镇屯之卒，即以州牧为元帅，不别置武帅，但存偏裨，有小寇，则使一将讨之，有大征伐，其方宁则牧亲行其方，不宁则使其贰率将士以从于少司马，则外戎职亦不多人。内外执政任事之臣，大略不过如此。今之所谓重臣，我以为闲职者，有六官焉，皆可革也。六官维何？宰相也，太子之官也，翰林也，都御史也，谏官也，总兵之官也。冢宰统百官，均四海，伊尹傅说周公皆为是官，不闻商周之世更别有相，加于三公之上者。宰相不可革乎？吾闻一师教众子，不闻众师教一子。孺子入学，六卿六贰皆可为师，乃别为之立三公、立三孤、立詹事，多其官属，杂沓盈庭，此何为者？太子之官不可革乎？六卿六贰皆老成明达，其学可以进讲，其文可以掌诏令，其多闻可以总史官、修国史，翰林不可革乎？六卿之尊，秉天下大政，百官受成，除慝纠缪，岂有不足，更何所藉于都御史？都御史不可革乎？六卿六贰进讲陈戒，师箴，蒙诵，百工谏，士议于学，庶人谤于道，皆谏官也。天子特不纳谏尔，苟能纳谏，何患直言之不闻？谏官不可革乎？兵者，自然之理，人情之常，审势好谋，可以决胜，何必猛如虎、贪如狼者乃可为大将？阳明子禽宸濠，皆以知府为将而成大功，前事之验也。先登，陷阵，致帅，挑战，勇力之士，军中所宝，但可使之为偏裨，不可使总三军为大将，是故内戎属之司马，外戎属之州牧，可以靖乱，可以御寇，尽除强镇，又无拥兵逆命之忧。总兵之官不可革乎？革此六官并其属，所省多矣。官既多省，当从周九命之数，其官名去鄙冗不典者，取周汉之官以更之。官之有品也，自曹魏始也；品之有从也，自元魏始也。衰世之制也。九命足以定尊卑矣，而周之恒命，犹缺八九，不病其简也。夫更命为品，犹未有害，乃品分正从，重之而为十八，繁累不经，适以滋多官之弊，其害为甚。不法先王而袭衰世之制，奈何至于今无正之者？予贱士也，不登朝堂，不见国典，不能详言。窃谓可省之官大略如是。官既省，然后禄可制也。

### 制禄

自天子至于县丞史，皆食于农。是以古者班禄，亦起于农夫食人之数。井田既废，田不可分，至于汉，以谷班禄而以石（120斤）差。降及于唐未之有改。其在于今，曷为不可！请用汉制而损益其数：三公，九命一品，禄九千石；三孤，八命二品，为八千石；六卿，七命三品，为七千石；六卿之贰，六命四品，禄降其卿二，为五千石；京尹之品如卿贰，禄降其二，为三千石。

六卿极尊，为三品者，周制侯七命，虽大勋劳如太公周公，爵不过侯，比

于今之三品。以兼三公，故称公。公孤官不备，为兼官，唯六卿得兼，余不得兼。六卿兼三公者，如其命为一品，禄九千石；兼三孤者，如其命为二品，禄八千石。卿之属及诸卿寺国学史官司历之类，则自二千石以五降至千石。其次末之属，则自八百石以二降而至百石。

州牧六命四品，比京五品，为三千石；郡守五命五品，比京六品，为二千石；县令四命七品，比京八品，益其禄为千五百石。牧守之贰，则自千五百石以五降至千石；牧守之属、县之丞尉及他末职，则自八百石以二降而至百石。卿贰京尹京令牧守令之禄，皆以实。其余命虽多，品虽崇，无重任，无民责，当如汉法。

二千石有中、真、比之分（汉：中二千石，月各180斛谷，真150，比100）。自二千以下，为上中下之等；上二千石则二千石，中二千石则千二百石，下二千石则千石。八百石以下，亦以是差之，百石以实。功臣之子孙继世者，公比卿为七千石，侯比卿贰为五千石，伯比京尹为三千石，皆以实。

武臣内属司马，外属州牧，酌以前代之制，定为卫尉、都尉、千夫长、百夫长之号，其禄则自二千石以下，如卿牧守令之属，以三等次降之，百石以实。其有征戍之劳，则益其禄，贍其家。有功则厚其赏赉，有大功则封为侯伯，不为限制。

京师石粟，虽贱不下千五百。中原之麦、衡湘之米，非凶岁石不过三百。若准以石数，则一石不过三百，有名而无实，远方之吏，不得赖禄以为家矣。计其值，虽不能如京粟之值，当石以千，准四方，岁报粟之贵贱，而各增益其石。若山岩之邑，不毛之地，则多给以钱，或纯以钱。

六卿得受九命之荣，食上公之禄者，重大臣也。卿贰京尹京令禄以实者，重其任也。牧守令禄以实者，重民命也。县令加五百石者，保赤子也。其它秩从尊而禄从降者，所以别劳逸也。百石不降者，恤小吏也。继世而禄降于爵者，不任事也。武臣有功劳不限赏者，重戎事也。远方之禄，不计石而核其值者，不虚惠也。粟少以钱者，通其变也。如是，则尊卑有别，轻重得宜，而禄可均也。官省则吏役亦省，禄厚则廩食亦厚，可从而定己。

凡人之性，上者有义无利，其次见利思义，其下见利忘义。上下少而次者多，厚其禄所以兴义也。上者不德而忠，其次德而后忠，其下虽德不忠。上下少而次者多，厚其禄所以劝忠也。兴义劝忠，所以厚民生也。

有患此者，谓国用不足，百官之禄骤增十五倍，将焉取给？是殆不然。君臣骄奢，民生殍亡，太仓之粟非其粟，府库之财非其财，而奚啻于百官之禄！君臣恭俭，民生富庶，太仓之粟不可胜食，泉府之钱不可胜用，而何有于百官之禄！

## 达政

有明君，则有贤辅；有贤辅，不患有司之不良；有司良，不患政事之不达。反是则政虽善不达。凡政之大者在黜陟，何以为黜，何以为陟？责饱者必炊饭，责暖者必缝衣，责治者必养民。养民之善政，十有八焉：勤农丰谷，土田不荒芜，为上善政一。桑肥棉茂，麻苧勃郁，为上善政一。山林多材，池沼多鱼，园多果蔬，栏多羊豕，为上善政一。廩蓄不私敛，发济不失时，水旱蝗蝻不为灾，为上善政一。犯其父母必诛，兄弟相残必诛，为上善政一。闾幽发潜，彰孝举节，为上善政一。独骑省从，时行乡里，入其茅屋，抚其妇子，民不以为官，无隐不知，为中善政一。强不凌弱，富能周贫，为中善政一。除强暴奸伪，不为民害，为中善政一。居货不欺，商贾如归，为中善政一。省刑轻杖，民自畏服，为中善政一。察奸发隐，四境无盗，为中善政一。学校殿庑常新，春秋享祀必敬，为下善政一。城隍道路桥梁庐舍修治，为下善政一。纳赋有方，致期不烦，为下善政一。选勇力智谋，具戈甲干楯，教之骑射，以卫四境，为下善政一。天灾流行，疫疠时作，使医疗治，为下善政一。蔬食布衣，燕宾必俭，为下善政一。

上善政六，中善政六，下善政六，凡十八善政。以课县令，重其权，厚其禄。其牧守，但行考绩，不得专制，待以宾礼，不行跪拜。凡有兴革，唯其所为，三年考绩，无功有过者黜，无过无功者以其品秩致仕，三考有上善政者受上赏，有中善政者受中赏，有下善政者受下赏，其升迁以是为差。十八善政皆备，九年之间，民昔贫而今富，昔好犯而今知礼，治化大行，斯为上功。唯不受国，封为侯伯，厚其廩禄，冕服舆马，比于古之诸侯。公卿缺，则举用之，或老而归田，予以爵禄终其身，录其子孙以崇报功。如是，则有位知劝，咸自竞勉，何治功之不成！

## 更币

古者言富，唯在五谷。至于市易，则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，其后以金三品，亦重在钱。后乃专以钱，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，但为器用，不为币。自明以来，乃专以银。至于今，银日益少，不充世用，有千金之产者，尝旬月不见铢两，谷贱不得饭，肉贱不得食，布帛贱不得衣，鬻谷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，银少故也。当今之世，无人不穷，非穷于财，穷于银也。于是枫桥之市，粟麦壅积，南濠之市百货不行，良贾失业，不得旋归。万金之家，不五七年而为窶人者，予既数见之矣。

夫财之害在聚。银者，易聚之物也。范为圜定（圆锭），旋丝白灿，人所贪爱，囊之瘞之，为物甚约，一库之藏，以钱则百库，虽尽四海而不见溢也。大吏则箕翁斗奭（舀），岁运月转，轻于隼逝。一骡[骡]所负，以钱则百骡

，虽累百万而人不觉也。盖银之易聚，如水归壑。哀今之人，尚可恃此以为命乎！圣人复起，必有变道矣。天运物运，皆有循环，兴必废，废或复，钱废于前代，岂不可复于今世！救今之民，当废银而用钱，以谷为本，以钱辅之，所以通其市易也。今虽用钱，不过以易鱼肉果蔬之物，米石以上，布帛匹以上，则必以银。涓涓细流，奚补于世！钱者泉也，必如江河之流，而后可博济也。

凡禄九千石以下，皆令受粟。度宫朝官军之所用，皆令输缗，以钱附粟而给之。其在州郡县，常赋皆令输粟。凡禄三千石以下，皆令受粟。度城郭兵役之所用，皆令输缗，以钱附粟而给之。其在边防、内屯、将禄、卒食，皆令受粟。度甲胄衣履之所用，皆令运缗，以钱附粟而给之。唯是礼大臣，惠百官，既厚其禄，积粟何以运归？则多与之钱，使可以置田宅、遗子孙，所以别于商贾也。夫赋以钱配，禄以钱配，饷以钱配，自朝廷至于闾阎，自段帛至于布絮，出纳无非钱者，不出三年，白银与铜锡等矣。昔者一库之藏，今则百库，天府虽广，其势不可多藏也。昔者一骡之负，今则百骡，家室虽富，其势不可多藏也。有出纳皆钱之便，无聚而不散之忧，钱不流于海内，其安之乎！

客有发难者，一难曰：钱重难行，民商必病。我应之曰：漕粟数百万，舟挽而注太仓；皮絮之枵，铜铁之坠，骡馱而越山谷，而病钱之难行乎！二难曰：铜不可采，又不易市，圉冶多废。我应之曰：货至无多寡，须多则多至，须少则少至。昔之计钱以万数，以巨万数，以亿数，以亿万万数，金之生也，无古今异，岂生于古而死于今。三难曰：民欲难拂，俗尚难移，民之爱银也，杀身不顾矣。其能废之乎？我应之曰：米粟之征兼钱，布缕之征兼钱，力役之征兼钱，关盐之征以钱，市货之征以钱，天下之钱多纳于公。宫中之用以钱，朝廷之用以钱，百官之禄兼钱，兵卫之馈兼钱，刍豆之市以钱，府库之钱尽布于天下，岁纳岁出，如发原放海，不少止息。民惟恐钱之少，虽驱之使用银，不可得已。

匪更

句汇问曰：卿牧、善任、省官、制禄、达政、更币六篇之言，曷既闻之矣。然诸名物多寡之数，行之久矣，至于今而欲尽更之，恐有所不可？唐子曰：吾何欲变哉！顺情合义而仍之者也。于其所当正而正之，则职尽；于其所当省而省之，则官清；厚其禄，则臣劝；专其养，则民安；通其穷，则财用足。如是，则上下同欲，民心大悦，自然之理，岂变之为乎！君子行法，为从为更，何常之有！行之而民悦，则行之，从其所欲也；行之而民不悦，则不行，更其所不欲也。且衰世习行之政，有必不可仍者。古人有言曰：圣人之兴也，不相袭而王；夏殷周之衰也，不易礼而灭（战国赵策二）。盖礼之既坏，如美木



积久而有蠹朽，不可以为宫室，是以[故]圣人之兴也，随时制法，因情制礼，岂有不宜者！诗云“缁衣之宜兮，敝，予又改为兮。”物无敝而不改者，缁衣始制，亦尝美矣，及其敝也，衿倾祛（袖口）错，四垂纒离，非复缁衣矣。犹复服之，以为不改其旧，可乎？及其改为之，其衿其祛，已非故缁[缁]。自纒七入，出于新染。观其色，揽其度，宛然故缁之初加于体也。以为改其旧，可乎？季世所行之政，昔尝以致治矣。及其既久，国家无事，君臣宴安，丧志成鄙，未能远谋。官守不明，惠泽不行，名存而实亡，文辞益美，不顾百姓之便利。于斯之时，犹为谨守旧章，不敢踰越，是服敝缁衣也。有有为之君臣，奋兴在位；去因仍之旧法，殫制作之精思，慎虑时宜，讲论典礼，审量法度，归于百姓之便利，以发四海之尘蒙。于斯之时，官堕其职守，民之苦于敝法久矣。一朝弃其旧而新是图，宜民宜俗，安之如固有之，是服新缁衣也。然则陈晦繆裂，已属委弃，取而服之，是谓变常。灿灿在身，不易其制，委蛇合度，是谓从旧。新旧之故，从变之宜，唯精义者为能通天下之故，类民物之情。人君不明，执政不敏，司牧不勤，谨守旧制。恶政令之不行，飞牒文示，徧于天下，制为斩流之刑以惧之。卒之民玩坐废，斩流亦不行，朝廷亦不复问，谓之无官无政可也。诗曰：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。其予言之谓矣。

用贤

书曰：恭作肃，从作义，明作哲，聪作谋，睿作圣。诗曰：国虽靡止，或圣或否。民虽靡臚，或哲或谋，或肃或义[艾]。此五者，人之恒德，生而各具。谓非然者，其必天无水火木金土，人无言视听思恭。五者唯圣人乃全，其次或兼四三德，其次或兼三二德，其下亦具一德。必有圣者，何患国论之无定；亦有哲谋肃义之一长者，何患才猷之无济。吾不谓凡民皆然。愚夫愚妇，具五者之体而愚不及；士具五者之体而才或不达，学或不充。四海之大，凡百多士，必有能学达才者，用之将不胜用。

然盛世常见多才，衰世常患无才，其故维何？易之泰曰：小往大来。是时肃义哲谋圣在位，狂、僭、豫、急、蒙在野，故见为多才。否曰大往小来，是时狂僭豫急蒙在位，肃义哲谋圣在野，故常患无才。夫泰否，非天为之，实人为之；大小往来，非时之泰否为之，实君之明昏为之。纣有臣亿万，惟亿万心，周师至郊，无一人能御者，遂一战破纣之国。此亿万臣中，有陈洪范之箕子，若纣能早用之，则彝伦叙于有商，肃义哲谋圣并为之用，武王之圣亦终为商之良臣，而有商岂至于灭亡？幽王无道，尹氏、皇父乱政，小人盈朝，犬戎至郊，无一人能御者，遂弑幽王于骊山之下。当其时，有赋小旻之贤大夫，若幽王能早用之，则彝伦叙于西周，肃义哲谋圣并为之用，犬戎虽强黷[暴]，亦终为周之外臣，而西周岂至于灭亡？纣有此贤父师，幽王有此贤大夫，二贤近在

左右，人皆不知，其处于下位、沦于岩野者，又孰从而知之？然则纣幽之世，其才奚不若汤文之世？使以好色之心好德，以宠佞之心宠贤，则伊傅周召比肩于朝，博而求之，如燧火源泉，不可胜用。

有难之者，谓：知人之明，自古为难。友不知友，父不知子，兄不知弟，亦且不能自知。君虽哲，臣虽明，恐亦有所难知？吾谓：友不知友者，无所试其友；父不知子者，无所试其子；兄不知弟者，无所试其弟；不自知者，无所自试。盖今学校实亡，无以教士，无以取士，唯冯于既试。今以非文之文教士取士，贤愚杂进，孰能为辨？譬如不耘之田，谷稗并生，纳稼于场，谷稗并积。北碾南捶，谷稗并下，簸筛既施，稊稗乃去，嘉谷乃得。士窃三试而进，如在碾捶之前，迨授官考绩，犹簸筛既施，稊士乃去，谷士乃得。盖才可伪，功不可伪，临民听政，长短贤不肖立见。才虽混于始进，而不能掩于既试。又广之以内外大臣所荐，并用而试之，岂不可以得人，而何患人之难知！

又有难之者，谓：天子一人，庶官有万，虽至明有所不及，虽至察有所不周。于是以私以贿，上下相援，以虐为能，以贪为良。其于贤者，恶其异己，以小过受降革之罪。京朝之官，陷人夺位，援党助己，倾害之术，巧于仪秦。结近侍，通宫掖，以惑天子之耳目，能使黑白变行、功罪异状，将何以救之？吾谓：水流湿，火就燥。不闻皋陶用驩兜之徒，驩兜用皋陶之徒。唯元凶秉政本，霸天下，故群奸附势引朋，以朝廷为巢窟。若天子用冢宰得人，冢宰总五卿得人，以共摄群牧，皆得其人，如网在纲（有条不紊），无一纶之不就理，则百职无所容其奸。虽有奸者，亦化为良，而何患贤者不用、不肖者不去？是故君何以昏？自用则昏；君何以明？用人则明。恭己虚衷，不敢自是，师冢宰而友五卿，举社稷以从，是谓以众明为一明，以众聪为一聪，不劳而天下大治。

## 六善

句汇问为政之道，唐子曰：六善备，可以为政矣。何谓六善？曰违己、从人、慎始、循中、期成、明辨，是谓六善。尧舜，圣人之隽也，犹不敢自用，而况圣不及尧舜者乎？况贤远于尧舜者乎？况不贤不见尧舜之履迹者乎？书曰：有言逆于汝心，必求诸道；有言逊于汝心，必求诸非道。逆己非逆，逊己非逊，勿己之是，惟道之归，是谓违己。天下有天下之智，一州有一州之智，一郡一邑有一郡一邑之智，所言皆可用也。我有好，不即人之所好；我有恶，不即人之所恶，众欲不可拂也。以天下之言谋事，何事不宜；以天下之欲行事，何事不达！诗曰：先民有言，询于葛藟。人无贤愚，皆我师也。是谓从人。凡事，见以为可，而其中有不可者焉；见以为不可，而其中有可者焉。惟一再思之，更覆思之，不必上智，其端必见，其识必及。若不思而遂行之，其为

悔也后矣；不思而遂不行，其为惜也多矣。发政如发矢，矢发不可复反，政发不可复收。书曰：若虞机张，往省括于度则释。鹄之度在目中，不省则不见也。是谓慎始。始非不慎也，迨其后，有欲速而不达者，有厌倦而若忘者，遂有中道而废者矣。中道而废，则民多玩，后虽有作，不可为矣。诗曰：不竞不綌，不刚不柔，敷政优优。又曰：不震不动，不戢不竦。言不欲速也，毋厌倦也。如农夫之耕耘，四时不失序焉，日月见其长焉。是谓循中。始既已慎矣，中既已循矣，而有不保其终者。小器易盈，志满则骄也。宣王，中兴之君也，及其德衰，而小雅之刺者三章（祈父、黄鸟、我行其野）；桓公，五霸之盛也，及其气矜，而葵丘之叛者九国。不啻此也，书曰：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篑。武王，圣人也，召公犹虑其服九夷八蛮，或启侈心，而进一篑之戒。而况德本中人、智効一官者乎？是故政必期于有成也。无枢易拔，无轴易脱，不可谓违己。左言则左，右言则右，不可谓从人。卿士盈廷，发难不已，不可谓慎始。牒牒申命，日遵岁结，不可谓循中。考绩多良，治功不见，不可谓有成。若是者，辨之不明故也。集人成己，始终一贯，物不能蔽，人不能欺。功之成，不于成成，立志发令，已立其成。明辨于此，而后六善备焉。六善备，可以为政矣。

## 恤孤

苏州有育婴之堂，以收弃子。凡穷民之不得有其子者，则送之堂中。愿育者怀之而去，衣裸医药，无不备焉。月给乳妇之食三百钱，乳妇之记籍者三百余人。岁费千余金，皆士大夫助之。此一乡之善事也。

唐子贫，岁丰而家人恒饥，妻寄食于女家。仆原有一男一女，以其妇佣乳于外，鬻其男于远方。女生一月，送之育婴堂。唐子不忍，常使视之。其所养之家，子死，愿以为己子，故育之专而无疾也。诸乳妇多不良，第贪三百钱。得堂中之衣裸，皆用于己子。所养之子，置之不顾，故多病死。其籍记中，病者十二三，死者十一二矣。堂中虽有察婴之规，使从事者视之，不过月一至焉，岂能相与寝处，故病死者多也。自有此堂以来，所活者多矣，然念所不得全者，恒为戚戚焉。

一郡之中，虽有此善事，不过小补，而况天下之人，生民之多，饥无食、寒无衣、父母不得养、兄弟妻子离散、婴儿之委于草莽者，不知其数矣！当是之时，天地不能容其生，鬼神不能救其死，心为之痛而手不能援，吾其如彼何哉！虽有仁人，尽出府库之财，尽发太仓之粟，以大赉四海，亦犹之乎育婴堂也。

吾尝观于田矣，天久不雨，诸苗将槁。吴中之人，农众而力勤，车汲之声达于四境，然灌东畝而西畝涸，灌南畝而北畝涸，人力虽多，无如之何。迨夫

阳极阴起，蒸为云雾，不崇朝而徧于天下，沛然下雨，蒙蒙不休，旦起视之，苗皆兴矣；沟塍蔓生之草，皆苗甲青青矣。人力之勤，不如普天之泽也。以人譬苗，以雨譬政，若使四海之民，家给人足，衣食饱暖，父母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，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，男有室以养其父母，女有家以遗其父母，惟恐生男生女之不多也，亦奚待于育婴堂哉！百尔君子，何不以文王治岐之政，陈于今天子之前乎！

### 善游

陟高山而远望，游长川而安流，望之苍然，临之漪如，斯亦天下之美观，人情之所乐，君子所不废者也。是以黄帝游于釜山（在河北保安南），尧游于康衢，舜游于四岳，禹游于会稽，文王乐于灵台，武王浮于河流，成王偕饗于南原，周公举觞于洛水，仲尼登太山、游于舞雩，曾点浴于沂水。由是观之，古之帝王圣哲，未闻以游为败德而绝其履迹也。人见太康游而有穷拒河，穆王游而淮徐作乱，遂为败德之事莫过于游。夫二君荒淫昏髦，先自败德矣。百姓积怨，国事不修，虽不好游，亦有内起之变、外发之寇，岂待游而后致乱哉？昧于事君之道者，于其出游，不能因其势而利道之，即其事而焚掖之，徒立直谏之名，惩荒游之祸，扼于殿上，沮于道中，引裾裂衣，当车断鞅（若辛毗之谏魏文、郭宪之谏光武）。忠则忠矣，我以为多事矣。君子不拂人情、不逆众志，是以所谋易就，以有成功。撻鞲闭幽者，忧之象也；启辟涣散者，乐之情也。鸟守故巢，亦翔于丛林；鱼潜在渊，亦洄于荡泽。鱼鸟有情，何况于人。人无贵贱，孰能闭户操作，暮春清秋不一覩山川景物乎！

上古既远，淳风不作，谀风日兴；天子之势日尊，羣臣之情日隔。一人无忌，有沼四海而囿八方之气。当是之时，刚直之臣不能匡君，耻于屈伏，乃不避杖夹斩磔之刑，以与天子争胜，必欲伏至尊而使出我下。郊社之外，制之不使轻出；苑囿之中，制之不使轻入；天子则不得已而从之，又有道学师傅，正色拱立其侧，使天子严惮，非时之枝，不敢妄折；非名之菜，不敢妄食，亦不得已而从之。久之不便于私，郁郁不乐，乃渐畏正人而疎之矣。于是阴行乐于深宫，诸奴间入，施其排斥，天子引以为助。始焉屈于名义，今也得遂其欲。如久郁之阳，忽焉横泄；如久壅之川，忽焉溃决。诛戮直臣，放流贤士，乾坤晦塞，君臣昏迷，虽有善道者亦无所施其术矣。人亦孰不欲遂其情？天子虽尊，亦人也。善事君者，敬之如天而处之无异于人，同其情而平其施。何必望其尊威，矫为亢直，而犯之以其所不能受！古来死谏之臣，吾敬之难之，而不深与之，盖以是故也。好游者人之恒情也，古有省耕之事焉，亲民之事焉，巡岳之事焉，礼也。于省耕，乐原野之旷；于亲民，乐田舍之逸；于巡行，乐山川之色，礼也而寓游之乐焉。于斯时也，履畝入舍，抚其妇子，视其寝处，观其



稼之厚薄，察其藏之多寡，问其食之足不足，吏之清浊、狱之枉直、横征之有无，皆可问之。民即畏官，不敢以告，覩其形、察其情，知其苦乐，加之以素所咨访，吏之贤不肖，其安所遁哉！即以是行诛赏，虽偶行于一方，不周于五岳，四海之民闻而大悦，惟恐天子之不好游也。然则一举而政修治兴，民心悦服；山川之色，更益美观；浏览之怀，更为悦豫；岂非天下之至乐哉！以此道君，不必谏止也。

好色者人之恒情也，闺房之内，和乐而制之以礼，谨慎而御之有节，其诸妃嫔，宠之而无奇巧之饰，宠之而无并后之嫌，宠之而不启煽政之渐，斯门内之善经也。好色其何伤？

好财者人之恒情也，苟非聚敛之君，取之必有制；取之有制，用之必有节。无功之赏，不易一钱；无益之费，不易一金。惟其爱财，故不伤财。此富国之善机也，好财其何伤？

好古器者人之恒情也，夏后氏之琯戈，殷人之玉钺，周人之石鼓，皆宝也。历数千载，琯戈在而夏安在，玉钺在而殷安在，石鼓在而周安在？有守器之感，斯有守国之虑矣。此修德之一助也。好古器其何伤？

好宫室者人之恒情也，栋宇太广则不适，丹雘太丽则不雅，台榭太高则不安，苑囿太旷则不周。不惟其广，惟其适；不惟其丽，惟其雅；不惟其高，惟其安；不惟其旷，惟其周。以天子之居，有儒生精舍之风，如是好宫室，好之乃见明德矣。

主进

为政亦多务矣，唯用贤为国之大事。治乱必于斯，兴亡必于斯，他更无所于由也，一于斯而已矣。然贤者难知也。天子欲用贤，何以知其贤而用之也？必也大臣荐于天子，内外羣有司荐于大臣也。贤者难知也。有司欲进贤焉，何以知其贤而进之也？必也访之于乡人，访之于乡士大夫也。天子求贤于大臣，未可也；大臣求贤于有司，未可也；有司求贤于其乡，未可也。夫是皆进贤之人也，有司不求于其乡，将焉求？大臣不求于有司将焉求？天子不求于大臣将焉求？岂舍是而别有进贤之路哉！然则以为未可者，是何说也？是皆可以进贤，而不必其无私；即有无私者，不必其能知人，故以为皆未可也。且古之人多直，今之人多诈，古者听其言为君子之言，观其行为君子之行，其人诚君子矣。今也听其言为君子之言，观其行为君子之行，而其人则小人也。世尚道学，则为儒者；世尚文辞，则为名士；世尚气节，则为直士；世尚功业，则为才士。惟其所为，言貌皆真；营营往来，籍籍聚会，以图进取，孰能辨之！以利达之徒入于多私者之门，则以合进；以矫饰之徒入于不知人者之门，则以罔进。于是有举皆其阶，有位皆其窟矣。且彼进贤之人，其先进也，皆以是物也

，岂鸟媒而致凤哉？是故求贤之道，勿问孰为贤孰为不肖，当先观进贤之人。盖贤不肖各有其类，吾尝见夫鸟矣。彼鸟也，集于乔木之上，其群飞而从之者皆鸟也，无异鸟也。又尝见夫鱼矣，彼鲫也，游于浅水之间，其群游而从之者皆鲫也，无异鱼也。惟人亦然。从伯夷游者必伯夷之所与也，无盗跖之徒也；从盗跖游者必盗跖之所与也，无伯夷之徒也。若使盗跖主进，而望其所进之人有若伯夷者，岂可得哉！是故明君察于群臣之中，得其大贤，处以上卿之位，惟其言之是听，而不惑于谗慝之口，则列于朝廷者皆其类矣。列于朝廷者皆其类，则列于邦国之职者亦皆其类，各以类进，则贤才不可胜用矣。然诸卿虽贤，若并责之以进贤，则又不可。吾欲余乎，必使善余者转贩于衡湘之间；左右虽多良贾，别有任使，不使之余也。吾欲买马乎，必使善相马者求于秦陇之间，左右虽多良工，别有任使，不使之买马也。何也？舍其所短，用其所长也。古之大臣，于政事无所不达，于社稷之长计无所不周，而独于知人或有所不及，此亦贤者之常也。放齐荐胤子（丹朱），金荐鯀；唐虞之臣且有不知人若是者，况其下乎？帝之试鯀者，当时洪水方急，未知有禹，惟鯀才有可用，姑且使之，非信金之举鯀为知人也。人各有其类，才各有所长，惟贤者乃能进贤，得贤者为进贤之人，使各举所知，所以引其类也。惟知贤者乃能用贤，得知贤者为用贤之人，使择决众之所举，所以用其长也。具斯二者，用贤之道无遗矣。岂惟臣有其类也，君亦有类焉；岂惟臣各有长也，君亦必善用其长焉。惟贤君，然后能用贤臣；惟君能知人，然后能用知人之臣。书曰：在受德暨，惟羞刑暴德之人，同于厥邦；惟庶习逸德之人，同于厥政。言纣德之不克类进者，皆其类也。书曰：文王武王，克知三有宅心，灼见三有俊心，乃克立兹常事，司牧人，以克俊有德。言文武知人，故能用贤以及天下之贤也。由是观之，惟君先正其身以为天下表，卿士百职，罔非正人，天下不得其径而缘之。又于诸大臣之中得知人者，委以推贤进能之任，非天下之良士，孰得而幸至哉！诗曰：嗟我怀人，寘彼周行。向之所怀而不可得者，今皆寘之周行，讲论道德，与造功业，无不如意。诚如秦誓所思惟在一臣，则能用众才，其利无穷，不其然乎！

## 梏政

天下难治，人皆以为民难治也，不知难治者非民也，官也。凡兹庶民，苟非乱人，亦唯求其所乐、避其所苦，曷尝好犯上法以与上为难哉！论政者不察所由，以为法令之不利于行者，皆梏于民之不良，释官而罪民，此所以难与言治也。

以诏令之尊威，上驰于下，下复于上，不待旬月而徧于海内矣。人见其徧于海内，吾见其未尝出于门庭也。盖徧于海内者，其文也；未尝出于门庭者

，其实也。虽有仁政，百姓耳闻之而未尝身受之，此非有司之故而奚故哉！溪谷阻车，蒺藜阻足，今之有司，皆溪谷蒺藜也。若有司之尽乃心，如佣之事其主，则善矣。佣何善乎？主人督之不使即于惰，而亦不肯自惰，虑不当于主人之意而逐我也，计一日之工必无负于一日之酒食，计终岁之工必无负于终岁之廩粟，是以禾稼丰、畜牧蕃，而主人坐获其利焉。是主人之法令行于佣，而佣能不梏于其所行。何有司则不然邪？岂爵位不足以为荣邪？禄虽至薄，岂禄外自然之利不足以厚其家邪？何不若佣之忠于其主也？

一官之所任，我代者前此几何人？代我者后此几何人？我在其间，一旅客之信宿耳。土地非我之产，府库非我之藏，民人非我之族党，于我何有焉？今之为官者不必贪邪，即廉能无过者，其存心莫不如是。不忍之心人孰无之，乃但知仕宦，不知道义，溺于父兄之为，习于流俗所尚，因仍而不知其非。由来已久，不可深责。朝廷所寄以牧民之任者，大官小官，自内至外，皆如是之人。上以文责下，下以文蒙上，纷纷然移文积于公府，文示交于路衢，始焉羽逝，既而景灭，卒不知其纷纷者何为也。如是千万职，外塞九州岛，内塞五门，君臣上下隔绝不通，虽有仁明之君、欲行尧舜之政，其何所藉以达于天下乎！

政不行于天下，岂徒无益，必有大害。谚曰：官屋漏，官马瘦。推而广之，田园庐舍，一官屋也；父兄子弟，一官马也。心不在民，虽田园荒芜，庐舍倾倒，而不一顾也；虽父兄冻饿，子弟死亡，而莫之恤也。凡为官者，视为固然。虽无不肖攘民之事，而视民若忘，等于草茅。夫攘民之害小，忘民之害大。攘民者不多人，忘民者徧天下，是举天下之民委弃之也。疾不救者日深，至于四海困穷，民无以为生。有天下者其危矣哉！然则治民先治官乎！三代既远，仕不由学，官焉而失其官也久矣。将何以治之？治之以赏罚乎？赏罚者，圣人善世之大权，然而难言之矣。圣人之赏，使天下之不善者皆悦其赏而迁于善；圣人之罚，使天下之善者亦兢兢焉恐入于罚而益修于善。此君子之所学以待用者也，然非所望于后世之赏罚也。世之降也，官之为善者不必赏，为不善者不必罚，孰慕不可必之赏而畏不可必之罚乎！于是有术焉，能使赏不出于朝廷而出于我。悦于上官，悦于大臣，悦于近臣，是其术也。悦于上官者，一秩之赏至；悦于大臣者，超迁之赏至；悦于近臣者，不次之赏至。赏自我操，罚焉能及！由是言之，赏罚不可以治官也明矣。

然则官终不可治乎？是盖斯民之不幸，上天之不佑，非人之所能为也。则亦莫可如何也已矣。辗转思之，不释于心，不得大成，且求小补；不能普利，且图少济。设为说之之言曰：君之贵，非君赐乎？必曰：然。君之用，非出于民力乎？必曰：然。吾愿君之有以报君赐而勿忘民力也，今夫受人壶餐，必

有以酬之，而况受人富贵且以遗子孙乎？食粟衣帛，必念所自，况今薄禄之时，官之衣食，非取于农而实资于农乎！仁者居其位、受其福，所以兢兢业业不敢自安者也。损人以益己，必不可为者也；损己以益人，亦不可为者也；有益于己无伤于人，斯则可为者也。居今世而不悦于人，不但失官，且以得罪，诚不可以直道而行。曷若量己之力，以其半交人，以其半勤民事、察农桑、筑圩防、计丰凶、除奸慝，则民亦少害矣。夫忠君爱民，无失其本心；保身远害，又不失于自利，斯两得之道也。内省有咎，孰若无咎？百姓诅之，孰若百姓祝之？乡党非之，孰若乡党称之？其请择于斯焉！

潜书下篇下

惰贫

震泽之蚕半稼，其织半耕，沸卤渍卵，蚕壮丝美。唐子以家室处于沈氏之庐，制服，安习线绵为经，寒，不及纬，市之，授诸严氏之妇沈孟。孟煮橡实之冠以为色，登机而织，间以鬻乳嬉语，不尽三日而成。孟裁，妻佐缝，服之甚康也。丝不于市，线不于市，色不于市，织不于市。一妇之手，岁可断百疋。严氏不耕，夫并作则倍，有事损十三。一畝之桑，获丝八斤，为紬（绸）二十疋。夫妇并作，桑尽八畝，获丝六十四斤，为紬百六十疋。严氏故有土一畝，易桑，损十五，以食三口，岁余半资。菜茹荫桑，瓜豆缘垣，牧豕阴溜，放鸡邻疆，抑又为利。严氏不然。桑不尽土，不翦不壅，机废不理，不蓄不蔬，故其贫甚于无艺者。察一乡之人，无大异者。以斯观之，谓吴地尽利，殆不然矣。

教蚕

吴丝衣天下，聚于双林（巷），吴越闽番至于海岛，皆来市焉。五月，载银而至，委积如瓦砾。吴南诸乡，岁有百十万之益。是以虽赋重困穷，民未至于空虚；室庐舟楫之繁庶，胜于他所。此蚕之厚利也。四月务蚕，无男女老幼，萃力靡他。无税无荒，以三旬之劳，无农四时之久，而半其利。此蚕之可贵也。夫蚕桑之地，北不逾淞，南不逾浙，西不逾湖，东不至海，不过方千里。外此，则所居为邻，相隔一畔，而无桑矣。其无桑之方，人以为不宜桑也。今楚蜀河东及所不知之方，亦多有之，何万里同之而一畔异宜乎？桑如五谷，无土不宜，一畔之间，目覩其利而弗效焉，甚矣民之惰也！

三代以下，废海内无穷之利，使民不得厚其生，乃患民贫，生财无术，是犹家有宝藏而不知发，而汲汲腊腌果蔬之是鬻也。盍亦谋诸此与！吾欲使桑徧海内，有禾之土必有桑焉，然亦匪易也。盖安之久者难创，习之惯者难作，约法而民不信，施教而民不从，则树殖亦不可就。古者田有官，是故弃为稷官。其后教民田者谓之田峻。田既有之，桑亦宜然。其在于今，当责之守令，于务



蚕之乡择人为师，教民饲繅之法，而厚其廩给。其移桑有远莫能致者，则待数年之后，渐近而分之。而守令则省骑时行，履其地，察其桑之盛衰；入其室，视其蚕之美恶，而终较其丝之多寡。多者奖之，寡者戒之，废者惩之，不出十年，海内皆桑矣。昔吾行于长子，略着于篇，可以取法焉。

### 省刑

莱阳盛九苞曰：山东习用重刑，杖以巨竹连根为之，长八尺，头径六寸，厚五寸，敦然方物也。皂必长大强力者，临杖，则裂犯者之袴覆足，以杖一拊臀，却立寻丈，扬杖后，扶地大呼跃进，身杖俱下，乃一捩之，不闻捩声，但觉地动。一皂一杖，捩二十则易二十人，捩三十则易三十人，恐其再捩则力减也。昔余七之叛也，事既平，系狱当死者甚众。巡抚赵祥星讯之，有一人枉者，祥星颺戚而谓僚吏曰：是可矜，吾欲释之，诸君以为何如？僚吏皆起而揖于前曰：此至仁至明，释之幸甚。于是释之。故事，免死者必捩而后释之，捩之二十，舁出，死矣。夹棍以铁贯本，置胫其间，左右各五人并力曳之。良久，乃合其末，左右击以巨棍，至百数十。异日复夹，胫肿如股，不可入，皂举踵踏入，复夹之。杖之毒者，前一杖却，一杖中。盖一杖杖已，皮不少损而内肉糜烂，如腐瓜之瓢。出，以刀划去糜肉，得良药，十有半活者。皂得赂，则直捩之，血立溅，乃反不死。其毒如此！山东之民号为犷悍，皆谓非重刑不能服之。又谓大吏有体，非重刑无以示尊威。是以沿习而然，虽有慈者不能改也。吴民号为柔弱，习用轻刑，故吴为幸。

客有嘻者曰：吴刑虽轻，重者自重，不一于轻也。吾亲见巡抚杖伪为荐书者，血肉飞溅四傍，四傍方丈之间，青草皆为赭地。此亦何轻于山东！

昔者唐子之治长子也，一年而罢。一年之间，治群杀数人之狱者二，狱成，未尝加一杖于杀人者之身。内司谏曰：杀人至恶也，杀数人大狱也，而公不加一杖，从来号为慈吏者，未有过宽若此者也。公不忍于所当忍，吾恐民风日玩，从此得罪者愈多矣。唐子曰：不然。彼杀人者，岂其始念则然哉？逞一时之忿，自陷其身于死，而不徐为之虑也。既以一死抵一死，亦足蔽其辜矣，又从而杖之，是淫刑也。吾不加一杖者，是为至平，不为过宽。夫山西之民，非弱于山东也。长子之民，又号为多奸，唐子为吏一年，夹棍非刑，废而不用。俗用之杖，虽未能遽改，以从律之制，然且薄且减，亦不乖制。一年之间，令未尝不行也，政未尝不举也，赋未尝不入也，豪强未尝不伏也，疑狱隐慝未尝不得其情也，关市桥梁传乘宾旅未尝不治也，四境之内未尝不安也。巡抚达良辅尝谓唐子曰：百里之长，不患无威，奚以重刑为！重以刑之，既伤其体，归而疗治，又费其财，仁者弗为也。苟治事而事治，惩民而民服，斯可已矣。奚以重刑为！

## 名称

名者，序长幼，辨贵贱，别嫌疑，礼之大者也。今也士而不仕或未仕，于贵者自称曰晚，非礼也。晚之者，齿长于我也，非以爵也。通谒于贵者，名之上不敢有所称，曰某而已，口称亦曰某。若均举均仕，于先举先贵者则称曰晚。今也有等于我而长于我者，则不称晚，非礼也。齿之尊，犹爵之尊也。通谒于长者，或二十年以长，或三十年以长，虽非贵，则于名之上称曰晚，口称亦曰晚。今之称贵者，于先生之上，虽少，必加以老焉，非礼也。于师曰先生，于贤曰先生，于高年曰先生，可谓尊矣，奚假于老？古人于少之时曰富于春秋；谓之为老，将短于春秋矣，不祥莫大焉！是故于贵者但称先生。今之称天子曰皇上，非礼也。古者称王公卿大夫，若殿，若阁，若仆夫，若执事，若左右，不敢斥之也，可以天子而斥之乎？将欲尊之，乃反褻之。当称曰陛下。明谓奄人为内臣，非礼也。在列谓之臣，有职谓之臣，奄人备洒扫，非臣也，奴也。奴也而臣之，是抗奴于公卿，辱公卿矣。天子无外，奴也而内之，则股肱腹心之臣皆外乎？庶士庶民皆外乎？是屏手足赤子于四裔，无臣无民矣。是故为奏为文，勿曰内臣，但曰奄人。今之名地者，不以时而以古，非礼也。以古名地，若为异代之土地，非今日之土地矣，悖莫大焉。是故出言为文，于苏州则曰苏州，勿曰姑苏；于吴江则曰吴江，勿曰松陵。今之名官者，不以时而以古，非礼也。以古名官，若为异代之朝廷，非今日之朝廷矣。悖莫大焉。是故出言为文，于某部尚书、侍郎，则曰某部尚书侍郎，勿曰太宰少宰、大宗伯少宗伯。

## 除党

唐子曰：党者，国之危疾，不治必亡。孙子曰：虽有扁鹊，无能为也。唐子曰：何必扁鹊，苟達其故，中医皆能治之。曰：是灭汉、灭唐、灭明，非人力之所能胜也。乃先生则易言之，何也？唐子笑曰：汉往矣，安得起汉党而治之以信于子？唐往矣，安得起唐党而治之以信于子？明亡矣，安得起明党而治之以信于子？今有良药，可以一发而解固结之疾，在吾与子之目前，而子不见也。孙子愕然，问其故。唐子曰：良药者，今天下之势是也。昔者明之为党，邪者缘卿相、缘阉奴，正者缘气节、缘道学，如南濠之市，货别为行，惟贾所投。凡人之求显名厚禄者，不入其党，不得也。当是时也，党之为势，固于人心，蔓于海内，若亡人之国而不与之俱亡者。及大清之有天下也，党人之长老犹有存者，后生习闻其术，攘臂而起，如草枯而根萌，木斩而蘖生。郡邑之间，往往百十为群，更立社名，宴饮缔交，亦尝远近响应矣。然究则兽逸鸟散，莫之禁而自废者，其故何也？名者，党之招也；势者，党之帅也。今之将相功臣，其耳目心思与明俗异。名誉不足以动之，其权势又不得假而为我用，是

无招无帅也。无招则党不聚，无帅则党不立，百官有司，救过保位之不暇，何党之能为！此所以不禁而自废也。昔之雄辩如锋者，今之杜口无言者也；昔之攻人必胜者，今之自守不足者也，未尝不拊掌大笑而称快也。然则治党之道无他，在绝其缘而已。绝其缘，则邪党不伐而自破，正党不解而自散，请悉其说：

用相者，天下之大事也。昔者明之季世，有免相者，众为行一二十万金，辄得复相。凡相必有所由致。袁萃曰：为相必赂内侍，如树之托根。然则相者，非国家之相，内侍之私人，众人之霸主也。人君虽庸，曷思其故：斯人也，何以得相乎？必使之行政而政举，任官而官治，而后从而用之也。何以免相乎？必使之行政而政不举，任官而官不治，而后从而免之也。传曰“虽有高世之名，无尺寸之功者不赏”，左右虽善毁，不能毁有功以为无功；左右虽善誉，不能誉无功以为有功。岂以无征之巧言遽决用舍哉！君能以相用相，不以左右用相；相能以人用人，不以朋类用人。天下之士，皆知由党者不必得富贵，得富贵者不必由党，人亦何乐于为党乎！曷观之聚而为盗者乎！以贪戾之徒，一夕相亲、厚于兄弟者，岂以义固哉？将以取人之财也。若为主人者，峻墙垣，谨防御，不与以钻踰之便，虽驱之使为盗，不可得矣。此治邪党之法也。直节之臣，国之宝也；道德之臣，王者之师也。匡君为直，攻人非直；让能为贤，争名非贤，是不可以不察也。有人焉，直谅之声震天下，当国任职之臣，一有过失，非与于政之兴坏，非与于天下之安危，必欲攻而去之。其气如战，其志如刃，其言如讼，视其鸣镝所向，群起射之而不敢后，此党人之雄也。若是者，不必加戮也，戮之适以坚其死而成其名。人君当谈笑而视之曰：此竖子无知也。上书若不闻其言，在朝若不见其人，始轻之，渐远之，徐废之，岁月之间，并其丑类沦澌而销亡矣。天下有行于今必如行于古者，有行于古必不可行于今者。必如行于古者，学也；必不可行于今者，聚众以讲学也。聚众讲学，其始虽无党心，其渐必成党势。气节之争，由此而起；小人之敌，由此而立。若不以道学号世，不以气节凌人，小人无所于蹙，亦不成党，甚为易制。人君将欲风天下，勿畏非圣之谤，勿窃尊儒之名，当心法孔孟，不可口法孔孟。于视朝之时，明言以告群臣曰：我不喜道学。有以道学进者，我必廷辱之。则貌孔孟者望风沮丧，不敢蚁引而进以窃位惑世。第讲于乡、教于里，虽非真学，其亦无害于天下。若夫身退而去，寓书京师，制黜陟之权；处士巷居，公卿就而决是非，访贤不肖，此道学之大贼、法所必诛者也。明主处此，不谋于群臣，不按于法律，驱而斩之于市，而以徇于天下曰：吾欲使士为士，大夫为大夫，仕者尽其职，致仕者安于家。有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者，视此矣。此治正党之法也。

孙子曰：党不可以刑胜，征于前代矣。先生又欲行诛，毋乃疎于计乎？唐子曰：子何见之不明也！赏善刑恶，人主之柄也。刑赏由己，孰敢不服。若臣下窃以行私，则互相讎报，天下必乱。假使稷契夔龙与皋陶朋比而诛四凶，则四凶之徒亦必计毙皋陶，人心不服，亦将叛舜。夫权假于下，舜且不得为任贤之君，皋陶且不得为执法之臣，况衰世之君臣乎！善乎，吴修龄之言曰：万历之朝无君矣，安得无党！夫君失其为君，则致乱之衅，百出难料，不独党也。

孙子曰：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东林亦贤者之所游也，其中多蹈仁行义之儒，奋不顾身，为国家去邪慝。先生论党而不别人，吾犹未嫌。昔人有言：附东林者亦有小人，攻东林者必无君子。此言是乎，非乎？愿因先生定之。唐子拊掌而笑曰：古语云，伐国不问仁人。子奈何以此事问我哉！吾与子论党者，伤人国之沦亡，恶人心之中戾气，故明中和之道，以立治辨学，以为后世取法。吾乌知其何为附东林，何为攻东林；吾乌知其为东林西林南林北林也！

贱奴

凡阉人，小患七，大患三。小患乱国，大患灭国；小患难除，大患易除。请先为之譬：凡人之居室者，以妾为妻，此患之大者也；爱妾之色，听妾之言，此患之小者也。父命曰：母爱妾之色，母听妾之言。虽严父不能得之于顺子。曰：母以妾为妻。虽悍子不敢逆慈父矣。盖法所不及，则不可禁。法之所及，则易禁也。凡阉人，道君以酒色，道君以荒游，道君以侈御，道君以恶见正人。权臣因之，上隐无不闻，下巧无不达，国之柄下移矣。明示以便进之门，邪曲进，贤正沮矣。金入则死罪生，求拂则有功死；刑不中，罚不中矣。此七患者，其患小。然刚明之君，或中其一二，法制无可加，诫训无所益，祖虽神圣，盖亦莫之如何也已矣。儿蓄公卿，奴使百司，狗奔将帅，天子孤矣；豕屠忠良，草刈善类，朝廷空矣；囚禁天子，羊驱天子，干戈起矣。是三患者，其患大，斩灭宗社而后已。然绝之甚易也，如拔茅根焉。

凡为国之道，善后有定制，乱制有定刑。明法不置丞相，其后孰敢言置之！譬之受室于祖，桷腐则改斲之，埜蚀则改镘之，户不便则改辟之。其栋其楹，百年不改也。夫小法时改，大法不时改。凡政皆然。阉人居其一焉。自公卿以下，凡有品秩者，皆助外治者也；凡左右之阉人，皆奴也。自后妃以下，凡有品秩[次]者，皆助内治者也；凡宫中之女子，皆婢也。请着为典曰：凡阉人，不授官，不任事，不衣黄，不服袞。后世人臣，有言立阉人之职司及使视戎事者，凌迟无赦。今士庶人家，师至友至，则敬而礼之；有童子者奉壶餐而进，舍壶餐而坐，主人将云何？师将云何？友将云何？三公者，天子师也；九卿者，天子友也。奈何使奔走之奴与师友抗乎！请着为典曰：凡阉人，传命于朝，见宰相，跪而致言，跪而受言，不得立焉。传命于堂，见九卿，立而致言



，立而受言，不得坐焉。遇百官于道，见而下马，过而上马，不得乘焉。抗公卿者斩，抗百官者流，大臣不言者死，小臣不言者革。

### 丑奴

阉奴之祸，自古为烈，明着于前史。后世人君，且有爱之如美女而不见其为猛虎者，祸不可以为戒也。请无言其祸而言其丑：彼奴也，望之不似人身，相之不似人面，听之不似人声，察之不似人情。臃然磊然，如癭如魑，盘然汲然（鼻旁，气粗），如牛如豕，不似人身也；有頄非男，无髯非媪，虽少美如玉，索无生气，不似人面也；其声似童不颖，似女不媚，似哑成声，似狸成语，不似人声也；煦煦爱人，亦复毒人，悯之则流涕如雨，恶之则斩杀如草，不似人情也。四不似，人见之无不憎者。今使仆之长大多鬣者服事其侧，而使蹇童痲婢进酒食于前，吾且憎之，必易之乃快。彼奴何物也！而人君亲之爱之，苟不侍侧，则饮食不乐，是诚何心哉！

原其所以自宫者，使我心悸。肾为身根，掘身之根，其痛非常痛也，其害非常害也。今使人断一指以易王侯，虽有悍者不愿为之，而彼奴则为之。其求太监能忍若此，则其谋富贵何所不为。而犹欲得其忠于所事，何不思之甚乎！何人斯之诗，善究小人之反侧，所谓“有腩面目，则不可极”，彼犹未见阉奴之非面目也。若奄奴者，非鬼蜮之妖，其人妖乎！人君奈何不畏，使妖在左右，饮食启处与俱乎？其不祥大矣！在昔宫中之妖，有玄鼈，有黑眚，彼实异物，人惧知避。若阉奴，则实人类，人所安也。凡物为妖，人知其妖，其害小；若人为妖，人不知其妖，其害大。汴中有狐，变为美妇人，迷一男子。既而觉其非人，严拒之，狐亦不至。其后得一美妾，成疾而死。汴人为之语曰：狐妖犹可，人妖杀我。可以斯言为阉奴比也。

### 去奴

魏叔子曰：用奄人始于周，夏商以前无闻焉。唐昭宗尽诛宦官，其出监诸务者，皆令方鎮杀之。至庄宗即位，乃复求宦官。则此一二十年间不用宦官，亦明矣。然则奄人固未始不可革也。奄人既革，宫中之事，选粗健女子充之，以给力役、备非常。若出纳命令，则于内外各设一庐，男子给事于外，女子给事于内。又于内外之间，选寡妇年五六十者居之，以司出纳。如是，则奄人可革也。唐子曰：叔子之言善矣哉。奄人不革，则小人必逞，君子必灾，家必内败，天下必亡，去之不待转计者也。蜀人谚曰：斩草不除根，萌芽依旧生。除根若何？不用奄人，则无自宫以幸进者。此除根之道也，非奄人得志而后谋去之，乃谓之除根也。

叔子欲革奄人，固无疑矣；若其所策，给力役、备非常，吾未敢执焉。何也？东邻之家，不知西邻之事；环堵之子，不可以权巨室之宜；草莽之士，不

可以妄意宫中之事。天子之宫，如大郡之城；宫中之人，如大郡之户口；其中给力役、备非常，恐未可以专恃女子也。即女子可为，必其亲近善谋之臣，于宫中之事纤微悉知，其或可或不可，孰宜孰不宜，君臣协谋，乃可以为之也。岂可以草莽之士悬度而言之，而望其从我哉。

继世而为天子者，席疆土之富强，承先帝之侈丽，幼习于嬉戏之徒，长安于使令之给，是故溺于奄奴，与嬖色等。而况母后帝后以及妃嫔，皆所便习，不可以缺。当是之时，虽有刚明之君，知其害而欲去之，其势如决痈割瘤，不可为也。吾思之叔子之策，不可以行于继世之君，而可以行于开国之主。开国之时，去奄人如去草，除奄人之萌如除草之萌，固甚易也。何以决其然也？开国之主起于贫贱，当其贫贱之时，围十堵，覆百榱，身析薪，妻执爨。当是之时，若有一奴一婢以供使令，已过望矣。即起于侯服，亦不过巨室之家耳。及其得天下，入亡国之宫，覩宫室之广大，观器玩妇女之众多，目则眩焉，心则移焉，其远虑之臣当进言曰：此天下之所以亡也，不可处也。于是废其土以为民居，撤其埏埴楹桷以散于百姓，量吾之所处而因其材以构焉。损亡宫之万亿，加故室之百十，亦已足矣。若新建京邑，创营宫室，亦可规焉。何以决其然也？城埤之固，甲兵之多，以御寇也，宫中其何御乎？庶司之繁，百官之众，以行政也，宫中其奚行乎？降及末世，宫中女子常数千人，多至万人。力役非常之事，非女子所能为，故不得不用奄人。女御奄人之多如此，吾不知其何有于国家也！然则宫中无以多人为也，贵为天子，亦可以庶人之夫妇处之，缝纫庖厨，数妾足以供之；洒扫粪除，数婢足以供之。入则农夫，出则天子，内则茅屋数椽，外则锦壤万里，南面而临天下，何损于天子之尊，而吾以为益显天子之尊也。且约身以处，益可以达于政事，何也？内外无远，出入甚便，贤人君子不时接见，如左右手之相将也，何治不闻乎！春省耕、秋省敛，入庐舍、尝麦菽，如赤子之在怀抱也，何隐不达乎！尚何藉于奄奴之出纳哉？帝尝立四妃，帝尧因之；舜不告而娶，不立正妃；夏增以九女为十二人，殷增以二十七人为三十九人，周增以八十一人为百二十人。唐虞夏商女御少，故不用奄人；周女御多，故用奄人。不从周，从夏商；且不从夏商，从唐虞。时有古今，人无古今；人有古今，治无古今。无不可为者。夫女御少则宫室小，宫室小则奄人无用。以此治家治天下，其道已全，不独去奄人，而奄人从可去也。是故开国之去奄人，乃斩草除根之时，不可失也。

耻奴

昔奄人魏忠贤与魏朝皆私客氏，客氏厌朝之弱而喜忠贤之强，二奄尝拥客氏饮于干清宫暖阁，醉而相骂，声达于昏君之耳。昏君呼之前而断之，则与忠贤而退朝，于是忠贤遂杀朝而专有客氏。奄人无阳者也，客氏何分于强弱而有

所好恶于其间乎？固疑之矣。尝闻人言，奄人虽奄，精气自在，其阳虽不能如常人之具形，亦稍突长。又闻有异术能使阳长，固笑而弗信也。然吾尝亲见之矣，昔明南都溃，众立鲁王于会稽，号曰监国，南北奄人多从之者。一奄人死，有美妾二人，是时吾幼，从先君辟乱居于鸡山（山阴），先君有所养勇士魏兴，据死奄之财物而攘其一妾。兴尝荷戈卫先君于难，故先君嘉其劳而弗之罪也。凡令节，兴必使是妾入贺而从拜于仆妇之列，诸仆妇则私问之曰：尔之从太监也如夫妇矣，衾枕之间，其状若何？妾曰：太监性淫，不胜其扰。交接之际，其阳亦突出将寸。由是观之，奄之不可使混女也明矣。男女之别，礼之大防也。奄若化为女子则可，不然，固男也。雄鸡无阳，以尾交；奄虽无阳，乃使之鸡乘怨女，秽乱宫掖，其罪大于乱政矣。可耻孰甚焉。

### 女御

好色者生人之恒情，好之不以礼，有以丧家亡国者。罪好之者而并罪色，何不思之甚也！桀之亡于妹喜也固也，纣之亡于妲己也固也，幽王之亡于褒姒也固也，三女子之为虫而不可近焉，固也。然女子，微也，弱也，可与为善，可与为不善，非若权臣之不可制、奸奄之不可亲也。使此三女子生于文王之世，入于文王之宫，处于窈窕之室，后妃率之以采芣苢、供祭祀，琴瑟以悦之、钟鼓以乐之，则此三女子皆窈窕之淑女也。女子之贤者鲜矣，如必以贤，世无姜嫄任姒，宫中遂虚无人乎！士之贤者鲜矣，如必以贤，世无周召毕散，周行遂虚无人乎！诗曰：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岂文王宫中百二十人皆贤乎？诗曰：糾糾武夫，公侯好仇。岂文王之地，荆梁雍豫徐扬独多贤乎？此无他，君德使然也。君有德，奸化为贤；君无德，贤化为奸。玉，美物也，君子佩以比德。然桀爱玉，载其宝玉以奔三宗；纣爱玉，衣其宝玉衣以入火。若曰“亡夏殷者，玉也”，其可乎？

### 吴弊

吴人发塚，非异人，即其子孙也。贫无所计，则发其先祖父母之尸而焚之，而鬻其地，利其藏中之物。得利之厚者，有金玉之带、珠凤之冠、千金之木、珍异之宝。盖先世之贵者也。吴中之人视为故然，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。昔予未葬亲，屋于他人之墓侧，有语予者曰：此有善地，公何不即此而葬乎？问其所在，则指其墓曰：即此是矣，公能以十金予其主人，则起其棺而去之矣。予掩耳而走。桐径[泾]（在木渎）有墓，人皆以为善，而葬之未得其所也。有富者求地，其孙请之曰：愿移先人于他所而敬献诸君。富者大悦，增价至百二十金，而未之售也。吴人善讼，凡所以求胜者，无不为也，无不忍也。震泽有农夫，欲讼其叔而知其不可，则谋之于母，使妇诬叔乱我。妇不可，姑与夫交搥之，不从，将致之死，妇惧而从之。姑妇告之官，其叔不能辩也，乡人

皆知其罔，而亦不能为之辨，今狱未成也。吴江有欲讼其所疾者而知其不可胜，乃夜与人谋曰：尔即为我致之来，我断其头。其人笑曰：尔亦与之俱死矣。曰：不然。吾斩吾妻之头，明日挈二头而告于官，曰是人通吾妻，并斩之矣。敢请死罪！天下岂有无故而自杀其妻者哉？虽有明者不能察也。于是除吾所疾，而吾且晏然，又有豪杰之名。子以为何如？其人曰：妙哉此计，非吾所能及也！即起往召所疾者，其婢窃闻之而告其妻，其妻大惊，急奔之邻。入室视之，不见其妻矣，计遂不行。

## 全学

君子之为学也，不可以不知兵。有人于此，为子而不惭于曾参，为弟而不惭于叔齐，为臣而不惭于比干，为仁而能养民，为义而能修政，斯世之谓全学人矣。一旦社稷不幸，盗贼蜂起，远近惊溃，寇薄国都，君臣震慑，问左左不应，问右右不应，问大臣大臣不应，问小臣小臣不应。当是之时，国多孝子而父死于敌，国多悌弟而兄死于敌，国多忠臣而君死于敌，身为仁人而为不仁者虏，身为义人而为不义者虏，虽有周公之才之德，亦奚以为！学者善独身。居平世，仁义足矣，而非全学也。全学犹鼎也，鼎有三足，学亦有之：仁一也，义一也，兵一也。一足折，则二足不支，而鼎因以倾矣。不知兵，则仁义无用，而国因以亡矣。夫兵者，国之大事，君子之急务也。兽之有角，不时触也；噬及无患，以角便也。身之有手，不时转也；暴至无患，以手便也。国之有兵，不时刺也；敌至无患，以兵习也。

所贵乎儒者，伐暴而天下之暴除，诛乱而天下之乱定，养民而天下之民安。若鲁用仲尼，有齐寇而不能御；齐用子舆，有秦寇而不能御；社稷丘墟，坟墓樵伐，何以为仲尼，何以为子舆？仁义之事，日行而不离；兵之象，常伏而不见。伏则为天下祥，见则为天下殃，是故仁义可习也，兵无可习也。士所与处者，妻子耳，引而置之众宾之间，犹色沮而语塞，安见五万之众、十万之众也？士所守者，芦壁废户耳，穿窬入焉，卧不敢起，安见河山之险与盗贼之猛也！士之威，或不行于殇童蹇婢，安见如虎之将、如狼之卒也！士之智，或困于闾里小人，安见敌之诱我以不测也！士或遇蜂虿而色变，触棘刺而失声，安见白刃交于睫、矢石集于身也！若此者，皆无可习者也；无可习，将焉学之？

天下有老于军中、拥众百万，而不知兵者矣；有朝废诗书、夕入帷幄，貌若农夫、口不能言，一计而斩大将、再计而破敌国者矣。若是者，非以尽责夫人，人有智愚，唯智者能之，非以尽责夫智。智有明于事而暗于兵者，有暗于事而明于兵者，唯智之明于兵者能之。暗于兵者，虽习犹不习也；明于兵者，虽不习犹习也。

夫兵，犹火也。金以冶而成剑，木以斲而成耜，水以斲而得饮，土以陶而



成器。斯四者，必得其师、习其艺而后人得而用之。其于火也不然：寓于无形，流于一击，不求于邻，闭户自得，发于硝艾之微而能燎百里之原者，惟所取也。岂若四者之事，必得其师、习其艺而后能哉！火之为物也，无乎不有：金中有之，木中有之，土中有之，石中有之。兵之为道也，亦无乎不有：圣人之言有之，传记有之，时势有之，盗窃之形有之，德怨有之，喜怒有之，所历山川、所过城邑有之。无意于兵，干戈弓矢非兵；有意于兵，耳目闻见皆兵，而何不可学之有！

夫世多智者，而无一人与言兵者，何也？有三蔽焉：高者讲道，卑者夸文，谓武非我事，蔽一；视良将如天神，非常人所可及，蔽二；畏死，蔽三。其蔽如是，虽使太公复生于今，亦且习为懦儒，乌知兵为何如者哉！无惑乎士之不知兵也。

请决三蔽：身为大将，仁义之声充于四海，战必胜、攻必取，功成名立，相贤君、辅少主、致太平，百姓安寧，风俗敦厚，与貌孔颜而追屈宋者，果孰贤乎？一蔽决矣。武安君曰：兵者自然之理，何神之有。吾盖深识乎斯言也。战胜者必胜，未有幸而胜者也；战败者必败，未有不幸而败者也。譬之乡里之中，有二少年，相与斗智角力，观者早决之矣。两军相蹙，声动天地，白日无光，飞鸟不过。一瞬之间，山崩川溃，血流尸横，此人所以心慑虑昏，若有鬼神，而不敢轻言兵也。智者则不然，伍什百千，前后左右，系于一将。两军相遇，士卒虽众，不过两将，犹之乡里二少年，有异势而无异算也。彼以十万之众来，我以十万之众往，众相如也；彼怯我勇，则勇者胜；勇相如也，彼实我诈，则诈者胜；诈相如也，彼诈而我知之，我诈而彼不知，则知者胜；知相如也，彼知而发之疑，我知而发之决，则决者胜；决相如也，彼决而攻不善，我决而攻善，则善者胜。若自料不如，未见可胜，则固守封疆，俟衅而动，此所谓自然之理而非神也。二蔽决矣。兵，死门也，实天下之生门也。陷于死者，必不善用兵；善用兵者，必不陷于死。请试思之：受命为将，寄河山于纛下，决兴亡于一战，存宗庙于呼吸之间，其任重矣，其机危矣，不能保一身，何以保天下哉！若势不可为，穷居不许身，临事不受命矣。无死道也。且为将者，流矢飞礮，或所不免，至于谋臣，不操戈、不临敌，又何以死！若以为不然者，颜渊短命，伯牛恶疾，岂在行阵哉！且人臣事君，官守言责，不敢爱死，何必将乎！三蔽决矣。去此三蔽，兵之不可不学也明矣。

昔者黄帝伐涿鹿，舜伐有苗，汤伐有夏，文王伐崇，武王伐纣。黄帝三战，其余则皆一战遂定天下。当是之时，以仁克暴，如水灭火，兵不复举，乱无余遗。其交兵之际，虽未免舆死扶伤之泣，然而天下和平，不闻有战争之事，是何也？其君皆圣人也，其将亦皆圣人。黄帝之将不闻，舜之伐有苗也以禹

为将，汤之图有夏也以伊挚为谋臣，文王得吕望以为师，武王举天下诸侯及蛮彝之众，属之吕望而立为大将。以圣人之君，任圣人之将；以圣人之德，行圣人之谋；此所以天下和平，不闻有战争之事也。及乎后世则不然，兵革一动，远者百余年，近者二三十年，屠绝百城，荆棘千里，杀人之事，盗贼居其半，帝王居其半。大乱既定，君臣安荣，海内之男女死者已十六七矣。父母养子，惟恐不长：三年怀抱，十年提携，男为之室，女为之家，饥食寒衣常恐失时。杀一人而非其罪，子孙不长；杖一人而非其罪，人皆谪之。而一旦起而争天下，遂草刈之若此。盖自秦以来，屠杀二千余年，不可究止。嗟乎，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！

古之君臣，虽任不求备，才鲜兼长，然而无事则修政教，有事则为将帅，非二事也。世衰学敝，聪明之士习为文辞，自矜大雅，以兵为凶器而恶闻之，以为非仁人之道而不言也，于是以兵事推之武夫。彼之为，或白昼杀人，或掘塚劫室，或起于卒伍、出于盗贼，人见其俯首入户，有力如虎，则曰：此真将军也。彼乌知君臣之道、社稷之长计！一旦得志而为将，杀无辜、虏妇女、掠宝货，纵之则毒人，禁之则拥兵不臣，虽有拔城略地之功，而兵祸不解，常少宁日。此自秦以来所以杀人之多也。乃世之论将者，谓戎事尚力，使儒生御敌，如以卵投石也。是未明乎用兵之道也。夫斗力者，如两虎相搏，生死未知。以此待敌，则天下之事岂不殆哉！所贵乎勇力者，不过使之登城、使之冲阵、使之先犯、使之间出，是大将之所使，而不可为大将也。昔者贤君之任将也，如己身有疾，委之良医，必曰除疾易而体气无伤。孙子十三篇，智通微妙，然知除疾而未知养体也。夫为将者，智足于军，未善也，军不可徧也；智足于战，未善也，战不可渎也；智足于破敌，未善也，破一敌又有一敌也。善军者，使天下不烦军；善战者，使天下不欲战；善破敌者，使天下不立敌。是何也？凡人处安乐之时，常不见德。及其救之水火之中，则亲之如父母；御其暴已者，则敬之如君长。用兵之道，所以救诸水火而御人之暴者也，其见德易于为政。以兵行仁，何人不顺；以兵伸义，何乱不散！于是可以军而无战，战而无敌。虽不及汤文之兵，于以胜残去杀，其庶几矣。

夫兵以力胜，力以谋胜，谋以德胜，非学不可。自秦以来，以勇力智巧取天下者多矣，何必学！然而方之于古，学之则为汤文之兵，不学则为秦项之兵。为汤文之兵，不数战而天下定；为秦项之兵，大小数十百战，杀戮数十百年，而后天下定。二者相去岂不远哉！

五形

鸡之斗者，两距相拒，不知其它；狗之斗者，两牙相啮，不知其它。吾笑拙兵之智类鸡狗也。正道之上，我之所往，敌之所来；我之所争，敌之所御

，不可以就功。善用兵者，不出所当出，出所不当出。无屯之谷，无候之径，无城之地，可以利趋，能趋之者胜。必攻之地常固，必攻之城常坚，必攻之时常警，不可以就功。善用兵者，不攻所当攻，攻所不当攻，欲取其东必击其西，彼必不舍西而备东；欲取其后必击其前，彼必不舍前而备后。此人情所不虞也，能误[击]之者胜。万人为军，不过万人；五万人为军，不过五万人；十万人为军，不过十万人。我有此众，敌亦有此众，不可以就功。善用兵者，不专主乎一军，正兵之外有兵，无兵之处皆兵。有游兵以扰之，有缀兵以牵之，有形兵以疑其目，有声兵以疑其耳。所以挠其势也，能挠之者胜。此三奇者，必胜之兵也，少可胜众，弱可胜强。

昔者唐子试于蜀，同舍生九人，有馈箛[筒]酒者，五人者据之；四人者弱，争之不得也。乃择奴之捷者，教之曰：我噪而入，彼必舍瓮御我，汝疾入取之。于是声噪而攻堂之左，彼果悉众御我于左，五人者胜而反饮，已亡其酒矣。善用兵者，如唐子之取箛酒，可谓智矣。鼠之出也，左顾者三，右顾者再，进寸而反者三，进尺而反者再。吾笑拙兵之智，类出穴之鼠也。人之情，始则惊，久则定；惊者可挠，定者不可犯。善用兵者，乘惊为先。敌之方惊，千里非远，重关非阻，百万非众。人怀干淇（麦旁，饼），马囊蒸菽，倍道而进，兼夜而趋，如飘风如疾雷。当是之时，敌之主臣失措，人民逃散，将士无固志，乘其一而九自溃，乘其东而西自溃，乘其南而北自溃，兵刃未加，已坏裂而不可收矣。凡用兵之道，莫神于得机。离朱之未烛，孟贲之甘枕，此机之时也。伺射惊隼，伺射突兔，先后不容瞬，远近不容分，此用机之形也。机者，一日不再，一月不再，一年不再，十年不再，百年不再，是故智者惜之。古之能者，阴谋十年，不十年也；转战千里，不千里也。时当食时，投箸而起，食毕则失；时当卧时，披衣而起，结袜则失；时当进时，弃家而进，反顾则失。不得机者，虽有智主良将，如利剑之击空；虽有累世之重、百万之众，如巨人之痿处；虽有屡战屡胜之利，如刺虎而伤其皮毛。机者，天人之会，成败之决也。

唐子之少也，从舅饮酒，坐有壮士秦斯，力举千斤，战必陷阵，常独行山泽间，手格执杖者数十人。舅指一客戏之曰：客虽羸也，然好拳技，尝欲胜君。君其较之？斯笑曰：来！遂舍卮离席，方顾左右语而立未定也，客遽前击之，触手而倒。坐客皆大笑。夫以客当斯，虽百不敌也。然能胜之者，乘其未定也。善用兵者，如客之击秦斯，可谓智矣。取鹰者，设机系鸡，鹰见鸡而不见机，以繫其爪。吾笑拙兵之智类饥鹰也。谍者，军之耳也；有以谍胜，亦有以谍败。敌有愚将，可专任谍；敌有智将，不可专任谍。我有巧谍，彼乃故表其形，故声其令，故泄其隐以诱我。吾闻之善用谍者，用敌人之谍，不可不察也

。古之兵法曰：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彼设为死形以坚众心，非死地也。若夫粮食不继，后军无援，进不可战，退不可归，彼壮我竭，彼明我迷，此真死地也，虽太公穰苴不能出，兵之大忌也。知敌之情者，重险如门庭；不知敌之情者，目前如万里。笮渡之国，索登之山，我能取之，不困其险，不中其谲者。非有他巧，知敌之情也。

昔者秦王好猎而扰民，下令猎于北郊，前日，民皆徙避之。有韩生者止之曰：王之爱子病三日矣，王心忧之，必不出。已而果然。或问之曰：吾宿卫王宫，且不知王之爱子病也。子何以知之？韩生曰：吾闻王之爱子好纸鸢，吾登丘而望王宫之上，三日不见纸鸢矣。是以知之。天下之物，见形可以测微，智者决之，拙者疑焉。料敌者如韩生之料秦王，可谓智矣。江上之姬，鬻绩而得钱，虚则开篋，实则谨钥。善窃者因以为候。吾笑拙兵之智类江上之姬也。昔者唐子之大父郎中（唐棣之），好奇谋而善用兵。当是之时，张献忠数十万之众，三道趋成都，屠梁（梁平）万，将道达而西。达之守，号称万人，实不甲之卒，不满千人。其守将欲弃城而走，郎中曰：父殍。将焚城郭，流血，吾不可以独免。吾请先死之。父兄子弟皆哭，有少者曰：敢问死之何道也？郎中曰：寇心争利大都，其行甚疾，奚用以小邑缓其行？是可以疑之，使之他道去也。寇去，吾及暇以修备，御之易矣。乃率其私卒之敢死者数百人，踰斗磴而上，伏于翳隘。贼之前军，笑歌徐过，大呼突击之，斩首数十。贼惊败退，生纵一人使告曰：吾之大军尽出南门阵矣，我守隘者也。贼能战，我其退而待贼，与之决死平沙之上。于是贼果疑之，从他道去矣。郎中乃发其藏，有谷万斛，火谷五千，麦如之，桐膏千箩，蜡千斤，茧丝千两。招士修具，三旬而备。寇反，城不可附矣。其后三攻三却之，城无堕堞焉。当是之时，非专攻之兵，道过之兵也。弱则拔之而行，强则舍之而去，是故轻敌示锐，趣进示强。犯劲敌以争小邑而后大都之利，彼必不为，此郎中之成其算者也。山能显而不能隐，渊能隐而不能显，龙能变而不能常，虎能威而不能变。善用兵者，兼山渊龙虎之用，即显即隐，即常即变，使敌莫知所从、莫知所避，斯为神矣。

贵人之处，卫生常谨。古谚曰：家累千金者，坐不垂堂。恐其伤肢体也。吾笑拙将之智类贵人之处也。夫兵者，死门也，不可以生心处之。有自完之心者，必亡；为退休之计者，必破；欲保妻子，妻子必虏；欲全家室，家室必灭。善用兵者，有进无退，虽退所以成进；有先无后，虽后所以成先；有速无迟，虽迟所以成速；有战无守，虽守所以成战；有全无半，虽半所以成全。邳（下邳）兵围三盗，立旃如林，几楛充闾，盗斩围而出。以彼千百之众，其智其力，岂不三盗若也？而不能禽者，趋生者怯，趋死者勇也。人之常情，棘迫肤则失色，砭触趾则失声。一旦临死莫逃，怒发气生，心无家室，目无锋刃



，鬼神避之，金石开之，何战不克，何攻不取！故夫以能死之将，驱能死之众，如椎椎剡，鲜不破矣。

审知

量力而行则不竭，量智而谋则不困。譬之权焉，移石于钧，移钧于斤，则衡拔而权坠；又譬则工焉，使金攻石，使石攻木，则敛手而器不成。才有所不及，智有所不通也。聪明博达之士，读书鉴古，审时度势，口谈指画，皆能尽当世之形、决成败之机，及其遇主而行，受国任则危国，受兵任则败军，非其智不足也，其知之不自明也。能行百里者则道百里，能行五六十里者则道五六十里；饭升米者则炊升米，饭合米者则炊合米；力能举百斤者则取百斤，不能百斤者则六七十四五。手足口腹有然，岂心谋则不然！自辨之明者，如别黑白，权铢两，量斗龠。发议盈幄，不耻不兼，不耻不及。任信如发矢，谢疑如蹈冰。不自知而幸成，如骰博注；自知而图成，如契取负。古之人，运动如鬼神，功名震天地，人皆慕而迹之，不知其所择微也。

若夫问兵如转丸，问谋如抽绪，辩言伟貌以倾世主，卒至功堕名败、为人笑辱者，非其智不足也，高望蔽之，幸心汨之也。立谋尚诡，临危尚决，取事尚短，制事尚长，出言戒易，谋功戒贪，图成戒幸。古之人，忠厚而不妄，故能以五慎成二奇（吴子：慎于理、备、果、戒、约，乃成奇谋奇功）。功劳不可尽居，大名不可尽取，爵禄不可尽得，一不得当，大则覆军亡国，小则不保腰领，非小祸也。故曰：用其所信，毋用所疑；用其所长，毋用所短；用其所熟，毋用所疎。此三者，自知之道也。

唐子至寿鹿之山，李条侯请观骑射。旦日，率其子弟家众，束马操弓，驰于寿鹿之右。日中而毕，毕而饮酒，条侯曰：今日之事，骑之利钝，射之虚实，队之胜负，子能审知其数乎？曰：不知也。条侯曰：子儒生，固也。唐子曰：子之言，见一而废二三者也。武王伐纣，太顛閔夭不在干戈之列，乃与尚父分功。夫壮者任兵事，巧者察兵势，二者不相易以为功。水火锋弦，谓之兵事；顺时观变，達情度务，谓之兵势。譬之于射，发者手臂，体立目审心度，皆命中者也。条侯曰：然一军之中，鍛斲缝割之工，医占文数之技，有一不备，则不成军，况谋士乎！愿闻子之所能策。唐子曰：两石相击则明生，两怒相搏则力生，两谋相倾则智生。善策者，因形计便，不可徒言也。人病不自知，知病不能用，不可不审也。天下之势，单少则平，积多则神。今夫水一也，寿鹿之湖，坐盆而芟，立艇而鱼，至于河海，疊波若丘山，神栖而龙兴。浮湖之法，不可以浮河；浮河之法，不可以浮海。岂有异水哉，积多之势异也。用寿鹿之众，用两河之众，用江淮之众，用天下之众，其势亦然。今夫龙家之集，善贩布粟者，亦可以厚利，予之十数万金，使买盐丝珠犀，则谢未能任。

非其智不足也，未尝适汉广与大贾游也。仁暴强弱顺逆，胜败兴亡决焉，此可闲居而度者也。若用兵之道，非身在军中，虽上智如隔障别色。故曰：百闻不如一见。今我道北而来，河决坏道，次宿而问邳之道，次邳而问徐之道，谓可履尘而逝矣，然不免于陷蹄涂体。何则？闻见之实异也。身在军中，百人为耳，千人为目，两敌之形皆熟知之，要塞山阨，熟知地利；面背应逆，熟知人心；远近离附，熟知援势；巧谍捷候，熟知敌隐；别道间谷，熟知奇伏；智力等类，熟知将能；信疑爱怨，熟知卒用；骑步水火，熟知技便。危险尝之，岁月历之，是以谋可效、功可成也。乃曰倚锄而衍策，释锄而拜将，今日受命明日克敌，此文辞之见，优偶之观也。奚可用哉！条侯曰：善乎子之能慎审也！知人者用人，自知者用于人。虽知之自明，必待知人者乃见。矢以弓利，可以穿重甲；马以御良，可以致千里。苟无其遇，虽太公之贤不如闾里之少年；苟有其遇，虽偏才曲智，亦得冯风顺流以就功名。此志士之所以白首长叹者也。天下不皆圣人，长短者，才之常也；得失者，谋之常也。上焉者，一短不损十长，小失不伤大得；其次短不丧长，失不丧得；其次长短得失半，而皆可以成功者，以其得高世之贤主也。良冶有分金之炉，五金砂石杂为一物，撮而火之，五金五出，砂石别出。贤主用人，群谋杂进，区而别之，等而差之，各效其用，亦犹炉之分金也。奚啻是哉，大匠不能徒直，定于墨绳；不能徒方，準于曲尺。此主之资于臣也。墨绳能直，有引之用；曲尺能方，有相之用。此臣之资于主也。主蔽臣达之，臣蔽主達之。主缺臣补之，臣缺主补之。主臣交资，乃能发不尽之谋，成无误之智。故夫智士之遇贤主，非但能尽其谋，才半而功倍，无不利矣。

## 两权

兵有两权，内外是也。两得者兴，一得者亡。请设为易见之形，以明所度之必当于事，而后効其说：今有勇士，力举数百斤，如挈铤然。攘臂于市，市之人百千聚而莫敢与之校，是岂不可以无胜于人哉？然而不能自养以致疾，三日疾则力衰，五日疾则不能行，十日疾则不能起坐。虽有弱女子，可以扼其项而杀之矣。若是者，非无勇也，内虚必自尽也。今有厚养之士，节食远色，导气服药，身无疾病，可以长年。一日远行，不幸而遇杀夺之盗，力不如其强，器不如其利，与不如其众，俛首而就死矣。若是者，能保于内而不能强于外也。熟察于二者之形，凡举事者，有必胜之兵，而不能先自固；有自固之计，而不能制胜，岂能幸存哉？同归于灭亡耳。请举二寇以观灭亡之实，而后効其策：昔者有明既衰，羣寇蜂起，闯王以逋逃之孽，率饥寒之民，由关中而东至于井陘，南至于巩洛，至于汉沔；东至于荆，至于亳泗。越五州之地，横行万里，疾于飘风。一二年之间，蹂践天下之半，破城屠邑，莫有能当之者。李

自成袭用其锋，拥数十万之众，灌大梁（朱家寨、马家口），败孙百谷之军，入潼关，帝西安，乘胜渡朝邑（今大荔），由大同而攻京师，如破鸟卵。其用兵可谓能矣。其事亦既成矣。乃一朝奔溃，无所复之，而破脑于田夫之耨锄。是何也？盖盗贼之行，不营家室，退无所据，虽有百胜之兵而不能支一日之溃也。吴三桂遭时附景，身为王者，其军多宿将战卒，蓄积数十年，金钱之富，甲兵之多，等于京师。一日发兵反，天下震动，又有三叛为之助，东西援结万余里，此其厚集之势，固于金城，虽有韩白，亦无如彼何矣。然此贼实不知兵，乃曰：我用兵天下无双。当其出兵，次于灃即阻江而守，下令诸将曰：毋得进兵。其志得为南帝足矣。其为人猜忌信谗，非其子弟亲戚不使将兵。有以策干之者，绝不省览，曰：此必书生腐言也。及其败于平乡，失桂阳、临武、蓝山、嘉禾、郴、庐陵、茶陵，退守于衡，不能悔败自厉，乃急于称帝，凿平回鹘峰，上登行郊祀之礼。卒至身死之后，尽亡境土，子孙诛绝，分裂身首，悬示天下。若是者何也？盖盗贼之习[智]，本无远略，不好计策，不下谋士，恃其强固之势，适以速其灭亡也。夫李寇之兵，蚩尤之兵也，而无本根，以至于亡；吴寇之兵，霸王之资也，而昧于攻守之计，以至于亡。使去两短，兼用两长，岂易敌哉！欲见兵之长短以决成败，无明于此者矣。

百金之贾，必有居处，以安妻子、固管钥、结邻里，无盗窃之虞，乃可以转贩于四方。而况有十万数十万之众以经营天下，不先为自固之计，岂可以有为哉？自固之计有三：地、食、法是也。地者，非定咸阳，非定河内，非定金陵，因势之便而处，因民之宜而处，因粮之利而处，因敌之形而处，择其可而处之，则大功可就、大业可成。夫龙有所止之渊，而后可以兴风云；虎有所伏之穴，而后可以腾山谷、搏取百兽，此地之为固一矣。军食之所赖，田税必轻于故籍以宽之，余必增直以利农。破一城必有仓粟，走一军必有弃粮，民藏不可取，野积不可掠，富室不可贷，取之不溢滋，其取者必厚。恐敌有伪为贾人贵余以空我者，阴戒四境，粟米有入无出。如是，则堡屯庐舍皆实，人人各自为守。守障万人可当十万人，十步之沟可当百步，一丈之垒可当十丈。士卒之有父母妻子者，饱暖安乐，寄于百无一虞之地，虽兵出屡年，转战千里，无有贰心。此食之为固一矣。国中无法，虽众不一，其主可虏；军中无法，虽勇不齐，其将可禽。不可以草创之始，人心未集，姑为因之。不私于故，不偏于亲，尊卑有等，冠服有章，文武之官各尽其职，典兵者不侵民，牧民者不构兵，文武之课，一级不苟迁，一级不苟降，有罪必刑，战后必诛，虽亲昵不赦。有劳者必厚其赏，有功者必尊其爵，虽讎疾不吝，如是则人心信服，不为苟免，不为幸望，不约而同，不戒而遵，此法之为固一矣。诚能自固如是，是山止川行之势也，以战必胜，以攻必取者也。

然而善用之则功可成，不善用之则终亦必亡。何也？天下之贤士，所以弃父母妻子，或载父母妻子而委身于干戈之际者，盖欲就其功名、取封侯之爵以遗子孙也。三军之众，不惜断脰破脑、陷阵登城者，盖欲自拔于行伍之中、以取爵禄也。其次亦不失赏赐、以置田庐也。若乃遗机失谋，数战不利，数举无功，二年三年，甲敝兵钝，战气消竭，豪杰失望，思归丘陇，人心解散，不可复振，此坐而自亡之道矣。天下多羣盗，衽扱囊括，可次取也。若有大敌，非我克彼，即彼克我，虽支将游旗、积累千百功，而决机则在于一日，成功则定于一战。夫人情，兴则附，衰则去。诚能一大战而胜，兵威震世，义声盈耳，则人心归附，豪杰响应。地有所不略，略一而得十；城有所不攻，攻一而得十；军有所不破，破一而得十。夫用兵之道，过重与过轻同失。及锐乘间，不失其时，则天下之势集于我矣。其有重于进兵者，未能先决胜于己也。昔者齐乱而管仲用之，燕弱而乐毅用之，六国散而信陵君用之，遂能霸天下、举强齐、挫暴秦者，诚能修武教而得士心也。十万人为军，勒为五军，军二万人，伍合于十，十合于百，百合于千，千合于万，左合于右，后合于前，前后左右合于中，而提于元帅。一知相应，一气相贯，如亿万丝为一绳，曲绾直引无不如意，不见一丝之异，此整而不可乱之兵也。整而不可乱，然后可使。感德然后畏威，畏威然后感德，士卒未安不先寝、未食不先食，草食不甘食，疾病必视药，赏赐俘财，尽以分赐，日烹牛豕飧众，亲之如此，士卒爱之如父母矣。止舍有度，临战有节，违于法者即诛之，不少假于将帅，于是士卒既爱且畏，无不愿效者。此能死而不可走之兵也。能死而不可走，然后可使。有如是之众，得以变化从心，合而不狃，散而不乱，进而不佻，退而不先，隐而不惑，危而不惧，我可以挠敌，敌不可以挠我；我可以入敌，敌不可以入我。以是方行天下，诛暴救民，乃有成也。

受任

能成大功者，必不败功；能成大名者，必不败名。且毋审其智能，毋论其权用。出身必有所主，行道必有所由，立于不败之地，行于不穷之道，乃可以恣我之为也。功名之道，无幸无不幸，智者必成，不成必非智；智者必不败，败必非智。是何也？两合则成，两违则败，见可成则就之，见不可成则避之。成败去就，谨于所择者，功名之门也。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画也，善雕者必于楸檀，善画者必于垩素。有工于此，取彼腐材墨质，率然而运斤，率然而施采，及其无成，人皆曰：非其技之不良，所遇之非材也。智者必笑曰：是尚不能辨材别质，即其技可知矣。贫贱者，人之常处也。璞玉不出，于玉无伤。有拙工者剖而琢之，不能名器，玉乃伤矣。苟无其遇，宁伏于户牖，食于贱业，保其妻孥，不慕荣贵，所以守璞也。万金之贾行于道涂，必挟善



射者为之卫，盗至则引弓待之，不轻发也，发必洞胸，必穿胁、必贯颅，一发不中，则刃镞已加其体矣。天下之大，非特万金之富也；万人之敌，非特一盗之智也；豪杰之身，非特一矢之用也，是何轻于委身者之不如发矢也！是故君子有不受任者五：不遇其时不受，不得其主不受，用违其才不受，任属不专不受，权臣持之、嬖幸市之不受。君子非不勇于受任也，其重若此者，恐其堕功毁名、辱国残命也。士当巷居，隐见惟己，人不得致也。出而干主，任之犹轻，言之犹浅，去留亦惟己，人不得泥也。若夫入室而谋，处幄而议，食以其食，衣以其衣，属之以心腹，倾之以密机。当是之时，国安与安，国危与危，国亡与亡，义不可去矣。

唐子之治长子也，有讼夺其妻者，曰：糜虫许嫁我矣。夺妻者曰：糜虫昨日嫁我矣。问糜虫以谁愿也，不愿夺妻者。唐子曰：汝休矣，朝夺而夕讼焉，犹可也。主义之既厚，犹女子之既宿也；道不行而欲去之，是糜虫之悔也。诗曰：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能慎于初，则有终矣。君子之始得君也，观其聪明，观其用舍，观其诚伪，观其度量，观其将相之臣，观其左右之人。皆可矣，试之以言论；既合矣，博之以仁义；既合矣，进之以奇谋。直之不怒也，深之不疑也，专之不参也，夫然后可以效死而不去。是以谏受，言悟，才达，智顺，功名可成，福禄可长也。

汪子（琬）着申甫之传，曰：申甫居嵩山之中，学古兵法，长于用车。愍帝使之将，既无车又无战士，驱市人以当强敌，以是败死。非其不善用兵也。唐子曰：申甫善用车，请以车喻：有车于此，圆其轴、方其毂，茅其纆牵，斲其骖服，善御者将笑而去之乎，抑鞭毙牛马而强驱之乎？以此决事，知申甫之无能为矣。

昔者唐子问于陈盟（入清为僧，名德藏）曰：先生熟明事，敢问明之亡也，亦有人乎？曰：有孙传庭者，虽古良将不能过也。其在关中，休兵不动，曰：卒未练，未可用也。朝使数趣之，不得已引兵而出，一战大败，贼遂入关。惜哉，孙子不败，明其未亡乎！唐子曰：先生之言失于此矣。善用兵者，生卒亦胜；不善用兵者，练卒亦败；善用兵者，怯者亦死；不善用兵者，勇者亦走。且孙子之所将，未必皆市人也。大敌卒至，亦可以未练谢乎？凡用兵之道，危伏于安，安伏于危，死伏于生，生伏于死，惟达变者能见其微而用其巧。是姑勿论，论孙子之所处，若果不可出，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，宁伏剑而死，必不辱身；宁伏剑而死，必不辱名；宁伏剑而死，必不辱军；宁伏剑而死，必不辱君。古之白起是也。奈何驱千万人之肉，委于虎狼之口，而身受败军之辱？以此决事，知孙子之无能为矣。

利才

功名，险道也；君臣，险交也。不必直谏而险，职[直]言亦险；不必临战而险，立朝亦险；不必事暴君而险，事贤君亦险。我之所谓险者，非安其位、保其爵禄也，非不虑患、不避祸也。致我之道，以任重安邦也。夫任重者，功罪同迹，信谗相参，非必为之而辄危也，或出于万有一危，则危矣。处险而安者，鄙夫也。处险而险者，君子也。死者，人之所甚重也。昔者先师饮食有方，衣服有度，着之于经，不厌其繁。所以养其体气，固其寿命，是力学、修身、建业之所先也。人之常情，揃[剪]脱爪发，必相不践履之地乃委置之。是何也？甚爱其身，且惜其身之所弃也。况豪杰之身，家国倚之，而肯冒挺刃、婴木索乎？彼夫义激气愤、解带自决、暴虎冯河而不反，世皆壮之，称为烈士，是愚夫悍妇之行也，君子不为也。

君子有四不死：权奸擅命，天子敛手，欲救而逆之，如冶炉燎羽耳。当是之时，君子不死也；朋党相訾，有伏戎焉，自贤而非人，自白而浊人，祸不移影。当是之时，君子不死也；兴废用舍，非所以安危者则不争，抗言争之，或以激怒。当是之时，君子不死也；大命既倾，人不能支，君死矣，国亡矣，非其股肱之佐、守疆之重臣，而委身徇之，则过矣。当是之时，君子不死也。此四不死者，死而无益于天下，是以君子不死也。君子有三死：身死而大乱定，则死之；身死而国存，则死之；身死而君安，则死之。自尧舜以至于今，成大功立大名受大封，扬名后世泽流子孙者多矣，奚为以死期哉？不知君子之当大任，立身于必不死，设心于必死。必不死，以善其用也；必死，以坚其志也。天下之险莫如蜀江，莫如沧海，然江海者，商舟由之以致富利，乌可废也。道黄陵（黄牛峡）新聂者，必熟识没石；适裸人黑齿者，必谨候风占。是舟人立身于必不死，而后人民赖有舟楫，殊方之货毕至焉。隐中之谗，同体之忌，权幸之处，邪正之交，宫庭之异同，君嗣之便逆，敌人之疑间，若是者，皆功途之没石、风占也，不能谨辟之、曲遂之，则身危功败，为天下笑矣。

吾闻之立功者才也，卒功者智也，审定者心也，达险者志也。才者剡也，志者椎也，天下重器，举之难举也；命数不常，测之难测也。江海之险，虽善操舟，或千百而一二覆焉。是以君子为学既成，得君而行，必先委死生于不计。苟以死存心，以死立志，诸妻泣之而不顾，爱女牵之而不顾，昵子随之而不顾。临事之时，处之必静，见之必明，思之必熟，行之必决。虽谋不及太公，亦可以成太公之功；虽才不及管仲，亦可以成管仲之功。今夫矢一也，以弱弓发之或不能杀人，以强弓发之则可以贯甲。志坚则才利，亦犹弓之发矢也。昔者蜀大乱而食人肉，冉邻起兵。冉邻者，唐子未娶之女之父也。遣二人者为谋于寇，闻有猎人者于途，一人惧而欲反，其一人曰：进死于釜，退死于法。等死耳，其行乎！第疾走，慎毋怯而反顾。比肩而走，一人不反顾，一人反

顾。一反顾，逊不反顾者五步；再反顾，逊不反顾者十步，卒之追者及之。反顾者肉糜于釜，不反顾者鸟逝隼集而反命，得寇之形，以战胜焉。由是观之，以死心处死地者成，以生心处死地者败。成败之间，勇怯之分也。

仁师

古之用兵者，皆以生民，非以杀民。后之用兵者，皆以杀民，非以生民。兵以去残而反自残，奈何袭行之而不察也！古之贤主受命于天，为民父母，实有慈心，不握而提，不怀而抱，痛民之陷于死，兵以生之；恐民之迫于危，兵以安之，如保赤子。德者乳也，兵者药也，所以除疾保生也。汤武之后，道与谋为二，德与力为二，群雄并起，武力上人者得之，其君其将，皆惨刻少恩，谲诈无实，惟利天下、利爵土，无救民爱人之意。非屠府县百十城，杀无辜数千百万人，绝烟火、绝鸡犬之声千百里者，不可以得天下。自二千年以来，时际易命，盗贼杀其半，帝王杀其半，百姓之死于兵者不可胜道矣。可不哀乎！

有帝王者出，岂不号为义兵哉！而不免于杀者五：诱降而杀，受降而杀，掠其刍粮而杀，冒上首功而杀，忿其城之不下而杀。五杀之恶，莫大于屠城。夫城之大者数万户，小者亦万千户，市集穰穰，老幼嬉嬉，妇子依依，一旦尽杀之，尸横屋宇，血满沟浍，夫倾沸鼎以灌蚁穴，虽有忍者不为，而何以忍此！夫屠城者有二见：恐其反为敌守也；以威未至之城，使不敢拒我也。是其为谋，亦极拙矣。夫危险之地，人必避之；宽仁之主，众必归之。昔者张献忠之寇蜀也，屠梁万，将至达，唐子之大父郎中号于众曰：贼至必屠，其俛首而死乎，抑杀贼而死乎？众皆愤曰：宁杀贼而死。其后三攻三却之，终不能拔。然则屠城者，是使之拒我也，是使之为敌守也。请设言之：若屠一城而千百城皆下，释一城而千百城皆守；屠一城而千百城皆为我守，释一城而千百城皆为敌守，问仁者为之乎？曰不为也，虽有天下不愿也。昔者张献忠驱江夏之民于江，驱蕲阳之民于江，江夏之江壅，蕲阳之江不流。积手与山齐，积胥与山齐，积耳与兵齐，积鼻与丘齐。使献忠既得天下、立宗庙、建社稷、兴礼乐、定制度，与天下更始，羣臣谀之，史官赞之，必谓德比唐虞，功高汤武矣。有天下者，屠一城是即一城之献忠，杀一无辜之人是即一人之献忠。特以大功既成，贵为天子，民安其治，无议之者，遂自矜其功，亦人忘其毒。天道好还，不可不信，不可不畏。杀人之子孙，亦或杀其子孙；戮人之宗族，亦或戮其宗族。天伏其诛，鬼畜其厉，不可以贵免也，不可以力除也。

主臣一心，上下共体，内外同气，何细不闻，何隐不達？海内之境，如身之肤；生民之众，如肤之毛，未有拔一毛而身不知者。将卒杀人，人主不知，谓之不明；知而不问，谓之不仁。不明不仁，不可以为天下主。

天下之害，莫大于将骄卒悍。将骄卒悍，杀人则勇，杀敌则怯；取宝货妇女则勇，取城郭军垒则怯。若然者，主不能用将，将不能用众，欲得其力，务厚其恩，乃适其所欲而恐或伤其意，此杀戮之不可法禁也。蜀人谚曰：宁逢恶虎，不逢善兵。欲为斯民主，而杀人之恶甚于猛虎，岂不异乎！老聃曰：慈故能勇。斯言未善，非慈无以救民，非勇无以行慈。是何也？善用将者，将军之命执于人主之手；不善用将者，人主之命执于将军之手；善用众者，士卒之命执于将军之手；不善用众者，将军之命执于士卒之手。人主不能进退大将，大将不能齐偏将、齐小将、齐队长、齐卒伍，必为乱兵，何以救民？不如委而去之，耕于垄上，毋为祸主。吾闻王者之师，士卒爱畏，以将帅为父母，以将帅为神明，率而用之，强如猛虎；止而休之，柔如群羊；其视敌国如视父母之讎，其见良民如见邻里之人。是以战必胜，攻必取，所过无闭户之虞，所处无犬吠之警，制之得其道故也。

凡用兵之道，有不得不杀者二：曰杀敌，曰自杀。昔者武王伐纣，战于牧野，纣兵不能敌，倒戈而走，尚父乘之，追奔逐北，血流漂杵。当是之时，天下诸侯、蛮夷君长，皆从此不再举之势也。若尚父不急乘之，纣得以七十万之众退守数千丈之城，犹足以自固。围其国都未必能克，旷日淹月，士卒懈怠，诸侯解体，虽尚父不能无败，是以乘其败北，并力奋进，如疾风卷蓬，使不得稍聚，一战遂定天下。杀戮虽多，四海之民不知兵革之苦。此不得已而杀敌者也。书曰：不愆于六步七步，乃止齐焉；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，乃止齐焉。尔所不臧，则于尔有戮。此不得已而自杀者也。不得已而杀敌，不得已而自杀，仁人盖伤之矣。若夫敌人向义，武教克修，亦有不杀一人而获敌者，亦有不戮一卒而克敌者。惟敌之强，势不并立，不得不杀；将卒之悍者，鞭杖不足，贯耳不足，不得不杀。蜀人谚曰：长痛不如短痛。久乱不定，长痛也；一战之杀、一令之诛，短痛也。以短痛去长痛，是之谓杀以成仁。

夫兵有不动，动必伤人。不伤于己，亦伤于敌。凡用兵之地，拘牛豕，输粟麦，广樵牧，具楼橹，其费必空。凡用兵之地，耕废机废工废贾废市废，其养必竭。凡用兵之地，窜谷翳丛，暴日蒙霜，老羸僵涂，婴孩委莽，其伤必多。奚必刃矢！是三者皆致死之道也。一战之死已不可数，何况百战；一日之死已不可数，何况五年，何况十年！是以仁人之于兵也，不欲久处。成功必速，罢兵必早，乃能救民。其孰能之？其必好谋能断，仁义充于天下者乎！

室语

唐子居于内，夜饮酒。己西向坐，妻东向坐，女安北向坐，妾坐于西北隅。执壶以酌，相与笑语。唐子食鱼而甘，问其妾曰：是所市来者，必生鱼也。妾对曰：非也，是鱼死未久，即市以来，又天寒，是以味鲜若此。于是饮酒乐



甚，忽焉拊几而叹。其妻曰：子饮酒乐矣，忽焉拊几而叹，其故何也？唐子曰：溺于俗者无远见。吾欲有言，未尝以语人，恐人之骇异吾言也。今食是鱼而念及之，是以叹也。妻曰：我妇人也，不知大丈夫之事。然愿子试以语我。

曰：大清有天下，仁矣。自秦以来，凡为帝王者皆贼也。妻笑曰：何以谓之贼也？曰：今也有负数匹布、或担数斗粟而行于涂者，或杀之而有其布粟，是贼乎，非贼乎？曰：是贼矣。唐子曰：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，犹谓之贼，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，乃反不谓之贼乎！三代以后，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。然高帝屠城阳、屠颖阳；光武帝屠城三百（耿弇）。使我而事高帝，当其屠城阳之时，必痛哭而去之矣；使我而事光武帝，当其屠一城之始，必痛哭而去之矣。吾不忍为之臣也。妻曰：当大乱之时，岂能不杀一人而定天下？唐子曰：定乱岂能不杀乎，古之王者有不得已而杀者二，有罪不得不杀，临战不得不杀。有罪而杀，尧舜之所不能免也；临战而杀，汤武之所不能免也。非是，奚以杀为！若过里而墟其里，过市而窜其市，入城而屠其城，此何为者！大将杀人，非大将杀之，天子实杀之；偏将杀人，非偏将杀之，天子实杀之；卒伍杀人，非卒伍杀之，天子实杀之；官吏杀人，非官吏杀之，天子实杀之。杀人者众手，实天子为之大手。天下既定，非攻非战，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。暴骨未收，哭声未绝，目眦未干，于是乃服袞冕，乘法驾，坐前殿，受朝贺，高宫室，广苑囿，以贵其妻妾，以肥其子孙。彼诚何心，而忍享之！若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，我则有以处之矣。匹夫无故而杀人，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，斯足矣；有天下者无故而杀人，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。是何也？天子者，天下之慈母也，人所仰望以乳育者也，乃无故而杀之，其罪岂不重于匹夫！

妻曰：尧舜之为君何如者？曰：尧舜岂远于人哉！乃举一箸指盘中之余鱼曰：此味甘乎？曰：甘。曰：今使子钓于池而得鱼，扬竿而脱，投地跳跃，乃按之椹上而割之，剖其腹，犀其甲，其尾犹摇，于是煎烹以进，子能食之乎？妻曰：吾不忍食也。曰：人之于鱼，不啻太山之于秋毫也。甘天下之味，亦类于一鱼之味耳。于鱼则不忍，于人则忍之；杀一鱼而甘一鱼之味则不忍，杀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则忍之。是岂人之本心哉！尧舜之道，不失其本心而已矣。

妾，微者也；女安，童而无知者也。闻唐子之言，亦皆悄然而悲，咨嗟欲泣，若不能自释焉。

止杀

悲哉，周秦以后，君将豪杰，皆鼓刀之屠人；父老妇子，皆其羊豕也！处平世无事之时，刑狱冻饿，多不得毕命；当用兵革命之时，积尸如山，血流成

河，千里无人烟，四海少户口，岂不悲哉！岂不悲哉！

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他道也，惟全此不忍之心而已矣。推是心也，富贵不以易，不惟富贵不以易，圣人不以易，天道不以易。何以言之？覆军屠城以取封侯，是食人之肉以为侯禄也，其忍之乎？覆天下之军，屠天下之城，以取天下，是食天下人之肉以为一人养也，其忍之乎？故曰：富贵不以易也。

奚以言圣人不以易也？善哉，孟子不信“血流漂杵”之言也。武成之书，史佚记之，周公裁之，岂有不信，而不信之者何？武王，圣人也，不可以非之，非之则伤诛暴之义；不可以是之，是之则后世以为口实，而遂其肆杀之恶。非之是之，两有所不可，故归咎于史臣之诬，使人反求诸心而戚然自得之也。此孟子之善为言也。若论其实，上古圣人以德胜，不以兵胜，杀人之多，自牧野之战始。盖武王之德，圣而未尽善，上不逮舜，下逊文王。文王伐崇，崇人不服，退修政教而伐之，不战而服。武王自度德有未至，势已克殷，恐释此不取，殷之君臣惧而改过，结好民心，淬厉守备，后且难以加兵，故战一日而破殷，以致杀人之多如此也。血流漂杵，念之心堕！我若于当日与于从伐之列，必痛哭而去之，从夷齐于首阳之上矣。故曰：圣人不以易也。

奚以言天道不以易也？占天之书，五宫之星或失常，及五星入犯，皆兵大起。岁星与太白斗，荧惑行逮太白，填星与水火金合，太白出入失常，辰星入太白，皆兵大起。日晕异象，月蚀五星，皆主兵乱。由是观之，兵未起而象见于天。然则屠杀生民，非人之所得为也，天也。夏殷以前，不见此象，虽或有乱，兵起旋弭。春秋之世兵虽不戢，无大胜败，或交和而退。至于七雄之世，杀人如乱麻，武安君为将，斩首之数，见于史者已九十八万矣。其它杀人之多，非数所及。十九代以来不可胜举。若我生逢斯时，所熟闻之者：张献忠空江夏之民，尽蹙之于江，江水千里不可饮；及其据成都，成都屋宇市货之盛比于姑苏钱塘，皆尽屠之。遣兵四出，杀郡邑之民，恐其报杀无实，命献其头。头重难致，命献其手。道涂之间，弥望更多山丘，迫而视之，皆积头积手也；蜀民既无可杀，饮食作乐，亦为不乐，乃自杀其卒。是时献忠之卒百三十万人，先杀其新附者，已过大半又无可杀，方欲杀延安初起之人，而身已为禽矣。献忠之杀人也，告于天曰：天生百物与人，人无一物报天，不杀何用。欲杀尽蜀民，乃出杀中原，杀吴楚，杀闽越，杀滇黔，杀尽四海之人！自天地开辟以来，生民之种自我杀盖，此后无复生人。其志愿乃尔也。自周秦以来，杀人之毒，至此为极。悲哉，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？诗曰：天之方虐，无然谗谗。吴人谓范蠡曰：子毋助天为虐。夫干羽服苗，圣人之仁也；血流漂杵，圣人之虐也。世唐际虞，天之仁也；溺楚屠蜀，天之虐也。推吾不忍之心，吾欲谏天之虐，敢谗天之虐；吾欲反天之虐，敢助天之虐！故曰：天道不以易也。

## 厚本

昔金陵有病蛊而将绝者，有良医来自霍丘，一针之而苏，再针之而起，五进之汤液而愈，人相传以为神。于是富贵之家有疾者，厚其金币而致之馆，凡有疾者奔趋之而不得其闲，无疾者亦皆愿识其面焉。客有颂言于唐子者，曰：其术之神若是，其所居之乡复何疾病之忧！唐子曰：若子之言，是致疾之媒，戕人之斧也。使人恃医而不谨疾，以至于丧其身者，必子之言也夫！夫良医者，不祥之人也；馆良医者，不祥之家也。人惟自伤则中虚，中虚而后有疾，有疾而后求医。至于求医，盖亦危矣，虽生也，其不与于死也有几！无自伤则中实，中实则无疾，虽有扁鹊，无所用之。天有六气，阴阳风雨晦明也，过则为灾：阴淫寒疾，阳淫热疾，风淫未疾，雨淫腹疾，晦淫惑疾，明淫心疾。此六者，自外寇者也。人有五情，思气味饮色也，过则为灾：思淫心疾，气淫肝疾，味淫脾疾，饮淫肺疾，色淫肾疾。此五者，内自贼者也。五贼日蚀，则渐伤而中虚，以成内疾；其或六寇乘之以成外疾。于是不惜多金以求良医，不幸而医不良不能除疾，或反益其疾而致死。即有良医，石镰（刺）毒熨以攻其外，汤液酒醪以攻其内，疾虽除而劓刺肌肤，动伤经脉，已大其创而不易复矣。是故君子以父母之身，尝[常]谨于疾，唯恐或伤。无伤则中实，中实则五藏时序，灾害不生。即天地不平，六气偏淫，尧水汤旱出其时，北冻南炎易其候，菑殃流行，疫疠时作，而不中于谨疾者之身，中实故也。若是，则岂惟无疾，亦且长年。尝闻古有真人，修身不死，今虽未见其人，而其道在是矣。惟道无神，技乃有神。神以有所救而见，无所救，何神哉？

唐子为是言也，人之听之忽焉若弗闻也。是时魏叔子在吴，有以唐子之言告之者，叔子动容曰：唐子之言，非啻论养生也，其可以达于治天下乎！天下之乱有二，内贼外寇是也。虐政亟行，厚敛日加，又遇凶岁，米麦不登，家室罄悬，民无所顾赖。始则一人为窃，既而十人为盗；继则望风蜂起，千百为贼，剽掠乡聚；久则数万人为军，称帅称王，攻城杀吏，而乱成矣。若使茅屋之中有数石粟、数匹布，妇子饱暖，相为娱乐，孰能诱之蹈不测之祸，以为奸雄之资哉！盖内贼之起，皆由于国家空虚也。虐政亟行，厚敛日加，又遇凶岁，米麦不登，边竟萧条，餽馈不继，戍卒逃亡，将帅贰心，于是四裔雌[夷]日夜窥伺中国以图获利。始则小侵，驱掠牛羊；既而深入，猎子女玉帛；久则转战中原，攻围京师，而乱成矣。若治国有道，政事修明，农贾乐业，衣食滋殖，德洽中国，抚有四裔，则蛮貊不得我衅，必且奉贡和好长为外藩矣。盖外寇之入，皆由于国家空虚也。内外绎骚，君臣忧惧，博求智谋之士、勇武之夫，于是苴穰之属乃至矣，拜为上将，受命而出，秘谋奇计，出入鬼神，诛贼于内，以次扫除；御寇于外，一月三捷；献俘告庙，君臣相贺，宗庙社稷危而复

安。若非得良将而用之，何以有此功烈哉？然当是时，父兄子弟肝脑涂地，輿尸载伤哭声满野，城堡毁堕田土荒芜，百千里之间不闻鸡犬之声，国家之福，百姓之祸也；朝廷之所贺，仁人之所吊也。勿谓乱已，其乱方大；勿谓疾平，其疾方深。然则是良将者，不祥之人也；尊良将者，不祥之朝也，非君子之所愿也。是故明德之君，不侈其尊富强大也。以为我实民之父母，民实我之男女，惟恐其衣食之不足，居处之不安，日夜念之不忘。其大臣必用忠厚之人，其外牧必用慈惠之人，与我同忧与我同爱，劝农功，课桑麻，厚蓄积，惩奢靡。虽有凶年，民不知菑，谷不可胜食，财不可胜用，而天下大富矣。衣食足而知廉耻，廉耻生而尚礼义，而治化大行矣。然而明主不自满也，既厚之以生养，又承之以节俭，卑前殿，陋后宫，布衣蔬食，陶器素舆，犹歉然不敢自安，恐厉民以自养也。于是富日益富，安日益安，中国之民和乐相忘，远裔之君慕义永服。继世之子孙，苟非不肖，谨守成宪，虽千百世无变可也。当是之时，甲兵敝于武库，良马仅供服乘，虽有穰苴之将，无所用之。以此养生，以此治天下，皆长久之道也。

唐子闻之曰：叔子诚知言哉。

有归

人之生也身为重，自有天地以来，包牺氏为网罟，神农氏为耒耜、为市货，轩辕氏陶唐氏有虞氏为舟楫、为服乘、为杵臼、为弓矢、为栋宇，禹平水土，稷教稼穡，契明人伦，孔氏孟氏显明治学，开入德之门，皆以为身也。圣人好生之德，保人之身，日夜忧思，不遑宁处，群生各[名]遂，以迄于今。今吾与众君子众庶人处此安乐之居，行于仁义之途，孰非十圣人之功哉，奚啻十圣人哉！若汤武以及汉宋之祖，救一时之民，保数世之安，其功亦大矣。奚啻商周汉宋哉，凡一代之兴，世虽多乱，亦有贤君，赖以小康。其时守一方惠一邑者，皆有功于人者也。奚啻是哉，即不吝施者，饥与之一饭，寒推之一衣，亦有功焉。道者，道此；学者，学此。岂有他哉！泽被四海，民无困穷，圣人之能事毕矣，儒者之效功尽矣。

然犹有说焉：圣人保天下之身，无异于保己之身；圣人保己之身，则不同于保天下之身。治天下而天下治矣，功在天下，己于何归？生尽，其遂尽乎；身亡，其遂亡乎！如徒以身而已，一年十二月，一月三十日，一日九十六刻，一刻之间，万生万死，草木之根枝化为尘土，鸟兽之皮骨化为尘土，人之肢体化为尘土，忽焉而有，忽焉而无，天地成毁，虽不可见，当亦无异于人物焉。圣人小不同于人物之无知，大不同于天地之无为，而谓其灭则俱灭焉，必不然矣。不知，不智；知而不言，不仁。孔孟岂有不知，何为不言？非不言也，不可言也。



圣人治天下，治其生也。生可治，死不可治；故生可言，死不可言也。缊麻飧祀，事死也，非明死也。圣人若治死，必告人以死之道。则必使露电其身，粪土富贵，优偶冠裳；则必至于政刑无用，赏罚无施；则必至于君为虚位，世无所主。夫天下之智者一二，愚者千万；为善者少，为恶者多，而生死之理，又不可以众着。君既为虚位，世既无所主，智不胜愚，善不胜恶。恶者起而为乱，如鸟搏兽噬，莫为之救。即有一二能修者，亦无以立于天地之间，生人之道绝矣。是故圣人以可言者治天下，以不可言者俟人之自悟。于是智愚善恶，皆可从治。然则孔孟不言，非以是故而奚故哉！甄也生为东方圣人之徒，死从西方圣人之后矣。

### 潜存

圣人之道将行，其必天达之，人荐之，而后得闻于时，以行其道。是故伊尹以人闻，傅说以梦闻，太公以卜闻。厥后圣人道衰，天命不佑，治道不兴，以孔子孟子之圣，梦不以告，卜不以告，人不以告，而终于困穷，况其次焉者乎，况其下焉者乎！甄下士也，貌朴而言讷，人皆易之，以为窒焉而不知天下之务者也，学非今学，言非今言，人皆略之而不与之言，而亦不得有言也。天薄吾貌而违吾才，虽欲贾所长，岂可得哉！吾少不知学，四十而后志于学，窃闻圣人之道，而略知圣人治天下之法，勤于诵读，笃于筹策，鸡鸣而兴，夜分而寝，以度才权世，可以一试矣。如或知我，怀此以往焉可也。

声弘（其婿王声弘）尝问于我曰：先生可以为相乎？曰：不能也。吾褊而不能忍，隘而不能容，明而迟于决，不足以任之矣。然则先生何所长？曰：吾不能身任而能进言。使我立于明主之侧，从容咨询，舍其短而用其长，以授之能者而善行之，可以任官，可以足民，可以弭乱，不出十年天下，大治矣。曰：自汉及明，良臣众矣，先生可方于古之何人？曰：皆非吾之所及为也。自尧舜以下，其言浑矣。孔子乃明言之，孟子又益显之。自闻孟子之言，而后知圣人之治天下，其事庸，其用近，如布帛之必可暖，谷肉之必可饱，妇人孺子皆可听其言而知之，一曲之士皆可遵其言而用之。甄虽不敏，愿学孟子焉。四十以来，其志强，其气锐，虽知无用于世，而犹不绝于顾望。及其困于远游，厄于人事，凶岁食糠粃，奴仆离散，志气销亡，乃喟然而叹曰：莫我知也夫。不忧世之不我知，而伤天下之民不遂其生，郁结于中，不可以已。发而为言，有见则言，有闻则言，历三十年，累而存之，分为上下篇，言学者系于上篇，凡五十篇。言治者系于下篇，凡四十七篇。号曰潜书。上观天道，下察人事，远正古迹，近度今宜，根于心而致之，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，非虚言也。

声弘曰：先生之言，不身见之。传诸其人，可以为王者师矣。曰：吾何敢当子之称，吾言之附于圣人之言，譬细流之赴江海，小大虽殊，其为水则一也

。书纪帝王之政，易明吉凶之理，诗知人情得政宜，礼鉴三代之经纬，春秋辨邪正以合于先王之礼。孔氏孟氏之门人述其师言，明白简易。六籍混成，得之以辨。古圣之言不显，得之以烛。圣人之学，莫明于斯矣。至圣至神莫能外，愚夫愚妇皆可行，岂有所不及者乎！是故譬吾之所言，如江海细流，固有然矣。不敢妄续圣人之言，又安敢自异于圣人之言哉。君子不为无用之言，吾之言，又譬诸一瓢之汲可以饮食，一车之力可以灌溉，窃有微用，不敢让焉。

声弘曰：先生所言，治化之大，性命之微，无所不备。苟非身至，何以知之？吾未识先生所造，其亦廓然于圣人之道者乎？曰：不然。吾之学，圣人之道也，犹未至京师而向往者也。身始出门，而望数千里之远，虽未及至，而道由里数门入，备问而熟闻之，如既见之者。然苟非知之，其何以行。